武俠世界



70

仙鶴神針

武俠長篇激烈打鬥小說　金童·文　培新·圖

上文摘錄： 曹雄盜走藍小蝶之「歸元秘笈」後，馬君武乘夜追踪，雖能趕上，惜技不如人，不但仍被兎脫，反遭强迫服下「化骨消元散」毒藥，幸蘇飛鳳、李青鸞、白雲飛及藍小蝶等女俠及時馳援，由蘇飛鳳賜贈解藥，馬君武始免於難，蘇飛鳳願代君武向曹雄討取秘笈，單身趕往。君武等衆在歸途中，遇上峨嵋之二僧一尼及崑崙三子正在劇戰方酣，白雲飛挺身上前解圍，旋即遙見遠處，蘇飛鳳被六七名高手在追擊中，白雲飛偕崑崙三子奔前接應。際此，峨嵋二僧一尼却想乘機脫身，藍小蝶立時率領四女婢圍上，攔住去路……

各掌門互顯奇能　藍小蝶初展玄功

峨嵋第一位長老超元低聲喝道：「師妹暫請住手，此刻不宜多樹强敵！」超慧收了寶劍，望了望擋在身前的四婢一眼，冷笑一聲，還劍入鞘。

藍小蝶側頭望了望崑崙三子，見他們靜靜站在一側，似是沒有走的打算，隨緩步走到玉眞子身側，祇見她左手輕挽李青鸞，微閉雙目而立，李青鸞却側伏在她肩頭之上，滿臉困倦之色，似已睡熟過去。她忽然覺着這位嬌稚的少女象徵着什麼？她沒有心機，沒有怨恨，但却有人間最眞實的摯誠，最純潔的靈魂……。

再看馬君武時，祇見他垂着雙手，站在師傅身後，臉色十分嚴肅。玄凊道人似是嗅到了他身上的腥臭之氣，回頭望了馬君武一陣，輕輕的歎息一聲。在場諸人，除了藍小蝶和四婢之外，似是都有着很沉重的心事，一個個臉色重凝。忽聽藍小蝶輕暢的舒一口氣，道：「好啦！黛姊姊回來了，你們有什麼事，都問她吧！」她似已被那嚴肅的近乎冷漠的空氣，壓的喘不過氣，不知如何處理眼前這紛亂綜錯的局面……抬頭看去，祇見白雲飛和另一個玄裝少女，併肩聯袂而來。

兩人身後數丈左右，緊追着六七個人，玄凊道人翻腕拔出背上寶劍，道：「咱們崑崙派連番受過別人

施恩，今日正好借機一報！」

玉眞子輕輕推開李青鸞，拔出劍來，低聲答道：「好！我受過她療毒救命之恩，今日當借機酬還，得免耿耿於心，日夜不安……。」

她因偏愛李青鸞，不自覺對白雲飛產生出一種敵意，在她想：要想促成李青鸞、馬君武一對美滿良緣，祇有使兩人早些和白雲飛離開，她這等用心，雖然未明講出口，但經常無意之間，表達出來，玄清道人知她的用心，通靈道人也早已看了出來，兩人對這位居中不偏，維繫了崑崙三子間均衡局面數十年的師妹，都很愛護，什麼事都讓她一步，通靈道人對她更是歉愧甚深，他知道師妹本和大師兄相處很好，祇因怕傷自已之心，甘願拋棄愛侶，遁身玄門，留居在金頂峯三淸宮中，陪守了自已數十年……。當下也拔出背上寶劍，聯袂疾迎上去。

白雲飛輕功雖好，但因她手中拉着蘇飛鳳，奔走速度，減低很多，身後追來幾人，又都是當代江湖中一流高手，身法快速絕倫，崑崙三子距兩人還有丈許距離，忽見蘇飛鳳雙腿一軟，摔倒地上。

但聞一聲破空銳嘯，一串金丸，疾如電射般，猛向白雲飛後背打去。

白雲飛嬌軀疾轉，左手一揚，幾粒牟尼珠劃空迎去，但聞幾聲金鐵相觸之聲，飛來金丸，盡被牟尼珠擊落。



所發毒沙又反射而去，勢道迅疾，粒粒劃起破空微嘯。

但這一緩之勢，疾追幾人，已由四面八方合圍而到。

白雲飛突然嬌叱一聲，雙掌連環拍出，剎那之間，擊出五掌，把逼近身側强敵，一齊迫退。

玄淸道人大喝道：「幾位大都是武林中一派掌門之尊，久負盛譽之人，怎麼這等不守江湖規矩，以衆凌寡。」喝聲之中，左手已拔出肩上綠把古劍，疾躍而上，寶刃揮舞之間，寒光森森耀目，擋在白雲飛前面。

祇聽幾聲嬌喝，三手羅刹彭秀葦，和藍小蝶身側的四個白衣少婢，一齊飛躍而到，彭秀葦雙足還未落實地，右手毒沙，已自出手，月光照耀之下，突然湧起一陣瀰目濃烟，千百粒藍汪汪的鐵沙，疾向幾人捲襲過去。

白雲飛探手抱起蘇飛鳳，急聲喝道：「快些退下……」當先轉身一掠，人已到一丈開外。

祇聽對方冷笑聲中響起了一聲斷喝道：「好歹毒的暗器。」餘音未絕，突聞强風呼嘯，那瀰目捲襲而去的毒沙，忽的倒轉方向，反擊過來，彭秀葦驚喝一聲：「道長和各位妹妹快退……」氣運雙掌，平胸推出，一股掌風潛力，直向反擊而來的毒沙上撞去。

玄淸道人不退反進，左右雙劍揮起一片光幕疾向瀰空毒沙中擊去。

忽聽藍小蝶嬌叱劃空，披肩藍紗飄飛，人如雲雀穿空而來，雙掌一先一後，相連拍出。

她已深具大般若玄功根基，內力深强無比，兩掌拍擊出手，尙未見什麼特異之處，祇待她擊出內力和那被人迫轉毒沙力道相觸，忽生强勁的反彈之

能，千百粒毒沙，倏然又反射回去，勢道迅疾，粒粒劃起破空微嘯。

這等威勢，不禁使崑崙三子和峨嵋三老看的神色大變，就是白雲飛也看的呆了一呆。

但聞數丈外厲喝怒吼，六七股强勁罡風，紛紛向那瀰空毒沙上擊去。

這不過是剎那之間的工夫，藍小蝶劈出內力彈回毒沙，玄淸道人和四個白衣小婢以及三手羅刹彭秀葦，都已趁勢向後躍退數尺，藍小蝶也收住疾向前衝的身軀，落着實地。

那重行反擊回去的毒沙，吃對方幾人聯手劈出內家罡力，想把毒沙重行彈震回來，那知藍小蝶這大般若玄功，乃天機眞人和三音神尼，互傷[illegible]悟出一門至高內功，揉合了道家吐納導引，練精化氣，氣化神，神還虛，凝虛成力的內家罡氣，佛家以意使氣，集氣克敵的般若禪功，何況她任、督二脈已通，內力無窮無盡，如果擊出力道不遇阻力，也還罷了，一旦遇上阻力，立卽自生强烈的反彈之力，所遇阻力愈大，則反彈之力愈强，是以，在幾人各發掌力，出手之後，忽覺强猛絕倫潛力反震過來，不但無法阻當那疾射而來的毒沙，反使那千百粒毒沙，加快了速度。

藍小蝶初度和人互以內家眞力相拚，毫無半點經驗，中間又相隔一片毒沙，看不淸對方情形，她因任、督已通，感應特別靈敏，對方幾人合力出手，阻力本極强大，雖無能擋得藍小蝶擊出的力道，如果她再運氣加力，對方必要傷亡大半，但她却在驚駭之下，散去了提聚眞氣。

藍小蝶雙掌一先一後，相連拍出，三手羅刹彭秀葦

要知武功高强之人，非到生死關頭，都不願輕易以內家眞力和人相拚，因爲這等打法，不但耗消眞氣，而且一旦遇上功力相若之人，不到分判生死，極不易停下手來，縱然雙方都願罷手息戰，但那收回擊出眞力時刻，却很難拏捏的恰到好處，如若一方收力較早，必將爲對方擊斃，是故，以眞力互拚，乃武林高手大忌之事。

藍小蝶散去眞氣，那迫擊過去的暗勁潛力，忽然大減，疾衝而去的毒沙，也散落地上，對方幾人，如遇大赦，紛紛收回擊出力道，躍退數尺。

馬君武抬頭看去，只見六人並肩而立，正是華山派掌門人八臂神翁杜維笙，和他師弟多臂金剛屠一江，雪山派掌門人白衣神君滕雷，在他身側站着兩個身材瘦長，白麻長衫，腰繫紅帶的詭異裝束人物，因爲旣瘦又高，所以襯得那中間的滕雷特顯低矮。

在三人右邊站着一個道裝背劍的人，玄淸道人看淸楚那人之後，不覺心頭微微一震，暗道：武林中盛傳此人已封劍閉關，怎麼竟然會在這括蒼山中出現。

白雲飛迅快的拍了蘇飛鳳幾處要穴，使它睏倦暈迷中淸醒過來，低聲說道：「妳用力過度，先靜心養息一下，有話等一下再對我說！」

蘇飛鳳有氣無力的點點頭，目光環向四週望去，她已累的力盡筋疲，眼中早已沒有神光，雖然如此，但在馬君武和他目光相觸之時，仍然大感心頭一震。

忽見超慧師太，身子向前一探，疾如流矢一般，向蘇飛鳳猛撲過去，她在衆人目光貫注八臂神翁

，分散心神之時，突然間發難攻襲，大出了幾人意外，只有馬君武早已暗中留心，他知峨嵋三老，心中極恨蘇飛鳳，怕在趁人不備當兒，突然下手，早已暗運功力，蓄勢戒備，監視着峨嵋三老的一舉一動，超慧一出手，他也同時發動，疾如雷奔，直撲過去。

馬君武功力雖沒有超慧深厚，身法沒有超慧迅快，但他早已有備，而且全力施爲，他邀截超慧的尺度，又忖拏的恰到好處，超慧距離蘇飛鳳尙有四五尺遠近時，馬君武已疾撲而到，雙掌平向超慧推去。

超慧正要探手伸左手，準備生把蘇飛鳳擒住，再以蘇飛鳳的生死作威脅，以便平安的撤離括蒼山，忽覺一股極猛的潛力，直撞過來。

這情勢迫的她不得不先求自保，左掌突然一翻，橫裡拍出一掌。

她因不知施襲之人是誰，拍出的一掌，不敢用足十成力道，直待左掌發出，人才隨着擊出掌勢，轉頭一瞥。

一望之下，登時怒火大熾，突然運氣加力，掌勢威猛一倍。

兩股潛力一接，立時判分高下，馬君武功力差遜一着，又正值藥性發作，體力未復之際，當時被超慧一掌，震的由空中摔跌下來。

這本是一瞬之間，白雲飛拍醒蘇飛鳳穴道，反身向杜維笙等走去，剛走幾步，耳際已突聞衣袂飄風之聲，回頭望時，立時怒火暴起，嬌叱一聲，返身疾撲超慧。

超元、超塵在超慧出手之時，已知事情要鬧出亂子。但想伸手阻止時，已來不及，只得運功蓄勢，以備超慧陷身危境時，出手相救，白雲飛返身撲向超慧之時，超元、超塵也同時發動，一左一右的猛撲過來。

這突然間的大變，引得全場諸人，一致注目。李青鸞啊了一聲，縱身一躍，落在君武身側。

她在情急之下，那裏還顧得衆目睽睽相視，伸手挽起摔在地上的君武，叫道：「武哥哥！……」

忽聽杜維笙大喝一聲，迅如電光一閃般，猛向蘇飛鳳撲去，手中青竹杖舞起一團碧光開路。

八臂神翁杜維笙一發動，翻天雁夏雲峯和白衣神君滕雷緊隨着疾撲過來，幾人都是當代武林一流高手，來勢迅快至極，但見人影閃動之間，人已到了蘇飛鳳的身側。

幾人行動雖然一致，但用心却是各不相同，杜維笙雖然早了一步，但夏雲峰却因距離較近，兩個人在同一時刻間，一齊躍到蘇飛鳳的身側。

翻天雁夏雲峯雙脚落地之時，故意把身子向側面一傾，右肩向杜維笙撞擊過去。

他內功精深，借那傾肩一撞之勢，發出內家眞力，杜維笙驟不及防，被一股逼身潛力撞的向後退了一步。

高手動作，靈活絕倫，夏雲峰一着搶得先機，左手已閃電而出，抓向蘇飛鳳右臂。

但聽杜維笙冷哼了一聲，右腕一翻，青竹杖橫向夏雲峯探出的左臂上掃去。

夏雲峰武功卓絕，左臂一沉，讓過青竹杖，右手寶劍斜出一招「神龍掉頭」，疾向杜維笙當胸刺去。

兩人這一緩之勢，滕雷和崑崙三子已然趕到，玄清道人、通靈道人雙劍並出，結成了一片光幕，擋住夏雲峰，玉眞子却趁勢一把抱起蘇飛鳳向後躍退。

夏雲峰陡然一挫腕，收回刺擊向杜維笙的長劍，人也同時向左側橫躍五尺，冷笑一聲，振腕揮劍，疾向玉眞子追刺過去。

藍小蝶和四個白衣小婢，目睹場中局勢詭異的變化，心中甚感不解，不知這般人何以忽敵忽友，一時間怔在當地，不知該打誰幫誰。

要知她自幼在深山大澤之中，人跡罕到之處長大，從未涉足過江湖，雖是聽明絕倫之人，但也無法能在短短的幾日之內，瞭然江湖間重重的奸詐險惡。

這時，峨嵋三老已和白雲飛對拆了十一二招，白雲飛以精奇的招數，逼的三人像走馬般，團團亂轉，她因不願傷人，無法施展身負絕技求勝，單以拳掌的精奇變化，要想在十幾回合之內，把三個武林一等人物打敗，實是一件十分困難之事。

她雖在激鬥之中，但仍留心着場中局勢變化，因有世無其匹的藍小蝶在場，使她放心不少，那知藍小蝶目睹幾人忽敵忽友的變化，心爲所惑，不知該幫那個，怔在當地發呆，四婢看主人呆站着不動，也就站在一邊看熱鬧起來，彭秀葦怕人傷了馬君武和李青鸞，守在兩人跟前不敢離開，玄清道人和杜維笙動上了手，通靈道人被滕雷纏住，多臂金剛屠一江及滕雷二位師弟，虎視眈眈監視着夏雲峯，只要他已從玉眞子手中奪下蘇飛鳳，便立時出手攔刼。

要知這般人都是久歷江湖的人物，個個老謀深算，每人心中都有他的如意算盤。

刹那間詭異變化造成的混戰局面中，以玉眞子最是危險，夏雲峯深厚的內力，和精奇的劍術，迫的玉眞子險象環生，她又抱着蘇飛鳳，無法施展追魂十二劍招，只餘下勉强招架之力。

馬君武經李青鸞推拏了幾處大穴之後，清醒過來，長噓了一口氣，睜開雙目。

他轉醒之後，立時轉頭向四週張望，看到玉眞子的險象，不禁心頭大急，忽的挺身而起，剛剛抽出長劍，忽覺頭一暈，人又跌坐下來，情急之下，不自覺失聲叫道：「藍姑娘快些出手，接換我師叔下來。」

藍小蝶正在注意白雲飛和峨嵋三老動手，聽得馬君武呼喊之聲，轉頭微微一笑，柳腰擺動，凌空而起，直向翻天雁夏雲峯撲擊過去。

這時，夏雲峰剛把深厚的內力，貫注劍身，準備一舉震飛玉眞子手中寶劍，忽覺眼前白影一閃，兩縷指風，急襲而到。

他在運氣之後，全身都有一層罡氣保護，但那襲來指風，竟能衝破他護身罡氣，指襲向兩處要穴，這凌厲的一擊，使翻天雁夏雲峯大感震駭，挫腕收劍，疾退了一丈多遠。

抬頭望去，只見藍小蝶擋立在玉眞子前面，也不知她心中想到了什麽高興之事，翠眉上揚，星目望天，嬌靨上笑意盈盈，似乎浸沉在愉悅之中，風姿綽約，高貴絕倫，那裏像是剛剛出手向他施襲之人。

可是除了藍小蝶外，那四個白衣小婢，和三手羅刹彭秀葦，均停在原地未動，白雲飛還在和峨嵋三老相搏，玄清道人、通靈道人正在和杜維笙、滕雷打的難分難解，不覺一皺眉頭，忖道：這女娃兒看上去不過十七八歲，難道竟具有破我護身罡氣的功力不成。

剛才藍小蝶出手震回毒沙，夏雲峰並未看淸是她一人之力，當場諸人都知白雲飛本領奇高，想那剛才互以內力推震毒沙之事，突有白雲飛插手相助，藍小蝶縱然出手，力量也極有限，是以，他並未把藍小蝶視爲勁敵。

但他究竟是久歷江湖之人，心中沒有十成把握，決不肯輕舉妄動，當下冷笑一聲，道：「剛才出手向貧道施襲之人，可是妳姑娘麼？」

藍小蝶似是被他這一問，打斷了心中思想之事，臉上笑容一歛，答道：「不錯，你要怎麼樣？」

夏雲峰哈哈大笑一陣，暗中却借那大笑之刹那，運聚了功力，正待突然施襲，忽聞兩聲悶哼傳入耳際。

轉頭望去，只見峨嵋三老中的超元、超塵，一齊踉蹌後退了五六尺遠。

原來兩人各自中了白雲飛一掌，幸得白雲飛並未存傷人之心，兩掌打的並不很重，話雖如此，但兩人亦受傷不輕，頭暈眼花，踉蹌退出十幾步，才拏樁站住。

本刊啟事

「雙劍盟」作者蹄風先生因病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特此致歉。

白雲飛擊退了超元、超塵之後，並未再向超慧下手，翻身一躍，落到玉真子身側，望着蘇飛鳳道：「妳可受了傷麼？」

蘇飛鳳凄涼一笑，道：「剛才他們在苦苦追我之時，擊傷了我的右臂，當時在生死交關之下，我也無暇看傷勢如何？現在却感到傷處疼痛異常。」

白雲飛伸手一拉蘇飛鳳右臂，道：「傷在那裏，快些給我看看……」

她這伸手一拉，剛剛觸到蘇飛鳳的傷處，只聽蘇飛鳳啊喲一聲，粉頰上登時汗水滾滾。

白雲飛微微一顰黛眉，迅快的縮回右手，玉真子却借勢把蘇飛鳳的嬌軀，放置地上。

她在幾大高手追踪之下，早已用盡了全身氣力，如非白雲飛及時趕到相援，勢必要被幾人追上，這時一經休息，不但感到傷處疼痛難當，而且全身酸軟無力，面色慘白的毫無血色。

忽聽夏雲峰吐氣出聲，呼的一掌猛向藍小蝶劈擊過去。

他這蓄勢一擊，運足了全身功力，威勢非同小可，劈空勁氣，挾帶着一片呼嘯之聲，狂飈如濤，排山湧到。

那知掌風到處，藍小蝶的嬌軀，竟然隨着那疾猛掌風飄飛而起，升起兩丈多高，衣袂拂動，藍紗飄飄，像一片浮飄在空際的花瓣……。

忽見她懸空打了一個轉身，疾如隕星飛瀉一般，猛向翻天雁夏雲峰撲擊而下。

夏雲峰目睹她這等奇奧的身法，心頭大感震駭，疾揮長劍，幻化出千百朵護身劍花，人却仰身向後疾退了一丈多遠。

但聞四個白衣小婢齊聲嬌叱，蝴蝶穿花一般，急撲而上，夏雲峰剛剛站起身，四婢已合圍而上，玉掌粉拳，紛紛擊到。

夏雲峰長劍掄動，劃出一圈銀虹，一阻四婢攻勢，仰臉一聲長嘯，破空直上，施出「八步登空」絕技，從四婢頭上飛過，身懸半空，振腕揮劍，劍化一片護身光幕，疾如驚霆迅雷，猛向白雲飛和蘇飛鳳停身之處罩下。

玉真子一咬牙，提聚真氣，正待揮劍硬接對方這身劍合一的猛擊，忽見白雲飛嬌軀一轉，左掌右指，一齊劈出。

但聞夏雲峰輕哼一聲，疾擊而下的劍幕，倏然斂去，懸空一個大轉身，飄落到兩丈以外，臉色鐵青，一語不發。

白雲飛嬌喘了兩聲，對玉真子道：「老前輩請保護蘇姑娘，晚輩今天要大開殺戒了。」說完，伏身撿起蘇飛鳳丟在地上的寶劍，凝神作了兩次深呼吸，正待施展馭劍之術，忽聽蘇飛鳳有氣無力的說道：「姊姊快些接住……」白雲飛不禁回頭一看。

就在她轉頭回顧之間，突聞兩聲悶哼！搏鬥忽停，全場由紛亂中陡歸於沉寂。

原來藍小蝶見隨身四婢，出手圍擊夏雲峰，心中忽然一動，反向杜維笙撲去。

八臂神翁正以華山派中絕技，八十一招伏魔杖法，和三清觀主玄清道人的追魂十二劍相搏，打得難分敵我，遠遠看去，只見一團滾滾碧影，和一道耀目銀虹，閃電交擊，兩人功力均極深厚，竹杖長劍帶起了陣陣風嘯之聲。

藍小蝶雖然身負絕世武功，但她毫無和人動手相搏的經驗，看兩人動手威勢，心中甚感驚駭，躍落在相距兩人一丈之處，竟不敢再往前衝。

忽聽杜維笙大喝一聲，凌空而起，懸空揮動右臂，青竹杖幻化出落天碧影，連人帶杖疾向三清觀主罩下，這一招正是杜維笙伏魔杖法中最奇奧的一招絕學「天河倒掛」，只要對方掌劍封架，立時將被那綿綿不絕的杖勢，迫失先機，他見玄清道人功力深厚，劍招凌厲，如果打下去，實非一兩百招之內，可以分出勝敗，心頭一急，立時凌空躍起，施出這一招「天河倒掛」求勝。

站在一邊觀戰的藍小蝶，早就想出手相助，但見兩人劍光杖影，打的沒有半點空隙，不知如何插手，其實以她身具武功，縱是刀山劍林，也可自由出入，只是她毫無經驗，心中害怕，不敢出手。

只待杜維笙凌空躍起，揮杖下擊，她突然想到了「歸元祕笈」上一種「導陰接陽」的手法，借敵之力，引為我用，立時一提丹田真氣，左掌迎向杜維笙下落之勢，臂擊過去，只待和杜維笙下擊力道相接，忽然向旁一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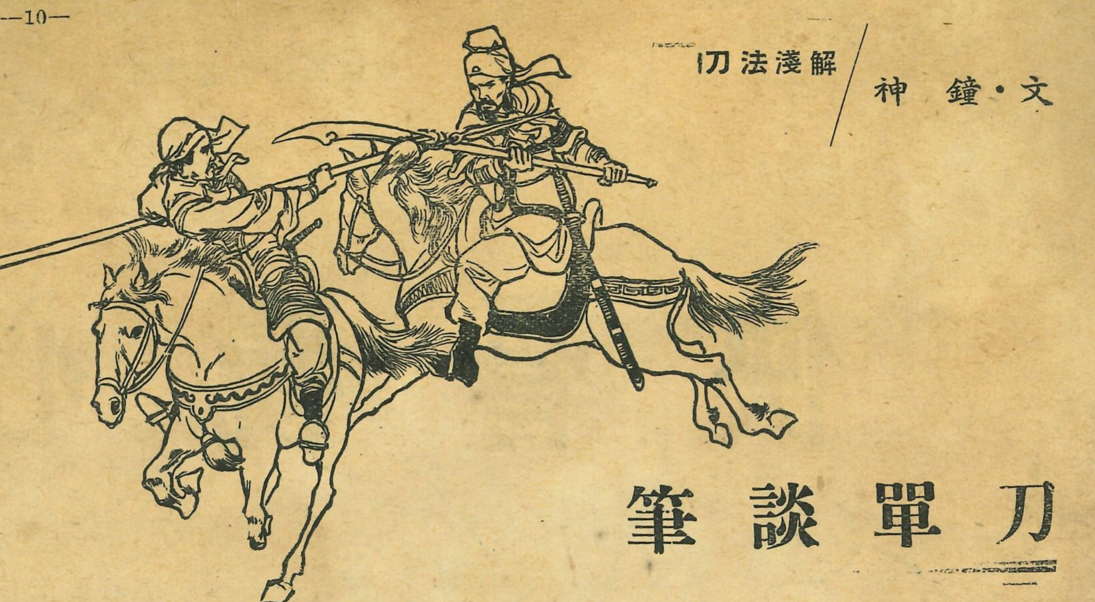
她內功深厚無比，這一引之力，異常強大，杜維笙只感下落身軀，被一股強大的吸引之力，硬吸過去，不禁大感震駭，剛想運氣掙脫，忽覺那吸引之力，陡然加強，身不由己的直飛過去。

藍小蝶玉腕一翻，連人帶杖，直向白衣神君滕雷打去。

滕雷正和通靈道人打入緊張關頭，忽覺一陣疾風，直擊過來，急劈兩掌，把通靈道人逼退一步，轉眼看時，只見一團碧光迅如雷奔電閃撞到。

他目光敏銳，一望之下，已看出施襲之人，正是八臂神翁杜維笙，不覺大怒，冷笑一聲，揮拳直擊過去。

杜維笙是身不由己的飛撞過來，並未存心向滕雷出手，白衣神君這一掌又是運足內力擊來，拳風虎虎，聲勢嚇人，在這生死須臾之間，杜維笙縱想呼喊，也來不及，只得揮掌硬接來拳。（未完）



筆談單刀

刀法淺解

神鐘·文

吳寶祥師傅，是內家拳的能手，他對於內家拳，不論是太極，意形，八卦，都有高深的技術，尤其是形意拳，現目港中雖是南北拳師雲集，可是教授意形拳的，除却他以外，沒有多人。他不但是精嫻武技，還有很高的文學，所以教授門徒，也着重理論的口述出來，給弟子筆錄，他的得意弟子羅星文，曾經給一篇吳師傅的筆記「單刀談」我看，這篇文字，很有價值，可以介紹出來的。

武林常談：「拳爲種，棍爲師，刀爲父母」，此言蓋已概示拳械之要義。良以器械之使用，莫不以拳爲基礎，而長者則用桿，短者可用刀，至於易於隨身所携，當以單刀爲最便。然亦有用雙刀者，究不如單刀之易精而實用。單刀號猛虎，又名拚命單刀，善刀之武士亦以用單刀爲多。古昔黃天霸歐陽春之儔，均以單刀著譽。近代如形意名家李存義，以單刀行使江湖，「單刀李」之名，膾傳人口。而上海武術研究會發起人劉金閣先生（善形意八卦拳）一躺通背五行單刀（十三刀），變化莫測，螳螂派羅光玉先生之梅花對子刀，著法神妙，均著名於時。

以刀授於將士，用於戰場，殲敵致果，赫然有效者，稽於史籍，斑斑可攷。宋岳武穆用斬馬刀大破金兀朮拐子馬；明戚繼光曾用鴛鴦陣，即所用器械一長一短，長用狼筅，短用刀，以之大破日本倭刀。西北軍隊宋哲元，馬步芳之部隊，亦均有大刀之配備，至於抗戰時期之大刀隊，更見活躍，殺敵救國，功績彪炳，當衝鋒肉搏，或巷戰之際，一刀在手，矯捷便當，每使長槍大炮歸於無用。

刀之尺寸式樣甚多；長身厚背者曰朴刀。狹身而長，繫於肩背者曰腰刀，薄身而彎長者曰柳葉刀。南方武士所恒用，長約尺餘，有彎形護手，斜出又彎爲刀托者曰短刀。至於短小可藏於袖者則曰匕首，大刀隊之刀，及日本之倭刀，其柄均甚長。伊朗、緬甸等地之刀，有作半月形彎曲者，以精鋼鑄成，可以斷金削玉，刀身之尺寸式樣，唯隨其人之慣用及所喜。

太極門所用之刀，柄長約雙手可以平握爲度，柄端爲銅環，柄下爲刀托，托下即爲刀身，刀身之長爲柄之四倍，教者恒喜由刀尖起至末端，分五度，曰：天、地、君、親、師，蓋便於施教時，以便用勁焦點之部位而已。

練習刀法之應敵，所爲姿式，以破槍爲主。用槍既可破，則對其他器械更易。單刀着手，言使單刀者，應視其左手均衡取勢，及伺機出擊。刀之特點爲一面刃，一面背，故可纏頭裹腦，又可推刀助勢，故沉雄密實，與用劍之輕盈巧滑不同。劍身够薄，重於梢鋒，遇械祇能洗刺削，走避瞷隙，刀則背厚刃利，遇械即貼迫勇進，埋身搏鬥，故武諺曰：「劍走青、刀走黑。」青者輕也，精也。黑者實也，迫也。即此意也。論精微巧着，刀不如劍，言爽快利落，劍不如刀，不論刀法如何，概由拳法脫胎而出。能拳然後能刀，此一定不易之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上文都是吳寶祥師傅教授門徒時的筆記，對於單刀，說得很透澈，他的理論這樣，他的刀法自然有相當造詣的了，

文裏所說的形意名家單刀李存義，他仗着單刀行俠江湖，對於單刀自然是有很深造的技術，孫祿堂隨李存義學技的時候，對於單刀，也學得很精，吳寶祥却是孫祿堂的得意弟子，所以他對於單刀，自然是得到孫祿堂眞傳的，那却是李存義的再傳弟子了，難怪他有這樣的精練。

——完——

武俠創作精選短篇

南丙·文
馬力·圖

俠骨親心

陽春三月，風平水靜，綠柳成蔭，百花爭艷，尤其在杭州，更顯得春光明媚，景色宜人……兩湖岸邊，却擁了一簇人羣，幹甚麼的？看競舟、出會、或耍猴兒戲！全不是——原來在那兒，瘟頭瘟腦的跪着個少年，看上去年齡不會超過二十歲，生得濃眉粗目、大鼻濶嘴、臉方頤圓，倒是一副福相！少年面前，躺了個氣息奄奄的老婆婆，直挺挺地像是要等長方匣兒來裝她似的……一跪一躺，不言不動！少年大概不識字，因此也沒寫「過路仁人善士，望念異鄉人投親不遇，半路病危，一解善囊……」之類的紙條，實在這是可以省免掉，凡有眼睛的人，一望就知，那少年是亟待救助！

圈外的人，倒是越站越多，可就不見有人掏腰包！這是何緣故？唉！沒錢的窮人，跟那少年一樣；想掏也無法掏，稍為有些錢的善人，剛鼓足勇氣！伸手進懷，但一摸到錢袋，就突然想起，今晚是虎兒媽的生日。於是，他那只摸到銀包的手，頓如觸電般地縮了出來。至於有錢的濶老，他那有這麼閒，跑到這兒來！風月場中喝花酒，應酬也來不及……」因此，儘管那些人，像看猴兒戲般的站着——算是老腿幫忙。「唉！」「可憐！」除了這些嘆息聲外，就沒聽見有銅錢丟下的聲响！

少年跪在地上，也暗暗着急：「跪了個把時辰，連那麼的半個子兒也不見！這樣下去，我老娘可等不及啦！你們光站着瞧，瞧你的屁……」他越想越惱，微一抬頭，那張黑油油的臉，兩眼像冒出火來似的，對那些老腿幫忙的善人，呆巴巴地望了望。想講幾句求人幫助的套語，可是總開不出口！於是只得再沉倒頭，兩眼望着垂死的病人，黃荳般大的淚珠，一滴一滴地掉下……正在此時，從人堆中鑽進了一個約莫十一二歲的孩子，混身破爛，滿臉塵垢，雖然是這樣的骯髒，但從他輪廓看來，却是一個很英俊孩子，細長眉毛，懸胆鼻，兩眼黑白分明，唇紅齒白，清秀非凡。他走至少年面前，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包，將它打開，拿出幾錠紋銀，滿臉誠懇地對少年道：「大哥……請您收下……」說完，將銀子往他面前一放，然後站起身，就匆匆從人堆裡鑽出去，嘴裡不住地對衆人謝道：「伯伯、叔叔，請讓讓……」少年正在呆楞楞地跪着，忽然看見面前多了這麼多的銀兩，驚覺地抬頭要謝那仁人善士時，而善人已不見了。

少年怔唬唬地道：「是那位好心腸的好人，幫小子的忙？」正在這時，那批喜歡擠熱鬧的閒人，忽然又移轉地方了！原來就在離此地不太遠的地方，却有吵架聲傳來……

「小鬼！瞧你這副窮樣，您那兒會有錢幫人？怪不得大爺的銀包不見了，原來是您這窮小鬼扒去的！」接着「拍」、「拍」兩聲，那孩子被打得二頰通紅……「這位大叔，請不要打……小子那敢做這種事？如果……大叔丟了銀包……請您講出個數目……」那個穿得破爛孩子，也不回手，只是閃避，站着對那人評理。「好小鬼！難道大爺寃您不成？您配問大爺銀包裡的錢！反正您那只銀包，就是大爺丟的，還不拿出來？」那開腔的大爺，歪戴着瓜皮帽，天藍色薄綢長袍，白底黑緞面薄底靴，左手一把抓住那孩子胸脯，右手又是一記嘴巴！這孩子到挺有勇氣，一偏一側，避去來勢，轉頭對那些專喜歡老腿幫忙的閒人道：「各位叔叔伯伯，請您們作個公正人，那位大叔說小子偷了他的銀包去助人，小子那敢如此大胆！不相信，小子可將銀包裡的數目報給各位聽……而且小子的銀包裡，還有別的東西……」那孩子一講到「別的東西」四個字時，臉色突然一變，對四週人驚惶地望了望！

那些看閒戲的人，全都光看不說話，但心裡都不約而同地對那歪戴帽兒的惡少暗罵道：「您這個不得好死的短命鬼！」因爲本地人全都認識這個天殺的——有名地頭蛇蔡烏龜！這蔡烏龜的出身，當然不用說，專門敲詐勒索，無惡不作，游手好閒，整天吊兒浪當的過着地痞生活，又不知那兒學來幾手三脚貓，居然也收了幾個徒弟。今天在場的，就有「打不死」老六，「小鐵頭」阿四兩人。因此，本地人對這隻烏龜，雖是恨如切骨，但却沒人敢惹他！蔡烏龜是白着眼向四週横掃了一掃，惡狠狠地道：「小鬼！還要嘴硬。」接着「拍拍」二記，那孩子又給刮了二個滿臉花，「大叔，您別不講理……」孩子邊閃邊避，沙啞着聲音在叫嚷。

「喂！您幹嗎打我的小恩人？」這時，從人圈外走入一個黑臉少年，就是剛才跪在地上的那人。蔡烏龜一見是他，兩眼望上一翻，鼻子裡哼了一聲道：「什麼！這小鬼是您的恩人？哈！他將大爺的銀包扒來助你，你這小子連眼也瞎了！」少年道：「好！既然是你的銀包，您就該知道有多少錢？」「嘿！大爺的錢可多呢，連自已也不知多少，反正這銀包是咱大爺的！」說完，伸臂去抓孩子懷裡的銀包，這時少年再也忍不住，伸手一把抓住蔡烏龜的臂膀道：「您明明不安好心眼，難道想動手搶！」蔡烏龜對少年獰笑一聲道：「好個臭小子，你敢擋横！」說完，用眼色對他的二個得意徒弟，阿四、阿六望了一眼。阿四、阿六走上前，滿臉流氓氣的道：「臭小子，還不給我滾出去，想連你媽的棺材錢也嘔出來！」說完就順手一揮，想打那少年的嘴巴。少年此時無名火，頓時冒起三千丈！圓眼一睜，怒喝道：「你們這批不要臉的龜孫子！」語完手到，他那只蒲扇般大的毛掌，「拍拍」二下，直把阿四、阿六打得似唱大戲裡的孫悟空，一連倒翻了幾個觔斗，翻得滿眼金星，阿四右嘴邊的盤牙，已全與牙床脫離關係，阿六是左邊……兩人就此飄飄然地似騰雲駕霧般的痛昏過去……

蔡烏龜破口大罵：「你這死臭……」「拍」、「蓬」，蔡烏龜還沒罵完，却被少年一個嘴巴，打得他仰天一交！在場看白戲的閒人，全都「轟」的一聲喝彩！蔡烏龜學過幾手三脚貓，當然要比他徒弟好一點！一骨碌也爬起身來，雖然滿口鮮血，嘴唇紅腫起一大塊，倒還很硬朗地罵道：「好！有種，蔡大爺不給顏色你這小忘八看……」說完，用腦袋往那少年肚上一個「黑虎偷心」撞來，少年右手往下一抓，就此揪住他頸項，可憐他此時想把頭縮也縮不回。二手不住地亂抓，這一來，可眞的像只大王八……少年邊揍邊罵道：「不要臉的忘八臭蛋！想敲竹槓！好！老子今天就教訓教訓你們這個專欺好人的龜孫子……」這一頓老拳，可够蔡烏龜受用，差些連烏龜殼也給那少年敲碎！還算少年手下留情，祇用一分力，加上他還有急事在身……因此打了幾下就收手，而蔡烏龜却直足躺了一天半，才能起床。少年揍完蔡烏龜後，抬頭想拜謝他的小恩人時，那孩子早已乘他們在打架時，溜走了……

看閒戲的人，此時算是看了場精彩的全武行，匆匆散場，有替虎兒媽買生日禮物，也有把這件精彩大事，作爲新聞資料……少年却背老娘奔到藥材舖裡去買人參、藥料，但心裡却念念不忘那位小善人，準備服侍好老娘後，定要想法尋到他。

那孩子確實是趁他們打架時，偷偷的溜走！不知爲什麼？他總是神色緊張的，一路提心吊胆地往北高峯走去。從西湖邊走到北高峯，需要好多時辰，加上他人又小，走得又慢……直到日近黃昏，他才穿過靈隱冷泉，往北高峯而上。這時遊客已漸稀少，孩子望見北高峯，臉上露出一絲希望的笑容……正在此時，他忽然覺得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回頭一望，只見背後站着兩個年近花甲，死眉死眼的冷面人！

「小弟弟，您上那兒去？」孩子一見兩個陌生人，就知糟糕！心裡只是「砰砰」的跳，但他那張討人歡喜的臉龐，還鎭靜地，露出了天眞的笑容答道：「倆位老伯伯，小子上北高峯……」「小弟弟，天已漸黑啦！您不怕山上有野狼？聽老伯伯的話，還是跟老伯伯回家去睡一晚，明天早晨再去，好不好？」「謝謝倆位好心伯伯，小子今天定要趕上去的，伯伯的盛意，小子多多叩頭！」說完，依舊向前走去。兩個怪人望着那孩子的背影，猶豫了一會……「老二，看來不會錯？」另一個點點頭道：「老大，現在該怎麼辦？」原來這二個冷面人，在西湖邊，就開始跟踪那孩子了！那個老大，嘆口氣道：「老二，您喜歡那孩子嗎？」老二答道：「我看到那孩子的一臉秀氣，心裡不知怎麼，會軟了下去……」「那麼就讓他去吧？」「就怕給上司知道，咱們二家的老小，該怎麼辦？」「如果將這孩子帶去交差……」這時，太陽已落西山，廻光照耀着大地，一片金黃色，孩子只顧望上走，突回頭對他倆人揮揮手……靈隱寺內傳出陣陣幽冥鐘响，「鐺」、「鐺」、「鐺」……那老大突然感到一陣莫名悲戚，眼淚却隨着鐘聲慢慢淌下！人呆呆的站着出神，老二道：「咦！老大，您幹嗎掉淚？」老大「嗅」了一聲，對老二望望，嘿！老二也掛着淚水呢！「怎麼搞的？」兩人俱都莫明其妙起來！想這二個冷面怪人，乃是武林出名的「陰魔雙煞」鄺伯郊、鄺伯遠，這兩個無惡不作的魔頭，今天也居然會流淚？——正在此時，突有幾條人影，從「雙煞」肩旁，一掠而過！鄺伯遠死眉一揚道：「老大！這批宮中侍衛已趕在咱們前頭了，該怎麼辦？」鄺伯郊沉聲道：「老二！咱兄弟倆，自闖江湖以來，殺孽也可說不輕啦！今天我聽到鐘聲時，心裡突然開朗了一下！想咱們造了這一輩子的殺孽……也該做件好事……况且，咱們不能忘記，自已祖宗也是漢人……」老二一向對乃兄是唯命是從，感情深切，一聽鄺伯郊之言，點頭道：「好吧，老大您瞧着辦！反正這份皇餉，咱們也就不稀罕！」「陰魔雙煞」正在商討時，突聞得一聲驚叫之聲！雙煞情知不妙，連忙一展身形，幾起幾落，直撲那出聲之處。

天色已黑了，北高峯山脚下，黑矇矇一片，夾着陣陣東南風……在這荒郊外，站了黑幢幢幾條人影，中間一個小孩子已是臉青鼻腫，混身鮮血，倒在地上，雙煞對地上孩子望望，知道受了些外傷，還能走動，於是俯下身子，替他敷了些金創藥。「你們這批沒良心的忘八蛋！將這孩子打成這副模樣！難道你們都絕了後代的！我說放！就得放！誰再敢多放半個屁。」這是鄺伯郊的怒罵聲。「老前輩，這是朝廷要犯，如放了，這份千斤重担……」「什麼朝廷，是忘八的誰的朝廷？讓康熙這臭皇帝來找咱們好了！」「好大胆！竟敢辱罵聖上……」一個身穿紅袍的老頭，突然現身雙掌直劈鄺伯郊，鄺伯郊冷不防此時有人從背後偷擊，他不愧是能手中的能手，連忙雙肩一沉，卸去勁勢，順手往右邊一抄，左邊的宮內四等侍衛毛大鵬，不及閃避，攔腰一記被鄺伯郊抓住，鄺伯郊順勢一横拖，又往背後一拉，祇聞得「哇」的一聲！毛大鵬却被紅袍老頭第二招「怪蟒出洞」擊中背脊，登時了賬！鄺伯郊脚底一盤旋，面對紅袍老頭，獰笑一聲道：「好老怪！老背地傷人，虧你還有臉稱『嶺南三俠』充好漢，叫字號的！看來全到齊啦，老二，動！」說完，呼的一掌，「白鶴點頭」往紅袍老頭「氣戶」穴拍去。此時鄺伯遠已與其他四個侍衛交上了手，答應一聲：「好，老大！二對七！」說完，身似游龍，在四人中轉來掠去，雙掌翻舞，又快又狠……鄺伯郊與紅袍老頭走了二個招面，聞得「噓、噓」，幾聲，在樹林內，又竄出二個紅袍老頭，鄺伯郊連使殺手，把紅袍老頭逼退幾步，邊打邊叫：「乖孩子！您還能走，快點兒跑！別回頭……」那孩子一聞此言，連忙撑起身子，一彎一拐，沒命的往北高峯奔去。

此時，陰魔雙煞已與大內七侍衛打得昏天黑地。「嶺南三怪」余天亮、魏昌明、蔣天羽圍住鄺伯郊，「華山五鶴」牛鳴奇、馬志武、楊人龍、朱天嘯——毛大鵬已被蔣天羽斃！圍住鄺伯遠，各各猛打窮攻。「陰魔雙煞」雖然在江湖上，極負盛名，武藝超邁，但今晚被這宮中七個侍衛，圍在一起，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也覺得有些不易對付！

那孩子趁幾人混戰之時，頭也不回，直往北高峯山上逃去。剛逃上一半，忽聞得一聲慘哼！孩子

不由回頭一望，祇見鄺伯遠背脊上，鮮血似湧泉般地流出！鄺伯郊一聲驚叫，忙問：「老二，要緊麼？」鄺伯遠獰笑道：「老大！中了馬志武小子的一朴刀，外傷，沒關係！待會兒，咱們來個輕利重還…」說完，把牙一咬，雙目如電，臉上露出駭人的獰笑！望楊人龍臉上掃去，楊人龍頓時覺得機伶伶地一個寒噤！鄺伯遠雙掌一拍一分，然後舞成一團掌影，直撲楊人龍，楊人龍知道「陰魔雙煞」的「太乙玄陰掌」，是眞極狠毒及威力，一見此老往自已面前撲來，連忙往斜處縱出。讓朱天嘯、馬志武、牛鳴奇三人，上前分三角將鄺伯遠圍住，楊人龍却在傍專發暗器，分散鄺伯遠的注意力……而鄺伯郊，與「嶺南三怪」堪堪打個平手，一時難分勝負！孩子望望兩個怪老頭，心裏翻起了千萬種思潮：…他想起自已從蕭山逃出時候的情形，父親千叮萬囑，要他一路謹愼，閒事莫管，逢到陌生人，別露身份，即使被人凌辱，也得忍耐，要裝得像求乞、流浪的窮孩子，祇要尋到最親的親人，就可得脫生天，並且還可報仇……走吧！反正祇要找到那人，將來一樣可替這倆位恩人報仇，現在卽使加入戰圍，憑自已這點末技，等於去送死！剛才就是爲了一時熱心，得到了地痞幾記嘴巴的報酬……孩子思議決定，依舊回頭就跑，正在此時，又聞得「哼」一聲！鄺伯郊被一個紅袍老頭一掌擊得口噴鮮血……孩子的眼淚，如斷線珍珠，掛了一臉，呆呆的望着，望着這兩位怪人，脚底再也不能移動半分……

「老大……您……怎麼……了！」鄺伯遠紅透了後背，邊打邊問。本來以鄺伯郊的功力與「三怪」相比，可說伯仲之間，但是「雙煞」一向駛慣了順風船，因此俱有些看不起他人的念頭，鄺伯遠就是一念輕敵，被馬志武偷襲，挨着一刀，鄺氏兄弟情感極深，老大一聞老二哼聲，心一急，這一分神，手法也就隨着打折扣！武家對手，豈能容你分神半絲，這一來，老大爲了關心老二，却被余天亮鑽了個空子，打了他一掌……「行！老二，別分心，咱們一時死不了，那孩子……已經脫身了，拼命攔住這龜孫子！死了！這也是報應……」「對！老大，咱們用力打，今晚倒是：死得却是時候……」此話一完，「陰魔雙煞」頓時兇似厲鬼，雙掌翻飛，出手全是殺招，猛、快、狠、辣，都拚出性命與大內侍衞週旋。朱天嘯一見兩人俱都受傷，心中大喜，脚底一移宮位，搶前三步，判官筆「畫龍點睛」直點鄺伯遠「印堂」穴，馬志武掠至背後，鬼頭刀「橫掃千軍」又往鄺伯遠頸項削來，牛鳴奇雙鐧「六丁開山」直打右臂，楊人龍陰惻惻地手一揚，「蛇頭釘」往左打來，鄺伯遠狂笑一聲道：「老大！我先走一步啦！」說完，一招「海底針」，人突往前一蹩，避去鬼頭刀，左臂疾伸，一把抓住判官筆，右臂一揮，奮神勇橫架雙鐧，但側面的暗器，却是無法閃避……正在這電光石火之際，突然在鄺伯遠左邊多了條黑影，接着「叮叮叭叭」幾响，楊人龍的「蛇頭鏢」，全被擊出地面，那條黑影又如旋風般地滑至鄺伯遠右側，雙手堪堪抓住牛鳴奇的雙鐧！鄺伯遠呆得一呆，斜眼望去，那黑影，却就是逃走的孩子，鄺伯遠驚叫一聲：「乖孩子，誰叫你回來……」祇聞得「蓬」夾着慘叫一聲！一條黑影似繡球般滾了出去，接着「嗤」一聲……鄺伯遠幾乎發狂，左臂用力一拉，朱天嘯踉蹌衝前，鄺伯遠大喝一聲！右掌拍出，血光迸現中，朱天嘯內臟全被震破，吐血而斃！鄺伯遠右臂順勢「斜掛單鞭」，「呼」的一掌！橫劈牛鳴奇，牛鳴奇連忙倒踩「七星步」避去掌風，鄺伯遠脚底用勁，「飛度七星」將身子一個盤旋，面對馬志武，祇見他第二刀剛欲劈下，鄺伯遠一聲怒喝道：「賊子你敢！」雙掌一翻一平，「呼」、「呼」、「呼」三掌並發，罡風直襲，馬志武駭得冷汗直冒！一個「倒翻乾坤」；翻出丈遠，鄺伯遠騰步縱前，腰一彎，左手一把抄起地上那個鮮血涔涔的孩子。右臂划個大圓花，「叮叮叭叭」幾支「蛇頭鏢」被他掌風擊出……此時鄺伯郊也知形勢緊危，雙掌頻使殺着，將「嶺南三怪」逼退數步，大叫一聲：「老二，走！」轉身就與鄺伯遠闖出重圍，住北高峯逃去……

原來剛才解救鄺伯遠生命之危的人，正是那天性敦厚的孩子，他不願恩人爲自已而犧牲，竟把他父親叮囑之言，全部丟到腦後，奮不顧身地竄入戰圍，這無異是以卵擊石，因此，他雖解了鄺伯遠之危，自已却够受了！被牛鳴奇飛起一腿，踢中他的小腹，人如斷線風箏般地直摔出去！痛得他昏天黑地，當他身剛着地，馬志武的鬼頭刀已劈至，還仗他驚覺得快，連忙「獅子滾繡球」，將身子滾了出去，但是饒你滾得快，馬志武的手法也快，一見那孩子倒地而滾，他將刀一沉，變劈爲削，孩子的左臂差些賣了給他！他祇覺得一陣劇痛，就此失去知覺……

「陰魔雙煞」搶救了孩子，突圍而脫，六個侍衞當然不肯放鬆，啣尾窮追，一面放上幾支藍烟火箭，報訊同伴……不多時，「嶺南三怪」漸漸已要追近鄺伯郊。鄺伯郊一咬牙道：「老二，你先走，讓我留在這兒擋他們！」說完，轉身站定，力貫掌心，準備換一個是一個，正在這時，祇見橫山坡邊，似箭地竄來一人，脚步輕快異常，不多時，已來至雙煞面前，大聲問道：「喂！兩位老先生，可曾見到我的小恩人？」鄺伯郊對來人望望，原來就是



敦厚小孩奮身加入戰圍，被宮中侍衞牛鳴奇一脚踢中，人如斷線風箏般直摔出去。

在西湖邊的那個憨小子，知道不是宮廷侍衞，心裏稍爲放寬一下，沉聲道：「臭小子！您的小恩人已被鷹爪孫打傷啦！您瞧，不是在我們身邊？」那憨小子一見自已的恩人果然在鄺伯遠脅下，不由心中一怔，二眼睜得又圓又大，氣呼呼地問道：「是那個忘八臭蛋幹的，我跟他誓不兩立……」鄺伯郊一望，祇見「嶺南三怪」業已漸近，用手一指道：「這些忘八蛋都來啦！」少年回頭一望，果見三個紅袍老頭已載起載落的縱上來，他不由一聲怒喝：「你們這批老忘八，老烏龜，老不要臉……竟敢傷我的小恩公！」好傢伙，他還未出手先罵個痛快，「三怪」被這少年罵得淋漓盡緻，氣得七竅生烟，俱都一聲怒喝：「好小子，別口爛！」余天亮早已拔起身子，雙掌一翻，十指如鈎，望少年面門抓來，少年一見來人上前，他倏的矮身，伸手一揚一抖，「嚓啷啷」一根鐵索鍊如游龍般地直掃余天亮下盤，余天亮一見那人鐵索，呆得一呆，想武家對手，豈能容你分心半毫，余天亮也正是老謀失算，合該吃些小苦，在他一呆一分神之時，少年的鐵索鍊已似靈蛇般地纏住他的小腿，余天亮發覺不妙，剛欲借勢縮腿，可來不及了！少年右臂一抖一揮，余天亮凌空被他摔出，還仗魏昌明，蔣天羽見機得快，連忙一變身形，「旱地拔葱」人往上一躍，雙臂疾伸，將余天亮一把接住，否則正不堪設想！「陰魔雙煞」此時已感到體力不支，情知長此下去，準死無免，趁這突擊得手之時，連忙招呼少年道：「獃小子，你不是他們對手，快跟咱們走！」說完，連忙轉身就逃，少年還想打下去，一聽「雙煞」的招呼，他却怔唬唬地也沒頭沒腦的跟着「雙煞」就走！余天亮以爲定被那小子摔至北高峯山脚下而送終！竟嚇得昏了過去，等到魏、蔣二人將他救醒，

「華山五鶴」——現在只存「三鶴」!——趕到時，「雙煞」與那獸小子已竄入北高峯叢林之內了！余天亮一見叢林，不敢貿然闖入，一面命五人連發信號，報知其他高手，一面守在林口，等高手到齊，準備一把大火燒焚此林，再搜索叛逆……

却說雙煞與少年逃入叢林，稍爲鬆了口氣，鄺伯遠將孩子抱在懷裏，注視他的臉色，祇見那孩子雙目緊閉，左肩至臂上，血還在淌出，口裏不斷地哼着：「黎文瓊、黎文瓊……」鄺伯郊對孩子望望搖搖頭道：「老二！這苦命的孩子，恐怕得廢啦：：」說完，從懷中摸出包金創藥再替孩子敷上，一面又拿了幾粒紅色藥丸，塞了二粒在他口裏，自已也服了二粒，這時鄺伯遠驚叫一聲道：「不對！馬志武賊子的刀口有毒……」鄺伯郊再一細看，祇見孩子肩臂上流下的血，却是瘀黑色！再一看，自已老弟背上的血，也是黑的！不由搖搖頭，嘆口氣道：「老二，咱們完了，我也挨了余天亮的『赤血掌』，內臟已傷，看來，咱們活不了多時……」憨小子一聞此言，把脚一蹬道：「眞氣死我了！我跟他們去拚了！」回頭就走，他剛一轉身，却被鄺伯郊一把拖住道：「獃小子，想去送死？」憨小子對鄺伯郊呆呆的望着，兩眼淚水直淌地道：「我要替小恩公報仇！」鄺伯郊對他苦笑一聲道：「報仇！現在林外就有六個高手，不多會還有龍虎衞二品帶刀侍衞，『飛天夜义』、『活修羅』、『黑煞鬼王』就趕到，你想報仇！哈……聽老頭子的話，乖乖的想法兒溜！才是正經！別去送死，這兒有咱們在，還能與他們挨幾個，您帶着這孩子想法往後逃，這要碰你們的運氣，如果您脫得了身，煩神您上陝西山間小築走一趟，說咱們報應而死，叫他趕快另謀生路，還有，千萬別替咱倆報仇……」少年沒頭沒腦聽了鄺伯郊一番話後，呆呆的開不出口，最後他突如七巧星掉入肚裏似的，問了一聲道：「喂！您們姓什麼，叫什麼，我也不知道，叫我怎樣去送信？」鄺伯郊點點頭，剛要講出姓名……正在此時，忽見一個年約三十開外的道姑打扮女子，從三人面前慢慢走過去，那道姑生得可謂秀麗絕倫，就是二鬢稍見斑白，憑「陰魔雙煞」的經驗，竟也不知她從那裏而來！祇見她神態飄然，冷冷的，從幾人面前走過，舉止凝重，臉無半絲笑容，冰冷得怕人，像個活僵屍似的，左臂掛着個花籃，籃裏裝了各種各樣草藥，一把鋤草犂挑在右肩上。祇當三人全是死的一般，連望也不望一眼……「陰魔雙煞」是縱橫江湖的大行家！心裡全是一動，那有女子在深更半夜出來鋤草摘花？再一見那道姑的足步身法，就知不是好相與。頓時想起，要不就是那孩子上山來找她的！黎文瓊……那孩子又在哼了！那道姑一聞此聲，突的停止脚步，她似乎早已聽得哼聲，現在僅僅是走近來，想聽得更清楚些……

道姑聽清那孩子哼的名字，慢慢轉過身子，面對着三人，一步一步地走近來口也不開眼珠也不轉，將右手的鋤花犂朝左掌一塞，伸手就去抓那孩子。「雙煞」恐怕有失，連忙往後一躍，口裡叫道：「何方道友，請留大名！」不料那道姑似聾子似的，一聲不响，人已如影附形地跟踪而上，二次伸手抓人！「雙煞」不由怒喝一聲，鄺伯郊雙掌一翻一揚，「雙推撞」二掌拍出，那道姑好快身手，右臂一揮，順勢變掌爲指，「乘風破浪」已點中鄺伯郊的「氣戶」穴接着左臂一斜，鋤草犂又點中鄺伯遠的「兪府」穴。這一迅疾出招，簡直聞所未聞！縱橫江湖幾十年的「陰魔雙煞」，竟會被他照面全無地點着穴道，這可謂「八十老娘倒綳孩兒」了！實在「雙煞」由於受傷，動作難免遲慢，那道姑出手又快，加上道姑是以逸待勞，幾面一湊，才讓她得了這大便宜，否則，打勝雙煞是毫無問題，不過也不會這麼快就得手！「雙煞」似啞巴式的呆立當地，鄺伯郊對老弟望望，心裡暗道：「咱們卽使待會兒撞破穴道，趁快自盡了吧，不用再現世啦！」憨小子一見此情，一聲怒吼，脚底潛勁，縱身上前，疾伸右臂來抓那道姑，嘴裡又開花：「臭道姑、賊婆……」還未罵完，那道姑肩微一沉，反手撩上，纖指却點住他的「淵腋」穴，這一來，可好看了！那少年二眼又圓又大，目怔怔的瞪着，一張血盆大口，厚嘴唇裡，流涎直流，像是中了邪似的！道姑不聲不响，伸手先把孩子抱了過來，對孩子望了又望，再一細視其肩臂傷口，又用手在孩子小腹上輕按了幾下，然後將孩子平放地上，「嗤」一聲，撕去孩子的外衣，低頭在籃子裡揀了草藥，掌心用勁，草藥液汁漸漸擠出，先將液汁滴在孩子的傷處，又見她摸出一只羊玉小瓶，倒出二粒米黃色藥丸，塞在孩子嘴裡。再站起身，對「雙煞」上下望了一眼，又繞到鄺伯遠背後看看，依樣地在他背上滴了些藥汁，又塞了二粒米黃色藥丸在鄺伯郊口內，然後駢三指在每人頸項間「崇骨」穴上，輕輕一拍，三人頓時恢復過來。「雙煞」知道中有誤會，上前問道：「請問道友大名！」那道姑祇是搖搖手，不言不語，注意全集中在孩子身上……

不多會，孩子已漸漸甦醒過來，嘴裡還是哼着「黎文瓊……」道姑俯身將他抱在自已膝上，慢吞吞地道：「孩子，你是誰？」孩子張眼一看，見自已恩人沒傷，還多了二個人，一個就是中午在西湖邊遇到的少年，還有一個，是個道姑打扮，抱着自已，臉色很冷酷，但不知怎樣？那孩子對她却有一

道姑將「陰魔雙煞」及憨小子點了穴道，一把扶起孩子替他醫治傷毒。

種莫名的直覺……「妳是誰？」「我就是黎文瓊！」「啊！那妳……就是我…的…最最親人了…我是許念明的兒子——許小文…」「小文……」道姑對孩子望了又望，再詳細地望了又望……「許念明的兒子……」她默默地——腦海裡頓時浮起了一幕難忘的往事——

念明上天山時，不是也與這孩子一樣大嗎？對的！我記得那時他是混身鮮血地跪在師伯面前，一味流淚哀求——要入「天山」門下！大師伯祇是搖頭不允，他哭着死也不肯走……最後還是我爸爸見他這副堅强、百屈不撓的意志，而答應收留了他。那時我跟他一樣大，咱們就在一起練武……眞快！他在天山一躭就是十二年。十二年中，我們晨夕相處，他生得俊！人又老誠，祇顧拚命習藝，眞的，他除了專心用功外——什麼也不想！因此，我才看上了他……

我們經過了多少艱難！師伯「萬里紅」赤陽子反對，師叔「摩雲手」利緝甫又不在天山，爹對掌門的「赤陽子」——卽天山三老中的大師兄，却是唯命是從……終于我們私奔了……這是件轟動武林的大事！我們從天山直逃往金華，想求師叔「摩雲手」利緝甫去勸解，一路上，念明對我是多麼的護愛！可是沒到金華，我們就被師伯及爹給追到……當時多麼可怕呀！黑矇矇的天，我又懷了孕，在荒廟裡……念明跪在地上求師伯——祇希望將他處死！不要難爲我！我像發瘋地撲在他身上——要求死在一塊兒……爹背對我們，師伯忿怒地直視我們……後來，不知怎樣，天下第二個怪俠，烈性子的「天山」派掌門人（按：當時稱天下武術第一的，就是黎文瓊的父親，八臂金剛黎三槐。）赤陽子，竟會被我們的眞情所感動！嘆口氣道：「老二，把瓊兒帶回天山，攷察念明二年的行爲後，再作道理！」於是，我與念明分別了……

二年的時間，我像挨了半世似的，終于到來！我在天山，已經生了孩子……爹很高興地道：「念明這孩子果然不錯，現在妳帶了這封信先到金華，求見三師叔利緝甫，然後再上蕭山去與念明成婚吧，一切有三叔父會替你倆安排的……」當時我是又喜又愧！喜的是我與他畢竟成雙了！愧的是，剛拜堂，兒子已經有一周歲……我匆匆拜別了爹和師伯，趕呀趕的，趕至金華，眞不巧，不料三叔與師姐剛上天山去！我一心祇是想念他，立卽就再直奔蕭山。想不到！唉！想不到……我抱着孩子一進門，就有莊丁陪我去見他的夫人——常儀民！我呆呆的站着！許夫人出來了，多麼文靜、莊麗……「妳是誰？」「我是許念明的太太，這位姐姐尊姓？」常儀民是這樣對我說的！念明也跟着出來，「文瓊！」「你…這個負情漢！好……」我將孩子往他手上一丟，回頭就走！「文瓊，妳…別誤會！」「啊呀！這位就是文瓊姐姐！請妳聽…愚妹解釋……」還有什麼可解釋的？我受了騙！誰叫我看中他的！我

的心……似被鋒利的薄刃，一片一片在凌遲着……我有淚却無處哭——迷迷茫茫的衝了出去。念明追上來一把拖住我，「嗤」的一聲！我的袖管被他撕下，接着「蓬」的一聲，人似繡球——被我踢了進去，頭也不回，似飛而奔……

十二年了，唉！我那兒還有臉去見我的爹和師伯……就在這裡——無人會知道我會在隱居這地方的北高峯，住了十二年……黎文瓊繼續又問道：「孩子，你怎麼會知道我住在這裡？」「二年前，我和爸爸來過這兒，我在山下等爸爸的，等了半天，爸爸下來了！不知為什麼？他右臉却多了條深長的劍痕，血流了一臉！對我哭着說，孩子，我們回去吧，所以我記得的！……」「哦！他二年前，是來過的！不知怎樣會被他打聽到……黎文瓊又閃起了二年前的事情……

「文瓊！妳找得我好苦……」「滾出去！負情賊！」「文瓊！妳聽我解釋，我求求妳……」刷！我一出手就在他俊臉上劃了條記號！我狂笑地道：「叫你別再有這副俊臉去騙人！哈——」他對我流着淚——這是假的，我完全知道！「文瓊，我沒對不起妳呀，老天可証明，求妳聽我解釋……」「不要聽！再不滾，莫怪我手狠！」他才無奈地離開了。哼！這負情的賊子，臨走前，還要講——沒對不起我呢……黎文瓊想到這裡，冷冷地道：「孩子，你找我有什麼事？」那孩子淚水再也忍不住，哭着道：「我要妳教我本領，要報血海深仇……」「幹嗎要這樣呢？你小小年紀，有什麼血海深仇？」「我的一家……全都死光啦！嗚嗚……」「哦！原來如此，那你怎能把握住我肯收你？」「我爸……在死的一日上，對我講……那人——是你最親的親人！祇要找到她……將血書……給她看……她一定會悲……喜得掉淚：她會教……你的武藝……使你……手刃親仇……」黎文瓊道了聲：「我是你的親人？」接着搖搖頭，冷冷道：「我見了你，並沒悲喜得掉淚……」這一個突然，在場人俱都給呆住！再一看，她果然依舊是冷冷的，聲色不動，祇不過一對俏目似乎睜得特別大些，神光直射！眼眶四週，稍為濕潤潤……孩子從貼肉胸口前解下一只銀包，拆開縫口，掏出一團舊的白色袖管，另外一封書信，交給黎文瓊道：「請……妳先看看……這東西……」黎文瓊拿來打開一看，祇見袖管上——這是她十一年前的舊物！寫着鮮紅的字跡——

「文瓊賢妻：歷盡艱辛，剛得厮守，孰料平地罡風！吹各一方，十一年似同參商……卿何不諒明若此？竟不容吾為卿釋誤？今明死矣！唯留一點誠心——帶往地府……小文原是妳我結晶，望念天山之情，好生栽培，繼吾遺志，驅逐滿淸，恢復大明，吾雖九死而無憾矣！匆匆——念明血書。」

黎文瓊二手微抖地疊好袖管，再打開另一封書信。

「十二年來空掛名，將她人子作親生！可嘆皇天不憐吾，薄命人畢竟是薄命！——淸白人常儀民絕筆。」

她看完了！心神在交織着千萬種情緒，手一按勁，將信箋團在掌內，眼眶裡的淚水，慢慢地順着她冷冷的雙頰而流下……黎文瓊突的驚醒地再一睜眼！冷冷道：「是誰將你們打成這樣的？他們大概還在林外吧……」說完將孩子抱在懷裡，站起身對三人道：「咱們出林去！」三人答應一聲，跟了她走出叢林。

黎文瓊等數人一出叢林，祇見樹林外已站了高高矮矮十個人，正在商議進林辦法。黎文瓊冷笑一聲！那對冷得可怕的目光，朝每人臉上掃了一下，微回頭對三人道：「請三位稍站片刻……」然後安安穩穩席地而坐，孩子後腦躺在她肘彎上。她右手一執鋤草犂，朝自已面前丈遠的地方，慢慢地揮動着，劃成一道無形禁圈，雙煞及憨小子，站在她背後，不言不動。黎文瓊邊舞邊低頭對那孩子道：「孩子，繼續講下去，讓我聽完後，再向他們要賬……」道姑的舉動，將這批大內侍衛，氣得一佛出世！俱都一聲怒喝：「好狂的娘們！」各各使展身法，上前搶攻，可是剛入道姑鋤草犂揮動禁圈處，却一個個都被摔了出去！黎文瓊冷冷道：「要挺屍！總會成全你們，暫時莫着急，先站立一旁……」這番話，講得把這批大內侍衛，竟當作死屍一般！其中「雲裡翻」申明成，再也忍不住，脚底墊勁，使展「白鶴冲天」「雲裡十八翻」等上乘輕功，想從凌空闖入！不料他翻到第九翻，覺得小腹一痳，人往後再翻九翻，「蓬」的一聲！跌在老地方……這一交摔得他自已也糊裡糊塗。原來他身子凌空時，黎文瓊早已準備，她邊與孩子談話，邊將鋤草犂突往上一點，一股無形勁風直往申明成小腹上擊去，道姑右臂微抖幾抖，就此將他送回原地。這一出手之靈、巧、準、狠，可說如同魔術……

道姑擊出申明成，依舊和孩子談談說說，像娘兒倆在聊天。大內高手，一見此人身法，全都給呆呆的驚住！其中幾個，正想脚底擦油——溜！黎文瓊冷笑一聲道：「想逃麼？趁早別作此想！乖乖的站着別動，誰想溜，誰就去得慢……」這「慢」字的含義，就是「慘」！各人聞言，全是又氣又恨！

黎文瓊依舊低下頭道：「孩子，講下去。」許小文噢了一聲，繼續講述南派反淸組織——蕭山翠華莊

莊主「賽關羽」許念明一家慘死經過……「當天，我爸知道情形不妙，一面解散莊丁……一面命我喬裝逃出……我剛換好破衣……我媽……已經自盡了……」「哦！孩子，你媽喜歡你不？」「當然歡喜的！」黎文瓊點點頭。「後來怎樣？」「媽在臨死前，忽然對我哭着說：孩子！你找到了那個最親的親人後……可別忘了……苦命的我……當時，我覺得很奇怪，追着問媽，幹嗎要講這種話？媽祇是流淚……爸也哭着說……你將來自會明白的……後來，媽祇講了句：我是淸白的，我對得起文瓊……就氣絕了！我伏在媽身上痛哭……爸對我說！孩子，現在不是哭的時候……快點走……我伏在媽身上，死也不肯走……爸沒辦法，打了我一記耳光……他還跪在地上……求我走，我才答應了他……這時，莊外已殺聲震天……我躲在後園假山石洞下，看見一個人，領着淸軍在我躲的地方四週搜查！他就是我爸爸的心腹弟子，范壽民！是他出賣我爸爸的——我死也不能忘記他！我躲在假山洞下，不敢出聲，直餓了二天一夜，才偷偷的逃了出來，後來，後來……」孩子越講聲音越細，漸漸地合上眼皮，二滴淚珠，從眼角邊慢慢的流下……睡着了！他舒服地躺在這最最親的親人懷裡……黎文瓊的淚水也一滴一滴的淌下，滴在孩子的臉龐上……她低頭望着他——睡得甜甜的。就在他額前吻了一下，輕輕道：「睡吧，我的寶貝……乖兒！你生得多像你……親娘……」於是她輕輕地放下小文，站起身子，冷冷道：「故事講完了，現在得送你們上鬼門關——」「嘿！人却一個也不見了！原來這批大內高手，誰都怕去這條陌生路——酆都城。因此，趁孩子與她在講話之時，早已溜之乎也！

道姑只當沒事一般，二手在鋤草犂上一拉，鋤草犂頓時一分為二斷，錚的一聲，露出一枝寶劍！原來這鋤花犂是空心的，黎文瓊將劍手中一執。放下二斷鋤花犂及花藍，回頭對三人道：「痳煩三位，暫時替我看住這孩子，最好替他蓋些東西，別使他着涼……」說完，人影一幌，直往山下而去……

鄺氏兄弟面面相覷，竟不相信今晚遇見的，是個人——世界上眞有這麼驚人武藝的人！憨少年却解下自已外衣，蓋在那孩子身上……

黎文瓊追至半山，只見十個高手，圍住一條人影在猛攻窮打！她一聲淸嘯，身形一變，縱入戰圍，長劍一平一挺「奪命三連環」刷、刷、刷、三劍，血光迸現中！「嶺南三怪」余天亮、魏昌明、蔣天羽，已結伴同行，往鬼門關進發！黎文瓊一入戰圍，冷冷道：「多謝朋友替我攔住這幾個死屍！現在請您就退出吧！讓我來送他們……」說完，劍法一變，勢似排山倒海，綿綿不絕，靈如入海游龍，萬變千化！其中「活修羅」閻子青一見此人劍法，驚叫一聲：「女羅刹」！接着「哇」！又是一個！此時「飛天夜叉」祁連榮，「黑煞鬼王」車揚名，「雲裡翻」申明成、馬志武、牛鳴奇、楊人龍一聞此名，全都亡魂皆冒……那條阻住他們的人影，却縱旁一邊，靜觀女羅刹的出手發招！

黎文瓊一出手連傷四名高手！其餘七八的刀、鐗、鞭、掌……全都似暴風雨地圍住黎文瓊拚命進攻！黎文瓊在他們中間穿來掠去，似旋風般地盤轉，只見她長劍如游龍般地靈捷，人如飛燕般的迅速，一起手，一反擊，全有分寸，劍光閃閃，絲毫無差！看得那站在旁邊之人，不住地點頭驚服！不多時，黎文瓊一矮身，力貫右臂「神龍三點頭」刷、刷、刷，又是連環三劍，祁連榮、車揚名、牛鳴奇跟着了賬！楊人龍幾支「蛇頭鏢」脫手而出，黎文瓊冷笑一聲，劍一抖一揮，蛇頭鏢全被擊出，順勢溜前一步，手起劍落，「神龍升天」楊人龍自小腹至咽喉，划個正中，慘呼一聲而倒地不起。黎文瓊寶劍帶橫，「蒼龍入海」斜削申明成，申明成不及閃避，也就送終！馬志武自知難逃公道！一挫牙，鬼頭刀往自已胸前倒刺，哼了一聲！仰天而斃……黎文瓊對馬志武死屍望了一眼，冷冷道：「便宜了你！」說完，頭也不回，上山而去。

「師妹！」背後傳來一聲極耳熟的聲音，黎文瓊不由回頭一望，只見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婆婆，跟着而上。黎文瓊一見是「屠龍女」利青鸞，呆了一呆道：「您怎麼也來此？」利青鸞道：「師妹！妳找得我們好苦呀！」黎文瓊冷冷道：「你們倒還想起我？眞是感激……」「師妹，我爹自上天山後，直要找到他死！臨死前還講：非要找到瓊兒不可，否則我不瞑目的——」「三叔父一向是痛愛我的，唉！他老人家開弔時，我混在人中……我那有臉……再見你們……」「師妹，爹一定要找到妳的道理，就在這兒！妳記得那年，咱爹兒倆上天山是幹甚麼？」黎文瓊搖搖頭，利青鸞嘆道：「師妹！念明挨了十二年的寃枉啦！快跟我一同去見他……」黎文瓊只覺得「轟」的一响！頓時目瞪口呆……

許念明與黎文瓊，被「天山三老」掌門赤陽子硬生拆開，以攷察許念明的行動，二年來，許念明非但沒有變質，品德，武藝反而循序直上，並已成為反淸組織的領導人物，當時天山三老中的老三「摩雲手」利緝甫，也是幕後策劃人，因此許念明常常得與此老暗中往來，「摩雲手」對他大為賞識，連連寫信給二老，對許念明讚不絕口……第二年，利緝甫為了救反淸友人常文遠一家，帶同女兒「屠龍女」利青鸞從金華趕至屯溪，可是待其趕到，常家已只存下儀民小姐一人了！利老仗一對肉掌擊斃

大內七侍衛，才將儀民帶回金華。當時許念明正準備至蕭山建立據點，在蕭山買置了許多田地，建造了大莊院，裝成個大鄉紳，遷居該地，臨行前，利老剛有事，要與女兒趕上天山一次，爲了儀民的安全及許念明行動妥善起見，要許念明將常儀民帶住蕭山，名義上是夫妻同行，實際上是以作掩遮，一方面可免得外人生疑——這樣有錢的濶老，怎麼連太太也沒一個，另一面，也可保護儀民的安全。許念明不肯答應，就將文瓊與他痴戀經過講了出來，一旦文瓊來到蕭山！一旦引成誤會，百口也難辯白……。利老却拍着胸脯道：「此事包在你師叔身上，反正我一到天山，就會將此事告訴瓊兒，並負責將她帶來蕭山……」許念明無奈地答應了下來！不料天下事竟有如此之巧，利老父女上天山，黎文瓊却抱了孩子來蕭山……等「三老」全都獲悉文瓊含怒離開翠華莊，知道這是誤會，連忙分頭四出找尋，但是文瓊却失去影踪了！

黎文瓊聽完利青鸞的一番話後，呆呆的站着！月光下她那張冰冷的面容，顯得更加凄白……「師妹，咱們上蕭山去吧，念明是多麼的想念妳，還有妳的孩子……妳現在該明白啦？」黎文瓊點點頭道：「我完全明白了！可是……念明他已經死了……」利青鸞道：「妳怎麼說？」「他——死了！是我害死他的！唉……念明，我錯了……我得……向你……道歉……可是……你已不在了……」黎文瓊只是搖頭，眼淚似斷線珍珠般地掉下，悲哀地道：「這是冤孽呀！唉……」利青鸞却呆呆的跟着她一步一步地上北高峯！原來利青鸞就是要到蕭山去看望許念明（他們每三年約期一會。）不料母子倆在杭州借宿，利青鸞忽然病倒客棧，一連數月，所帶盤纏銀両全都花完，在利青鸞病勢沉重之時，又被客棧老闆將他母子倆人趕出去。利青鸞的兒子「小魯達」呂大牛因此只得忍住一股牛勁，含怒背了老娘離店。憨小子實在無法可想，竟然給他想出了個妙法子！將老娘橫在西湖岸邊，自已跪在地上，像賣身葬母似的求人救助，恰巧小文在此時經過，一念心仁，就給了他十幾両銀子……利青鸞服了參湯煎藥後，漸漸醒轉，她本是一路辛苦，受了些風寒，又在金華擊斃了幾個大內高手，加上年歲已高，幾面一湊，因此不支！現經她的兒子調理服藥後，就將這些風邪全都逼退了。呂大牛將剛才西湖岸邊之事，講給他娘聽後，利青鸞就發覺其中大有蹊蹺，連忙命兒子設法去尋那孩子……直至夜晚，利青鸞還不見兒子回來，恐怕半路有失，默坐運了會功，自知氣血已通，就立即離店而出。利青鸞縱出客棧，抬頭一望，祇見北高峯半空升起幾支火箭，就知那兒有事，連忙使展身形，剛趕至半山，恰巧大內侍衛全逃了下來，被她一阻攔，才讓黎文瓊追上！

北高峯上，站了幾條人影，獃小子——呂大牛叩見了他的師姨，黎文瓊笑笑道了聲：「起來！」轉身對「陰魔雙煞」道：「多謝倆位救了我的孩子，咱們後會有期！」說完，抱着許小文——她的親生兒子，漸漸地消失在叢林裡……

（完）

乾坤圈

白雲

國技有許多種絕招使人拍案叫絕的，像本文說的乾坤圈，就是一個例。它是少林寺裡面秘傳絕技之一，喚做乾坤圈，練習它的方法非常簡單，只是每天按時合掌抱起一個石鼓，在地上行走，那就够了，練習這種工夫有三年以上，那雙臂膀就像是用生鐵鑄成一樣。這不算奇，奇就奇在雙臂抱住一個人使勁一挾的時候，那個人整個軀體會得發軟，沒法支持。爲甚麼抱石鼓有這種暗勁呢？原因是那些石鼓並無橫紋，身上光光滑滑。抱慣了它，自然有暗勁發生。

少林寺爲了使寺僧精通技擊，想出了許多種古怪的辦法練習武功，因爲乾坤圈這種武功除了明力還有暗力，特別定製了許多石鼓，它們按照等級區分，在中上部有些地方突出，使初學的人能够抱住它，愈是深造，突出的石紋就愈淺，直到完全平滑爲止。如果一個石鼓有一百斤重，它的四方八面平平滑滑，能够抱起它行走二三十步，那雙臂膀就有千斤氣力，要是抓着一個人使勁一挾，他自然受不起。據說，這種功夫純是爲了準備夜戰而設的，要是在星月無光之夜，突然發生混亂，練習過乾坤圈的人，儘可以伸手挾住戰鬥的對方，使他身受重傷，就算他隨身帶備武器，也沒法施展。運用這個方法對付夜行人，更有意想不到之妙。

因爲少林寺特別重視它，凡是有資格下山的僧人，全要從木人巷打出來，打過木人巷之後，還要把一個大香爐拉開。那個大香爐沒有環扣，裡面有着炭火熊熊高燃，下山的僧人只要伸手捧了捧它，就會在手臂的內側壓下兩條龍形的烙印，江湖上習慣了把這種烙印看做少林寺僧侶的標誌，原因就在這裡。

劍術淺解

青萍劍法

神光・文

青萍劍法是發明於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的修士潘元圭，所以說是道家劍術，這套劍法，一共有六趟，每一趟的動作却是六十着，六六三百六十劍，每一着名稱不同，雖是接連快舞，也要虛耗九十分鐘的時間，整套劍法的演出，却要虛耗九十分鐘的時光了。舞出的時候，第一趟較平易。第二趟却漸細膩。三趟以後，便漸入神奇，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劍在右手，倏忽便交到左手，漸到左右不分，四向無定，繞身上下，穿掠抽掣，陽陰離合，變化神速。

這套劍術有二十一字訣，便是劈、砍、掃、撩、刺、棚、絞、雲、掛、剪、挑、錯、點、拋、撥、摸、衝、截、戮、削、攢。基本練法，却也是走圈子，兩手互換，如尋母、雙龍、偏散、滾堂刀劍的法畧同，妙法全在動作不同，更沒有重複的弊病，舞時姿態，聯貫循環，飄渺無定，聲東擊西，忽南忽北，閃轉騰踔，升降進退，都有自然的妙用，一定的姿勢久練不輟，便能漸入神化的境地。

姜容樵對於青萍劍的優點，說有三步功夫，稱對劍爲練劍，進退迅疾，每一式都有聯絡，變化虛實，有觸覺便能反應，和尋常劍法自然不同。套字的開始，很像太極的「三環套月」，逮劍入右手，便接步進刺，使轉運用，愈變愈奇，不可思議，絕不用擋、攔、托三種劍法，爲着劍的構造是兩刃的，用這三字訣，便會發生碰硬的弊病。

這套青萍劍的源流，是由潘元圭修士所創，傳給金敎華，馮希陽，賈雲鶴，已經是四傳了，賈雲鶴所傳的，却有楊四老道和劉九如，成爲兩支派，楊四老道到光緒末年那時，壽已八十，入四川修道，沒有消息，他對於這套劍法，很少傳人，單是有兩個門徒，一個是楊蘭圃，一個是米連科。劉九如却傳給李雨三，已經成爲兩支了。

姜容樵本是內功能手，他不但是精嫺武術，對於文學的修養也很好，在上海時，著作很多，都是拳經，還是有根據的，他對於青萍劍，却有精研，以他所擅的青萍劍本是學自李雨三的，李雨三別字霖春，却是劉九如的門徒，敎授門徒，除姜容樵外，還有陳子衡、陳鳳岐、劉俊齡幾個，都是學到他青萍劍法的。

到民國十八年那時，中央國術館爲着提倡國術，搜求各家各派的能手，却聘得一位米連科到來，這位米連科當時的年齡，已經八十五歲了，原來就是楊四老道的弟子，他從楊四老道學青萍劍的時候，却是在他入川之前，所以他對於這套劍法，苦練二十年，爲着年歲已高的緣故，所以不能敎人了，單是姜容樵對於這套劍法，已得到李雨三的傳授，有了根底，所以向他求敎。在他指導下，知道他所敎的，和李雨三有很大差別，不知道爲着兩支派的流傳，時間相隔太久，已變了質，抑或是爲着米的年歲已高，記憶不清楚，所以有不同處呢？

另有一位彭曠，也是八卦拳的能手，他曾在陽羨山學劍，所學的雖是「九子尋母劍」，可是知中平、梅式、龜式、蛇勢、八仙、醉仙、分路、滾龍各法中，也有「青萍」的名目，他還在戰前入川，在青城碧落觀結識練師張松嶠，知道松嶠是嵩山修士張空振的門徒，也精青萍劍法，所以把這套劍法傳給彭氏，彭在這裡久住，爲着他對於劍術已有根底的緣故，所以每天隨松嶠苦練，經過一百八十多天的苦練，成就也很佳，學到松嶠在遠處把劍拋起，彭在劍墜的時候，用手接着，劍沒有落地，便在他的手裡，松嶠到這時，便說他的青萍劍法已經有很大成就了。

玉面温侯闖三關

海浪・文
天心・圖

陝西紫陽爲入川要道，也爲全省茶葉、皮革、藥材之集散地，城內衢衢廣濶，店舖林立，固爲一方重鎭，這氣派也就與別不同，且是來往客商的集散之區，所以，五光十色，各等各樣之人，時有看見，既不令人詫異，也不爲人側目，有許多久走這條線上的老行尊，還到處受人尊敬，紫陽就是這樣一個大地方！

時值正午，城關東廂，行人往來忙碌，突的一陣急驟馬蹄聲，跑來一匹高頭大馬，一個鏢行夥計打扮的壯漢，面色緊張的向西街急走，來到一所鏢局門前，這鏢局看來還是新創不久，白粉牆宛如新粿，鏢旗也是顏色鮮艷，再說，走的鏢也不多，總得有些鏢行中人呢！可是除了那些低三下四的車伕，趟子手外，連找個像模像樣的大鏢頭也看不見，這鏢局的生意能好，那也算是天曉得，今日有了這樣神色緊張的夥計回來，不必多問，吃了跌啦！

那夥計一入天井，翻身下馬，向大堂直奔，就見一個英姿颯爽，俊挺非凡的中年壯士來，一見鏢客，面色一變道：「牛四！出了事？」「總鏢頭！咱們這個乾坤鏢局可眞惹煩了許多人，連本行中人也在眼紅！咱們的生意剛在開展，你老又剛折服了金家五虎，可是，這一次鏢，又讓人家扣住了，施大鏢頭已看出情形不對，他還親身上秦嶺去套交情，誰想到西安連山鏢局的大鏢頭，銀虹鈎崔新涯也在座，他非但不幫咱們說幾句好話，反在一邊打邊槌，秦嶺的大頭領本來是想放過，這一來就要較武功！咱們……」那總鏢頭不由嘆一口氣道：「同行嫉妒，這也難怪，不過秦嶺這條線，咱們還是初走，川中路剛打通，這秦嶺看來也得我出一回手，待我收拾收拾，立即飛馬去接應施賢弟！」「總鏢頭，施、時、秦、衞四位鏢頭，全讓秦嶺的大頭領扣住了，還搶走了咱們的鏢旗，不過，這鏢趟子沒動，所以，這一批老財才能安心的守在子午鎭！」那總鏢頭一聞此言，俊眉一挑，面上不由罩上一陣難看的顏色！

本來，這綠林道也有交情義氣，再說，殺人不過頭落地，扣了人，那該怪這些鏢師的沒用，奪了鏢銀，也只好自認晦氣，這種江湖糾葛，也僅是私人錢銀的糾紛而已，獨有「奪鏢旗」，這就算是「意氣」之爭了！江湖的意氣時常能弄得滿城風雨，



傾家蕩產，甚至於拖翻了一家，二戶的！意氣之爭，也能成爲循環報復，子孫相仇，不到死盡死絕，這種事也就無法能了！今天，這乾坤鏢局的總鏢頭，玉面溫侯費鳳翔，就因爲這鏢旗被奪，心中不然而然的，起了一陣極大的不滿，他翻身入內堂，將局中一切事務，就交給了他的妻子！醜龍女王芷雲！然後帶了他的成名兵刃日月雙戟，會同鏢客牛四，飛馬而出，向秦嶺進發！

玉面溫侯費鳳翔，他的本領、武功、人品、性格全有過人之處，爲了見遍地盜賊蠭起，一般正當行商的風塵勞碌，在一個不巧的遭遇下，可能來個全軍皆墨，非但累死了商人，也能拖累了一門大小——事實上，他的父親就是在這樣情形送命的，他受盡了顛沛磨練，才學成超人的本領，爲了身受切膚之痛，就仗了本領，創立了乾坤鏢局——所以幹上了保鏢這一行，他也深明一切的門徑，也不一定是斷絕了武林人士的生涯，他只是用了合法的規矩，要使雙方在互惠之下，相安無事而已，可是，他的本領不弱，可加這幾個多年手下的朋友支持，乾坤鏢局開了不到一年，就已博得一切行商的稱譽，尤其是在川中折服金氏五虎後，買賣已開始在蒸蒸日上，想不到因這一來，就引起了同行的看不過，也有不少的鏢客武師，借故上門，要求比試，實在費鳳翔有的是眞功夫，別說是他，就連他的那些好朋友，也能打發了這批挑釁之人！就這樣，這難過就越躭越大，何況，費鳳翔的鏢旗在向四外開展呢！不想個辦法，把他壓一壓，這以後的鏢行飯算是給他一人佔盡了！

湊巧，有一支重鏢往西安，折向潼關，這一次過秦嶺若讓他順利通行，這陝西省的天下就算是費鳳翔走的了，西安的幾間大鏢局都萬分注意這次的動靜，大部份人希望，秦嶺的大頭領，萬勝八卦刀鈕豐連同他的弟兄，將費鳳翔阻一阻，要是兩虎相爭，就可能有一場好戲得瞧出；但是費鳳翔也明知這條路難走，所以就將他手下四個最得力的大鏢頭施伯全、時金海、秦琪、衛玠全派上，並且又再命施伯全帶上金線紅帖——這就是初次拜會最隆重之敬禮——向鈕總頭領致意！照理，這樣的隆重禮數，也算對秦嶺衆弟兄給個極大的面子，那想到施伯全第一次備禮拜訪之時，鈕豐見了這樣的排場，心中不由暗讚「乾坤鏢局好禮數」！就想留一些江湖交情，賣了這個武林情面，不料被自己手下的第三位頭領，金毛獅劉青陽所阻，說什麼：「禮多人詐，安知這位大鏢頭放下什麼心？說不定欺軟怕硬，自知沒本領來個軟上！」一面又敘說外面所傳風聲，直說得乾坤鏢局那些鏢頭，簡直如同鼠輩！施伯全也是有名的能手，而且能說會道，開口搶白，據理力爭，並要劉頭領提出証據，嘿，不想這証據乃是西安連山鏢局的崔新涯，這一來讓施伯全知道這件事的眞正原由，不由一聲長嘆，只能走這第二條路：「硬闖」！

施伯全、時金海、秦琪、衛玠四位大鏢頭在次晨過山，就見劉青陽帶同了秦嶺三傑，烏生亮、黃久餘、戚子軒，就由這四個綠林能手，指名索戰，施、時、秦、衛明知這次要「硬闖」，早已備妥兵刃暗器，一見面各自展開身法，與這四個巨寇交手，在乾坤鏢局當上大鏢頭，並非輕易，但稱雄秦嶺，也非弱手，這一場打，却是可觀，由正午起，直打到了下午申初，勝負難分，就此僵住。

鈕豐與二頭領鐵槍曹大健實在看不過眼，只能下山出手，由鈕豐替下劉、烏、黃、戚四位頭領，憑他一口金刀，困住了這四個能手，這並不是說鈕豐之本領大過四鏢師之總和，實在這四人已在精疲力乏之時，鈕豐乃是生力軍，再說，他的八卦紫金刀實在有沉穩威猛的功力，所以，能如此的佔得上風，施伯全乃是走江湖的能手，自知這一來就算落了下風，爲了要保住這鏢銀的不失，只能將兵刃拋下，自認失手，時、秦、衛三鏢頭，也認爲打下去太丟人，很爽快的收式回招，束手就縛，鈕豐見四人如此磊落，只能笑了笑道：「以武林規矩來，在下也當以武林規矩對待，絕不敢得罪天下武林道！」這就說明了，只扣住了四人，要費鳳翔來料理這件事，不許難爲客商，鏢車！不料劉青陽要將事鬧大，將乾坤鏢旗給帶走了！

鈕豐也是十分不滿，但見劉已做了，多年弟兄也犯不上這麼口角，可是在心中已存下了一絲不樂意！而四鏢頭見劉青陽如此張狂，則留下了疙瘩，劉青陽那知一時意氣，換來個殺身之禍，還差些倒亂了秦嶺六寨，弄得寨裏大反！當鏢夥牛四將這件事詳細說明，費鳳翔心中不禁暗道：「劉青陽與我素無認識，爲何要如此對付我！就算是受了崔新涯的唆教，也不該如此做法，難道有了其他是非不成？」想到這裏，不由怔住，馬是在絕塵飛馳，當日在石泉借了宿，次晨天未亮就直向秦嶺奔發。

路上除了打尖投宿外，就沒點其他躭擱，很快的過寧陝，絢陽垻，而越南五台，本來，當夜就可到子午鎭，在會合那些商旅客人，但是，費鳳翔爲了救一個垂斃孩子，在南五台山中阻了一阻時候，這孩子年約十一二歲，混身是青腫之傷痕，在一個小山谷中呻吟，費鳳翔看這孩子像個牧羊小童，說不定在山上滾下，故而鬧得遍體鱗傷，費鳳翔素喜救人，何況這人還是個孩子，受的傷又是硬的，只有一處，在左脅下，好像有些斷骨之象，好在自己

身帶岳父秘方傷科聖藥，萬應金剛散，太元丸，有這兩件靈藥，多重的傷也可治癒，所以毫不以爲意的，將小童抬到一個山中人家，要了熱水食物，替小童外敷內服的，直忙了好大一陣，才算將小童料理完畢！

實在有要事在身，費鳳翔取出五兩紋銀給那山戶人家，以作居停留宿，及照顧那小童之資，一面還替他留下些錢，藥，安慰了一陣，這才趁着朝陽，飛也似的馳出南五台，向子午鎭趕去！那些商旅一見費鳳翔如此快就趕到，不禁一陣歡呼，對這位總鏢頭更爲心折——本來，這種事在江湖上常見，這批老行商全知究裏，所謂不怕跌交，只怕跌翻，出事能料理，等於跌而不翻，料理得快與否，這就看料事人的能力了——費鳳翔如此快趕到，單這一份豪氣，已有過人之處，並且，不帶助手，匹馬單身，這就已具備了大英雄的氣派了！費鳳翔一到，立卽有這批鏢託保主人，出資接風，而費鳳翔則命牛四帶了自己名帖書信上秦嶺，詳細說明，明晨費某單人上山，以武請還鏢旗，討還四人！

當夜，牛四回來報告，信已投妥，費鳳翔心事一定，先還了衆客商之情，備酒告罪，在席面上又再三致歉，倘幸這一批行商都是久走風塵，非但不以爲嫌，反祝費鳳翔明晨一帆風順，馬到成功，費鳳翔當時說明了自己抱負，及入鏢行之原因，最後說出：「憑交情，武功，走這江湖，自知武無第二，兵兇戰危，以武相見，已是險道，那能保得必勝，亦是盡自己所能，所謂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而已，卽使有所失閃，還請念在費某，倘有三分骨氣，不以成敗論英雄，就感激不盡。」說畢敬酒拜席而終！衆人見費鳳翔如此說法，對其更爲傾心，突的，費鳳翔對窗外一笑道：「佳客蒞臨，爲何不入來一敘，難道嫌此地不堪會高人乎？」果然，語聲才畢，已聞勁風颯然，費鳳翔人如鷹隼，向窗外竄出，只一翻就上了屋頂，只見前面有兩條黑影，向秦嶺那裏飛去，費鳳翔見他們行動鬼祟，好在明天終歸見到，也不去節外生枝，剛想回店，遙聞前面有慘叫之聲，又見一條黑影跌翻在地，還有一人四處張望一番，扶了那傷人想走，不知撞什鬼？也摔翻在地，這一來，這兩人就此伏地不起！費鳳翔不由一怔，只得展動身法，向那面疾馳而去！

天際有一點星光，費鳳翔看淸這兩人，乃是身材魁梧的大漢，雖然面目粗魯，却也不十分兇橫暴戾，不由一動，沉聲問道：「兩位是來照顧費某的？」那兩人却咬牙不答，費鳳翔再細看了這兩人的傷痕，全身滴血不見，但兩人的神色却極苦痛，心中又是一動，難道兩人中了「隔空點穴」？只得再問道：「兩位之苦痛在何處？請別誤會在下有心奚落，諒必是中了那位能人的隔空打穴，你們不說，我也無能爲力……」這兩人見費鳳翔言詞懇切，不像作假，就說出被點之穴道，費鳳翔深精奇門打穴之法，問明處所，下手就易，將這兩人能救過來，這兩人相互對視一會，其中一人道：「想不到您眞是條好漢，咱們弟兄算是服了你！後會有期！」說畢也不等費之回答，身形一動，向遠處山谷中，一幌不見！

費鳳翔連個姓名也不知，雖是這樣，他也向這四外看了一眼，心中在納罕，這打穴之人是誰！守伺了一會，毫無動靜，只能回店休息！一晃而至天明，費鳳翔則背了雙戟，告誡了這些鏢客，車夫，自己一人向秦嶺主峰進發，他輕身功夫本佳，脚程又快，未至午時，只見前面有一排樹林，林中「鈴」的一聲，飛來一支响箭，這响箭在費鳳翔面前落下，費鳳翔手捧响箭，向樹林一揖道：「紫陽費鳳翔，專程拜會總頭領！」樹林中就是一聲响，只見出來三個壯漢，一色青衣，後面則隨了八名嘍囉！有的還捧了酒盤盃筷之類，這三個壯漢必是其中之主，就見那爲首一人，一聲極洪亮的笑聲道：「費總鏢頭，眞好信用，果然一人上山，在下秦嶺小卒，紫面虎鼎子肅，奉鈕大哥之令，帶同朱興、兪七兩位賢弟，暫作迎賓之職，有信一封轉交，請大鏢頭過目！」這鼎子肅手中眞的捧住一張紅柬帖，費鳳翔身形一動，人已與鼎對面相立，手中一拱道：「鈕大哥有信，在下請教！」說罷雙手去接，鼎子肅這柬帖本來豎起，見費雙手將到，他是一倒一平，順勢前推，費鳳翔想不到這個鼎子肅在如此時候，也能來個鬥手的，好在他應變神速，見帖口，已如利刃般向自己雙腕撞來，好個費鳳翔，手未變式，就用這雙手中指，往下一點，這柬帖乃硬中帶軟的硬紙片，爲費雙指一點，立往下彎，鼎子肅見費如此出手，就此一挫身，順口說道：「不敢當此重禮！」身形往下就揖，這一揖就含了許多變化，既可代鈕豐謝禮，一面却已用了潛動浮沉之力，欲脫費之雙指！

費鳳翔若讓其游脫，那麼卽此已落下風，再說鼎子肅一游一滑之際，雙肩重力也欲進門，其中還伏有這個殺招在內，費鳳翔是處身在非常尷尬局面之中，既不能用重手破奪，更不能傷人，好個玉面溫侯，他是手法未變，中指隨了這柬帖下沉，自已人也一個下揖，在這石火電光之際，他這大指已一推一滑，抓住柬帖兩角，微微用潛勁吞吐，一抖一送，這一抖一送不打緊，非但將鼎子肅雙肩出力制住，而且還迫使鼎子肅將柬帖脫手，你道爲何？原來費鳳翔用閃電無形手法，抓住柬帖雙角，暗運神

勁一抖一送，須知這柬帖現經雙方用力，已和一張鐵片相彷，費之眞勁玄力又强，一推就將鼎之出招手力，連消帶打的封了回去，再加一抖，若鼎不放手，這雙手十指就得廢了，費鳳翔順勢說一句：「理該如此！」雙手「奪」過柬帖，順勢一拜到底！將個鼎子肅羞得滿面通紅！

費鳳翔打開柬帖一看，上面寫了寥寥廿餘字：「敬備三宴，以迎費大鏢頭！請能赴會爲禱，秦嶺鈕頓首。」費鳳翔心中一動，這「三宴」分明是三關，看來見鈕豐，還得有些阻攔，但是事已如此，不得不依，他對鼎子肅道：「費某愧領了！」那一邊立即轉過來，朱興、俞七兩位頭領，手一揮，就有那些嘍囉過來，將酒盃酒壺用盤托上，朱興斟酒，俞七遞過，好手法，就見他一彈一盃，這酒盃向費面前飛來，這種半空接酒，講究的點酒不潑，俞七乃是有名的「補天手」，他那彈盃敬酒，却是厲害，朱興斟得快，俞七也就彈得快，一盃連一盃，共有七盃之多，費鳳翔心中暗暗驚佩，可是這局面連動腦筋之餘地全無，費鳳翔當第一盃酒飲完後，第二三盃已連翻飛到，他心一動，就因這第一空盃承接第二盃，而第三盃用左手去接，二盃飲完，再承第四盃，第三盃飲完承五盃，這七盃酒在他萬分機智之下飲盡了，左手盃一放，七盃一串，托在右手，身形一動，將這酒壺取過，口中說一聲：「在下回敬！」

費鳳翔用他那奇妙不可思議的手法，將連串酒盃的第一隻斟酒，右手一沉一抖，第一盃酒已脫出這一連串中，再用他那極精純的手勁借力，用連串盃一碰一撞，這第一盃酒就帶了一絲旋轉之勢，向俞七飛去，俞七也是一時大意，或者加些驚駭，用他的補天手去接，那想不到這盃有旋勁，上手發覺，却已不及，酒盃是勉强接住了，酒也潑了一手，這第一盃就算落了個下風，「叮叮」連聲，費之酒盃已載沉載浮而來，鼎子肅與朱興也不見得好到那裏，誰也潑了一些，盃是未碎未落，不過，這台也就算坍定了！

「總鏢頭果然好手法！」鼎子肅在稱讚，費鳳翔手一抖酒壺向那嘍囉的盤上拋到，安安穩穩的停放在上，然後聞他一聲長笑道：「雕虫小技，僅免方家所笑，三位乃是重義精藝之豪傑，這區區之玩笑，何足爲道，獻醜之處，切勿見笑！」三人聞費之說話，不亢不卑，既代三人掩過，也使他自已不失體面，不由心悅誠服，鼎子肅道：「在下迎賓，總鏢頭請！」「三位請！」就這樣挽手同行，三個綠林豪傑，陪同一個鏢行能手，向這樹林中走去！

不多時，已來到第一分寨，只見寨門外，已有兩個壯漢侍立，後面則是不少持刀槍的嘍囉，這兩頭領，却已搶步上前道：「啊，費總鏢頭！」鳳翔一見這兩人，正是昨夜被點穴之人，心中一動，連道幸會！兩人已自動報名：「穿雲燕扈海英、草上飛白門神奉鈕大哥之令，忝爲第一席主人，總鏢頭請！」費鳳翔剛謙遜一番，而鼎子肅等人早已退下不見，只剩了扈、白兩人陪費鳳翔入寨，只見那入廳之路上，却有一個奇形陣圖在地上！原來這一大幅平地上，已放了許多鷄蛋，這鷄蛋下邊全用兩柄鋼义夾住，而這鋼义却是揷在浮沙之上，這不用說在上面行走，說得一個不巧，吹陣較大的風，也能將這鷄蛋吹倒了的，這就是第一關，美其名曰「試他的輕功」！其實，這第一關就難以過！

可是背後傳來一聲極低沉的聲音：「費兄！注意我們的脚步！」費鳳翔呆得一呆，只是扈海英身形先動，向那蛋陣中走去！扈海英渾名穿雲燕，這輕身功夫當然有他獨特的成就，果然，在這蛋陣中，宛如星丸跳擲，不一會，已越過了這蛋陣，一只鷄蛋，鋼义也未踼到，費鳳翔不由暗道一聲：「不錯！」而眼前又是一條人影飛過，費鳳翔看出是白門神的，他就靜觀他們的走法，只走了一半，就爲他們的脚步，這陣法其中還有詐！」原來，兩人所走之處，實在全有規定，當然這兩人所走之處，是眞的打實的鋼义，夾緊的鷄蛋，這一來，只要有「草上飛」，「飛絮隨風」等的輕功，就能通過，兩人爲了昨夜之事，故洩機謀，費鳳翔微微一笑道：

費鳳翔在鷄蛋陣上走了一套五行拳，看得扈海英、白門神二人目瞪口呆。

「多謝兩位引路，恕在下狂妄！」就見他身形一動，人如鷹隼下擊，單脚找地，這第一步就是往未打緊的鷄蛋上跳，扈、白兩人不由一怔，差些叫出聲來，可是費鳳翔單足駐住這鷄蛋上，非但不倒，人還金鷄獨立的站了一陣，然後再跳第二步，他一路上走來，每一步，每一蛋，終得逗留一下，時間有長短，而且在這蛋陣上，還走了一套五行拳，這一來，使扈、白兩人，不禁莫明其妙，尤其在費走這蛋陣之後，照例已可逕入大廳入席，不知費鳳翔感到這蛋陣有興趣，還是有意賣弄，竟然施展身形，在這蛋陣上，連走了三次，然後飛身而下，與扈、白兩人入席！

扈海英與白門神確是萬分敬服，不過，心中懷疑，費鳳翔用的是什麼身法，竟然能通行無阻，在酒席之間，有二個嘍囉來偷偷報訊，這使扈、白兩人全是目瞪口呆，費鳳翔已知就裏，他却是故作不知，只是舉盃謝酒，而扈海英實在也忍不住，沉聲請問道：「費英雄，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只是不知你用的什麼身法？使這鋼义深埋入地，而無法拔出……」「在下偶而施巧，還請兩位愿諒，其實這種沉力千斤墜法，說穿了也不值一噱……」扈、白兩人這才明白，費之每一步須站立一時，就仗在這些時候，用千斤墜，透力沉地之功，將鋼义打實，鋼义實，鷄蛋當然不會落下，口上雖在誇贊，心中還是不明：「這力由那裏透過，鷄蛋？可無力負荷這重的勁！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實兩人不知，費之用力，以鷄蛋爲輔，却仗鋼义爲主，力透一义，以夾一蛋，不過，這份神功玄勁，也已使人咋舌！

在申初，費鳳翔由扈、白兩人送入第二關，這第二關的主持人乃是劉青陽與戚子軒，這一關就更棘手了，劉青陽一見費鳳翔，雖按江湖禮節接待，可是在言語之中，却已含了火藥味，費鳳翔老早已知此事是他一手挑起，所以在這初見之時，竭力思索，兀自想不起在那裏得罪過他，更說不到有什麼仇怨，費鳳翔也會用言語向他請教，劉青陽祇是一味冷笑，用莫明其妙的言詞推搪，費鳳翔見套問不出，只能罷休，不過一見第二關，才知這一關果然厲害，原來這一條通路上，有四十個壯漢，一色打扮，分兩面站開，每一人手執雙刀，號令一起，這兩行四十人，八十柄刀就不斷砍斫，這等於是一座刀山街弄，人欲在這中間穿過，不必走上三步，就能爲亂刀分屍，劉青陽對費鳳翔看了一眼道：「素聞三連宮中，一陽相生之厲害，就請總鏢頭大獻身手，讓我等開開眼界！」費鳳翔一聞此言，不由一怔，此人是誰？竟然知我來歷！及所練功訣，此人定和自已有關係，只是事在緊急，也無暇思索，只能看了看這刀陣的起落，籌思通行之法！

劉青陽提起「一陽相生」之口訣，這分明已阻住自已用乾靈神戟，這只能用拳脚來衝破這刀陣了！劉青陽見費鳳翔遲疑不動，不由面現鄙夷之色，冷笑聲聲，費鳳翔突的心中一動，心想：「你這小人，最爲驕狂，既然要我不用兵刃破陣，可沒說明，不能用人來阻住這陣勢之發動，我何不用你作個擋箭牌！」主意一定，一聲冷笑，身形疾勁，左手駢雙指，向劉青陽之背部襲到，劉青陽本是不弱能手，也是一念驕狂，又看出費被自已用言語刁住，未免有了一絲樂意，防範也因此疏忽，費出手如電，這突如其來的偷襲，相隔又近，使劉無法防範，就這樣爲費一招點中「靈樞」大穴，全身不能行動，而費鳳翔已將劉全身提起，身形一動，向那刀陣撲入，這些嘍囉雖然久經訓練，可也被這猝然的變故呆住，這雙刀那能砍下，只能呆呆的，看那費鳳翔托了這個劉青陽，宛如示衆一般，通行在這刀陣之中，後面的戚子軒早已一聲怒吼，身形一動，跟在費之身後，緊迫不放，待到費鳳翔通過刀陣，戚子軒也已來到，費鳳翔一聲冷笑，將劉青陽拋向戚子軒，自已身形一滑，又滑入了這刀陣之中！

這不是在自蹈危機！對！費鳳翔因點住劉青陽之時，他已身法疾動，再入陣中，雙掌翻揚，被他想到一個破陣之法，就乘戚子軒一念解救劉青陽之時，他已身法疾動，再入陣中，雙掌翻揚，先將這第一二兩人，用重手法震脫兵刃，立施閃電手法，點住兩人，就仗這兩人爲擋箭牌，一路上阻

截點打，被他將這批壯漢全部震脫兵刃而點倒在地，費鳳翔又是一聲長笑道：「在下已算拜飲兩席了。」語聲才畢，面前光影翻飛，兩串光晶晶，微帶暗紅光影的暗器向費襲到，費鳳翔一見這暗器，心中一怔，暗道：「原來這劉青陽與天南惡魔有關連，怪不得知我來歷而如此恨我！」掌一動，勁風突現，剛欲擊開這兩串十二粒迷仙丸時，而第二批暗器，已貼地飛來，這一次來的乃是三隻形如飛燕的東西，費鳳翔明知這東西定會有迷藥一類東西，可又不知如何破法，掌風到處，銅丸飛散，爆開了深深紅烟，這銀燕也已突的飛起，費鳳翔騰身而起，不料這銀燕竟如活的，跟踪而上，費鳳翔不由一驚，手脚未免一慢，這三隻銀燕隨之上身，三不知那裡飛來一段木枝，耳聞錚錚連聲，這三隻銀燕與這木枝一齊墮地。

費鳳翔已知這銀燕乃是天南惡魔著名的天磁銀燕，是磁鐵所造，自已身背雙戟，本是精鐵之英，這磁鐵就此被吸而上，本來，劉青陽預備在費鳳翔破刀陣時，偷偷暗襲，不想被費鳳翔制了先機，待到由戚子軒救醒，時間已錯過，咬牙發出，又被人破去，費鳳翔幾時受過這樣的暗算，不免動了眞怒，人在半空，一吸氣，變招換式，向劉撲到，劉青陽見費來勢洶湧，也是一怔，尙幸戚子軒在旁大聲疾呼：「費總鏢頭，已過兩關，請入席——」這是以禮來圈住費之怒火，費鳳翔祇能一咬牙，心想：「秦嶺上有了這個狂徒，看來非注意不可，今日好說便罷，否則，我就把他倒翻了！」邊想邊已翻身而下，強打笑容道：「承讓！」

劉青陽也祇能含怒入席，這第二席酒，也就在十分不和諧氣氛中結束，然後由這兩人引領了費鳳翔上大寨，這第三席是最後的一席了，費鳳翔一抖精神，隨了兩人上白虎嶺，其時，早聞連聲炮响，鼓樂喧天，祇見寨門口站立了許多英雄人物，連迎賓之鼎子肅，朱興與兪七，第一寨的扈海英，白門神均已趕到，當首一人，身高八尺開外，紫紅面膛，濃眉大目，鼻直口方，頷下一部紫髯，滿面堆笑的大漢，費鳳翔一見便知是陝西省中，綠林道上第一位人物，萬勝八卦刀鈕豐，不由搶步上前，一恭倒地道：「紫陽乾坤鏢局，費鳳翔拜見鈕大頭領，」「啊呀！費總鏢頭也太賞光，鈕某這邊回禮了！總鏢頭請！」「常言客不佔主，頭領請！」「你我挽手同行！」鈕豐語聲才畢，已一手抓住費之五指，好個費鳳翔，一用勁，反指勾緊鈕之手背，互相一運勁，不由相互心折，「不愧英雄！」「果是好漢！」就這樣，兩個武林的大人物同入大廳上！

鈕豐一坐定，對劉青陽望了一眼道：「三弟，你好失禮數！」劉青陽聽出鈕豐語氣有怪責之意，不由一急，連忙搶步而出告罪，鈕豐沉聲說了一句：「少時處罰！」好，這四個字就有了責罪之意，這一來使劉青陽不由暗中切齒！一方面鈕豐兩次開口道：「請乾坤鏢局四位朋友出來！」費鳳翔不由向在座英雄一揖道：「費某疏狂之至，開罪了這多好朋友，實在小局初創，一切未免有照顧不週之虞，鈕大頭領責我疏狂，扣我手下，截我旗子，在下斗胆，請鈕大哥能依江湖規矩發落，在下萬分感激！」這一番話，乃是不得不說，說得也未失禮！可是費鳳翔除了鈕豐、扈海英、白門神有數幾人對他有些好感外，其他人都受了崔新涯的煽動，何況還有許多全是劉青陽引進之人，因劉之被鈕豐怪責，對費是更爲不滿，他這裡話才說完！就有四人竄出，齊聲喝阻費鳳翔，爲首一人乃是青陽之心腹，寨中第二位能手，鐵槍曹大健，就見他戟指怒罵道：

「好狂的費鳳翔，這第三關是什麼東西你還未知，安知你闖得過否？竟敢如此大言不慚，難道我白虎寨中無能人麼？來來來，這第一場曹某領教你！」

費鳳翔因見鈕豐之狀態，滿以爲這第三關算過去了，現聞曹大健如此一說，心中一動，再一眼見鈕豐雖然滿面不樂之色，却是啞口無言，就知這一關即對打單鬥，互比武功的了，費鳳翔是一拱手道：「鈕頭領，這第三關怎樣過，望賜教言！」「在下忝爲主人，雖說不便參入其間，但也不能阻住弟兄們之要求，費總鏢頭，你就看事行事，這一關是比鬥三場，祇要你勝過二場，這第三場就可以不比。」「在下捨命陪君子，未知那位先來賜教？」曹大健身形如風，已落在天井左角，那面有一個梅花樁，曹大健身法不弱，祇一躍人已輕飄飄的站在八卦方位的乾宮上，把手一拱道：「姓費的，咱們這裡見一場！」費鳳翔對鈕豐及未下場衆英雄一拱手，道聲：「有僭！」安步而下，來到梅花樁前，身形一動，人已穩穩的佔住「艮」宮位，曹大健雖佔了天位乾陽，可是他不明這八卦陰陽相尅，反尅之玄理，而費鳳翔乃三連上人之末傳愛徒，對於太陽，太陽陰，少陽陽，少陽陰這六十四卦之氣質變化，有極精純之參悟！所以曹大健一佔乾位純陽之宮，費鳳翔却佔了少陰陽位，這已含有靜以觀變，伺機奪宮之用意存在，在場人祇有鈕豐，已看出費之用意，除他之外，誰也不知其中眞正奥妙之因。

曹大健爲了恨極費鳳翔，手持鐵鈎鐮槍，手法一動，這一路「九宮神衍」訣，立按八卦方位而發，費鳳翔一見曹之出手，不由一怔，這樣的法天象地，九宮八卦合併爲一的手法，輕易那能抵敵，想到這裡，雙戟一卸，這「乾靈神訣」中的「三連神卦」，用內八卦的手法，先穩守這「艮」位，雙戟

出手，全是守字訣，不去侵襲曹之神槍，祇是全神貫注在曹之步法上，「三連」本是乾卦，乾位爲曹所佔，若不是在八卦梅花樁上，那麼可以强用特異身法，逼使這宮位反倒，跟自已這個後天八卦而定天位，可是在這個梅花樁上，却是無法能倒翻宮位，這是爲何？原來宮位跟步法，步法定八卦，陣式宮位固定，這後天五行，那能反尅先天八卦，所以，費鳳翔是困處艮位，尙幸他戟法如神，一時間倒也無隙可尋。

曹大健的九宮鈎鐮槍本是武當門中絕技，本來因聽劉青陽之告訴，說什麼「三連訣」中的乾靈神招，精妙難制，所以一上手，却也盡力施爲，不抱一擊成功之思，十數個照面下去，見費之出手極緩極慢，雖然在破招解式上，有他一定的神效功能，若想尅制自已的九宮神槍，還是不能，想到這裡，竟將這四十九手大衍神招中，顚倒游身，倒翻七星之輕靈而且奇效之槍法展開，本來，曹大健祇要再沉一時，憑他這一身功夫，也能看出費之眞正本領

費鳳翔跟鈕豐在梅花樁上殺得難解難分之際，突有暗器由四外打到，兩人方在危殆中，幸一老婦携小童及時趕到救援。

，那麼，畧一持重，也不致於坍台，雖不能勝過鳳翔，殺敗也是困難，不料這一念好勝，急功近利，就此主宮一失，被費佔位主宮，這一來乾靈訣由乾宮位上出擊，曹大健再想反尅，這就難了，本來有力可以牽制對方，拉個平手，這一來，連這些優勢都失了，反被鳳翔反客爲主的，憑三連訣擊敗了曹大健的九宮神衍槍！

原來，費鳳翔全神貫注，祇在等隙覓縫，希望能得機佔住乾宮位，曹大健一展游身七星法，這一閃之間，乾宮位有了一絲空隙，鳳翔那肯放過，雙戟一抖一動，身形疾滑，一仰頭，左手戟上舉，一招「麗日中天」，逼使曹大健撤招回身，這一回一遲之間，鳳翔左脚已搶到乾位之「天」往上，右手戟反手一揮，「平波夕照」戟尖帶起一陣嘯聲，就祇兩戟，已將曹大健的乾宮位佔住，曹大健發覺費之出手並不如理想中之軟弱，再看這天乾位被他佔了，雙戟之威力突的加盛，別看他脚步不離這乾宮三樁，可是變化無端，並且又具有遙尅反制之力，在這木樁上，不論你走到那一位，那一宮，他那雙戟，總是在你面前翻動，曹大健數十照面過後，不由越打越驚，難道這費鳳翔生了三頭六臂不成？再說這六十四卦木樁，難道讓他一人佔盡不成？曹大健在驚疑之中，與鳳翔鏖戰，而費之戟法，已展開了驚天動地之神招來！

須知費鳳翔之「三連神訣」，本是三連上人深參易數玄理，精習八卦六十四爻之神妙衍化，最後被他發覺「天定於一」的至理！這三連爲乾，乾以象天，就由這一方面鑽研，三連上人結果窮三年之心血，鑽研出一套三連神訣，本來，天位既定，這山川大澤，地水火風也不難以「天機感應」，而混成天地萬物」，所以曹大健的「九宮大衍」訣，在鳳

翔之天位一定，就此渾然被包，處處被尅受制了，時間一長，這天威逸發，那麼曹大健非但被制，而且有尅制得無法動彈之象！鈕豐一見這樣情形，本來他是不想出手，這一來，他不忍見多年之兄弟失挫，一咬牙，長衣一卸，金刀一探，身形暴起，人已如箭般飛上木樁，口中大喝一聲：「二弟還不退下，愚兄不才，一時技癢，不耐久等，賢弟且讓這一陣與愚兄吧！」曹大健本在萬分吃緊之時，見鈕豐出手，不由一喜，而費鳳翔見鈕豐撲來，他却是一守宮位，雙戟一平，就此放過這曹大健！

曹大健萬分羞愧的下樁，一下台就與劉青陽見面，兩人略一計議，就去準備他們的毒計，不料就在此時，祇見乾坤鏢局四鏢頭也已出來，因鈕豐有令，這四人須以江湖朋友看待，所以祇是軟禁，並未吃什小苦，今日出來，四人祇見這梅花樁上的行動，對這幾個無耻賊徒的暗算計劃，全未看出，其中施伯全尤其關心總鏢頭的安危，所以全神貫注在費鳳翔的勝負上。

這一場的打門，與其說鏢行與綠林之爭，倒不如說八卦宮位之鬥！鈕豐以八卦紫金刀蜚聲江湖，他對於八卦門戶，六十四爻分化，佔宮奪位，立身定勢都有超乎尋常之參透，費鳳翔的三連神訣，乃是八卦門戶中，首天第一，立位定宮之不變法門，所謂天定於一，乘相生，無一難立天，無天焉成法，說三連訣就是八卦眞諦第一位，當然可以，就以三連訣爲八卦招中靈魂，也無不可！所以這兩位八卦大行家的爭鬥，也等於讓在場人上了一課八卦訣之精義！

費鳳翔之雙戟劈、削、架、打、點、刺、掤、奪，一招一式，一點一刺，均具難得的眞義妙招，又加上他的膂力雄渾，功力精純，雙戟抖動處，戟尖如山，勁風如嘯，步法展開處，宛如驚虹，可比閃電，在他那山搖地動，循環相生的神妙招式下，戟法如狂風吹殘雲，出手比千流歸大海，再看那鈕豐，一口紫金刀按奇正相生，正反相尅，八門照顧，卦爻不紊，刀虹如天際彩雲，身法如飛雷擊電，這兩人眞個旗鼓相當，在梅花樁上各施身手，大顯神通，但是兩人全爲那江湖虛聲假名所累，雖然各自暗中心折，却是誰也不甘自動下台，其實，這場打若是兩人拚鬥，無人在場，那麼老早已可算了，壞就壞在這多的人，這多的耳目，鈕豐爲了這綠林道上的威名，他那肯自動下台，而費鳳翔更爲了這新走的路線，想到一念之差，就可能將這陝甘道上的買賣壞了！雖說人多愛面，這面子還有多少利害關係存在，時間越長，這兩人的心事越重！

鈕豐的心腹手下，如鼎子肅、朱興、俞七、扈海英、白門神，還有四傑中的烏生亮、黃久餘全在盼望這場打，讓鈕豐佔一絲上風，那麼，這件事就算是送鏢旗，還人情，這也不賴，至於施伯全等四個鏢師，心中祇在計劃，自己是毋了大台，也失了大面子，可別讓總鏢頭再失了面子，毋了台，事實上，這兩人的本領，誰也別想勝過誰！時間長了，沒人解勸那麼來個兩敗俱傷，倒也說不定，這梅花樁這一對老虎，確實起了相互怯敵之心，出手發招誰也在緩下來，而宮位立方，更形嚴密，兩人的鬢脚，誰也有汗水在淌，這情形祇要有一人能來解勸，這場架誰也不想打下去了！可是，勸架人沒有，這暗算人却來了不少，就在此時，突然有七八道光影，分四面環打這木樁上人，現在這種時候，看的人全神貫注在看，打的兩人全神貫注在打，猝然而來的暗器，打得多而且又準又狠，誰也無法能分神出手解救，至於這兩個對手，更加無能爲力了！

眼看這些暗器又快又疾，就要打上這兩人之時，台下人差不多已在吼叫連連，就在這一瞬之間，在牆角上，突現出兩條人影，一個是白髮的老婦，一個是十一二歲的孩童！各自凌空用手一揮一揚，將這打來的暗器，全部激撞而開，然後一聲長笑道：「費先生，蒙你救了我小孩兒的性命，咱們這就算扯直！凌姑婆與孫凌師孔去也！」說畢，人影一幌而沒，本來，鈕豐與費鳳翔全在閉目等死，這一個猝來救星，將兩人從死神手中搶回，鈕豐首先一聲怒吼，身形一幌，向那發暗器處撲去，費鳳翔那肯示弱，也是跟蹤而去，鈕豐的一般手下，見來了救星，他們早已準備反擊，所以早已將這幾個反賊扣住，當鼎子肅等七人發覺暗算大哥之人，乃是曹大健與劉青陽爲首，而且又加上了墮鷄峯上的數家，除了銀虹鈎崔新涯是鏢師外，餘下的十餘人全是山中弟兄，這一來使他們全寒了心，烏生亮首先一聲怒吼道：「想不到你們暗算大哥，這還算是結義弟兄呢！你們簡直禽獸不如！」

劉青陽却是一聲冷笑道：「鈕豐不顧義氣，不允我請，養虎爲患，形成了這樣下場，難道這也怪我們！」鈕豐剛才提到，一聞此言，不由心中一痛，排衆而上，對劉青陽道：「劉三弟，不！劉青陽，你說的什麼？」「我要你扣下乾坤鏢旗，是你不允，我强行扣下，你又當衆罵我擅作主張，劉某對秦嶺，可算赤胆忠心，對弟兄也是仁至義盡，想不到我這一些子事情，會遭了這大個沒趣，鈕大哥，你到底是幫兄弟，還是助外人，這難道不使爲弟兄的傷心……」邊說邊又指了指施伯全等四人道：「我的主意廢了他們四人，你又是畏刀避劍，不肯答應，綠林道上，我那見過像你這等沒肩膊的大哥來的！」

鈕豐差些氣得昏了過去，想不到這劉青陽竟然如此狂妄，而且喪昧江湖道義，常言盜也有道，豈是可以不理一切，胡亂行爲而成的，他剛想開口，祇見一條人影越出，朗聲說道：「劉青陽，你還有臉在此誇口大言，自認武林上的好朋友！」原來此人正是費鳳翔，又見他雙手抓戟，打了一個羅圓揖道：「在下有一言動問！這江湖道上，以何爲第一戒？」當時就有多人，脫口一個「色」字！費鳳翔又問道：「奇刃暗器，最犯衆忌的是什麼？」「迷香、迷丹，敗人名節之具！」費鳳翔倏的俊目圓睜道：「劉青陽，你倒老實說來，那天南惡魔，與你是什麼關係？」此話一出，當堂就有大半人齊聲驚叫！鈕豐一聞此言，不由大犯狐疑，說劉青陽好高騖遠，行事狂妄可以，說他與天南惡魔玉陽子有聯絡，却是難信，他剛要出口，劉青陽怒聲說道：「我與玉陽子一面未晤，有何關係！」「那麼這迷仙鋼丸，天磁銀燕那裏來的？」劉青陽爲其一言提醒，不由一怔，對旁邊的崔新涯望了一眼，暗道：「老崔！這事你去解釋吧！」

誰料到這崔新涯却一臉奸笑道：「劉兄，事已如此，既不能當作秦嶺總頭領，我的殺手神策不能奏功，乾脆來個大家散，管什麼玉陽子，迷仙丸？」劉青陽不發一言，曹大健却一聲怒吼道：「老崔，這迷仙丸與烏燕子是你借出來的，這該你道個一清兩楚！」崔新涯却依然這句話：「我祇是代你們出計謀，殺了鈕豐這個沒胆的大哥而已，其他又關什麼事？」此話一出，鈕豐才知自已爲了顧全江湖義氣，不肯敗壞綠林道義，使手下不能爲所欲爲，這就招了嫌怨，不由一陣心痛，就想抖手一走，可是費鳳翔身形一動，已來到了崔新涯面前道：「原來你是玉陽子的門下，怪不得你對我如此恨毒，定要使我跌得灰頭黑面不可，朋友，你再不說出來歷，就莫怪我的雙戟要對你不利！」崔新涯本來還依仗秦嶺那些山寇之支持，可是不論黑白兩道，對這用下三濫暗器之下，全有一股鄙夷之色，劉青陽狂妄成性，根本不知這暗器就是玉陽子之成名暗器，曹大健發覺崔與江湖上的有名惡魔有關係，就由心底兒來個不樂意，他們誰也不願幫這個崔新涯，所以，全都袖手旁觀，置之不理。

崔新涯見事態嚴重，心中一慌，自知本領不及人家，毫不怠慢，手一揚，一把迷仙丸，又加雜十九只迷魂銀燕，直打得烟飛霧濃，自已也不理能迷倒人與否，乘機來個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不料他祇飛上了屋頂，還未辨清方向，背後就是一緊，一陣劇痛，使他差些昏了過來，回頭看清來人乃是個十三四歲小孩時，不由暗道一聲晦氣，而小孩却笑着說：「小爺就給你那師伯，差些斃在南五台，雖然他已死在我婆婆手上，我也仗費英雄之救，可是這口氣祇能在你身上出了！」原來，這小童就是剛才與老婦解救鈕、費兩人之小童，也就是費鳳翔在南五台所救之人，崔新涯之來歷也祇有他知道，原來，他乃是玉陽子的孽子，本來，他們不吵架，也不會讓其看出來歷，這一陣相罵，就算給了他一個指示，凌師孔伏身屋上，乘機擒住了他，這孩童也眞厲害，一下手，就點斷了他的大脈，一揮手，將這崔賊掉下大廳，還說了一句：「此人乃玉陽子之孽子！」

且說衆人爲迷霧所困，雖然衆人全能閉氣，不受其害，也給弄了個手足無措，待到迷霧消散，而崔賊已爲人摔下大廳，衆人聽出此人就是惡魔孽子，不由大怒，而費鳳翔不由嘆一口氣道：「怪不得他要千方百計毀了我，想不到是我十二年前在京西所誅之惡魔之後！」

曹大健與劉青陽等人因叛跡已露，正想拚一死門，鈕豐却沉痛說道：「鈕某不忍這秦嶺峯上，成了自已人窩裏反的地方，劉三弟認爲我不才，鈕某就此退出如何？」可是鈕豐的一批手下，那肯答應，這就惱了費鳳翔的手下四人，出面邀鬥這些叛徒，又加上鈕豐的手下，爲了顧全這武林的道義，看來就能一觸即發，突的，曹大健見鈕豐虎目垂淚，一眼又看見這梅花樁，心中就是一亮，不由沉痛說一聲：「大哥！咱們是錯了！人到底還有良心吶！何況這些還是綠林的豪傑！」劉青陽聽曹大健一說，又見這費鳳翔的神態，不由也有了感觸，說了一聲：「鈕大哥不想自已弟兄操戈，我們錯也祇能錯到底，今晚就此拜別，我們別闖基業，至於與乾坤鏢局之事，咱們還是不完！二哥，衆位賢弟，咱們走！」照施伯全等四人意思還想阻，但爲費鳳翔勸住，鈕豐很難過的看着這十幾個弟兄之出奔！他不由搖了搖頭道：「他們這樣做是在自趨滅亡！」

次晨，乾坤鏢局的鏢旗很鄭重的，拔了金花由秦嶺請下，鏢車繼續上路，從此這秦嶺！也可說整個陝西省！這條線，乾坤鏢局是走開了，因爲，費鳳翔與鈕豐是結成了一對極好的朋友！可是在第三年上，太白山又新起一批强人，專門對付乾坤鏢局的人，這時的乾坤鏢局已成爲一個極有面子的鏢局，人手多，能人也不少，就在第一次出事那天，鏢局中四傑飛馬入援，一見這幾個爲首大盜，就是曹大健與劉青陽所率領，三年不見，仇怨猶在，結果，在施伯全的連環盤打，配合了鏢局中的能人，將這批强人擊敗了，曹大健是被擊成重傷，劉青陽到底是死在施伯全的手中，乾坤鏢局是更加出名了，買賣也當然不錯了！

（完）

滄江七女俠

上文摘要： 石玲珠在點蒼山一戰，與兄石龍子同爲猿山神俠生擒，收於門牆之下，兄妹二人對神俠深懷不忿。一夕，二人欲替故師復仇，冒險行刺，龍子被執而玲珠逃脫，乃流浪江湖上，識一奇童段小龍，二人一見如故，結伴同行，抵烏愁山，遇一前輩異人怪乞雷四，指點迷津，越過蠻峒之險，並得峒寨公主段金花參與行列。途中石玲珠不別而行，段金花大理失手被擒，段小龍得怪丐之拯跟踪蒙古軍，一日途經深山，忽睹巨大脚印十餘，厥若金剛巨靈，後來怪丐雷四力斃巨獸，無意間突逢石玲珠爲救胞兄石龍子與逍遙子衝突，怪丐仗義援手，逍遙子打出獨門暗器……

破內功巧敗逍遙子

怪乞雷四估不到逍遙子的手法，這般特異，不禁大吃一驚！他立即運起丹田罡氣來，身子向後一仰，表面上似乎是使用「鐵板橋」的功夫，暗裏却用「風颺落花」的身法，只見雷四兩脚尖陡的向上一翹，叮噹，先把奔向中路空檔，左右兩隻鐵球用脚踢掉，接着把降龍木拐杖向地一點，身子趁這一點之力，彈起兩丈多高來，他這樣的一迸一彈，連其他五隻鐵球也讓開了！話雖然這樣說，怪乞雷四也給原先發出，打向上路的兩隻鐵球打中小腿脛骨，好在他事先運氣閉了穴道，雖然疼痛異常，並沒有受損傷，雷四在半空裏一扭腰身，輕飄飄的，搶出三丈以外，方才垂直下落。

逍遙子估不到自己這七隻鐵球連珠打出去，也傷敵人不着，不禁火上加油，他大喝了一聲：「賊叫化子！道爺今天如果讓你逃出掌握，永墮泥犁地獄！」話未說完，伸手向腰一捋，嘩朗朗，抖出一對奇形兵刃來，這兵刃形如佛手，是兩隻精鋼打造的短掌，四指搓合，拇指前伸，鐵掌下面，却拖着一條六尺長的精鋼鍊子，纏繞在手腕上，換句話說，這兩隻鐵短掌，就像武家裏面的流星鎚一般，收發隨心，能遠能近，怪乞雷四行走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奇特的兵器，不禁愣了一愣，說時遲，那時快！逍遙子陡的身形一幌，脚下依着八卦步位，刷的繞着雷四走了一個圈子，雙掌一拍，那兩隻連着軟鍊的鋼掌，脫手直甩出來，逕向怪乞雷四腰後的「精促穴」，背心的「志堂穴」，雙雙點到，他這邊打出兩隻短鋼掌，雙臂一圈一掉，呼呼，又發出兩掌來，掃向雷四下盤，這一下眞掌假掌同時使用，眞正是武林罕見罕聞的絕技，雷四吃驚不小！可是他不愧是個天生的武術奇才，就這刹那之間，已經想出破法來，他把降龍木拐杖一抖，「畫龍點睛」，噹噹兩响，竟把逍遙子兩隻鋼短掌，擊了回去，不但把

猿山神劍續篇

金鋒•文
培新•圖

它擊回，還拍向逍遙子的頂心命門，接着反杖一挑，撩打對方的關元穴，這樣一來，逍遙子只好把雙掌一撒，托地向後倒縱出去，躲過了雷四杖挑小腹的煞着，順便還把鐵掌用力掣轉，雷四並不追擊，他把降龍木杖向地一點，自己也彈退二丈多遠，喝道：「且慢動手，我有話說！」

逍遙子看見自己連使兩手殺着，也被雷四輕輕破解了去，佔不到一絲一毫的便宜，暗裏吃驚不小，聽見對方招呼停手，立即趁風收帆，表面上仍然怒洶洶的問道：「賊叫化！你打死了我的靈獸，又欺負我徒兒，我跟你仇深似海，勢不兩立，還有甚麼說的？別躭擱時間啦！讓道爺送你上西天大路！」怪乞雷四哈哈笑道：「我還未跟你眞正交手，那個上西天，還不會說得定呢！老實向你說一句吧！你養的那一頭怪獸，不是我故意打死的，誰叫你養了這樣猛惡的怪物，見人便撲？還有你要收那個綠髮的後生做徒弟，只知道用强力壓逼人家，人家就是表面上順從你，又有甚麼用呢？」照雷四的本意，他跟逍遙子一對面，便知道他是個武林中有數的前輩人物，俗語說得好，識英雄重英雄，自己如果跟他糾纏下去，難免兩敗俱傷，所以怪乞雷四希望在口頭上服輸幾句，止息干戈，好使自己繼續追踪元軍，進行搭救段金花的一切，那知道逍遙子天性剛愎，眼見自己被人家攪了一個落花流水，如何肯罷！他不等怪乞雷四說下去，喝道：「放屁！你家道爺在江湖上一向獨斷獨行，就是皇帝老子也管不着！廢話少說，看招！」話剛說完，鋼鐵短掌一抖一彈，宛似流星追月，向鐵手丐當胸點到，雷四喝道：「你旣然執迷不悟，老子只好陪你大戰三百回合！」降龍木杖一揮，便跟逍遙子打在一處，短掌翻飛，木杖盤旋，好比神龍戲海，又如惡虎吼山，兩下裏翻翻滾滾，鬥了七八十合，雙方武功都是半斤八兩，錙銖並較，殺了個難分難解，不分勝敗！

再說段小龍伏在谷口外，看見怪乞雷四進入山谷許久，還未出來，心裏暗自焦灼，他猛然醒起一件事來，想道：「這怪物的主人，雷老前輩已經說過他不是善良之輩，旣然不是善良之輩，難道雷老前輩遭了他的毒手不成？俗語說得好，深山大澤，實產龍蛇，天下之大，能人異士所在多有呢！」段小龍想到這裏，不由打個寒噤！他決定不再在谷口獃等了！決心進去察看一切。

段小龍主意旣定，由隱身的岩石後面現了出來，借着草木隱蔽，鶴伏蛇行，不到半晌，已經進了山谷，段小龍遠遠便望見那個吊人的木架，架上空空如也，木架旁邊不遠的地方，倒着兩個道僮，一個面色黑紫，已經死去，還有一個彷彿沒有死，只給人點了穴道，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鐵手丐雷四直和一個長身瘦削的中年道人，正在那裏轉風車也似的鏖戰！

他進入谷中的時候，怪乞雷四和逍遙子已經拚鬥二百回合以上！原來逍遙子起初還用鋼造的假短掌和雷四交鋒，鬥到七八十合，逍遙子覺得用假掌不如眞掌方便，索性把假掌收起來，雙掌翻飛，空手進搏怪乞雷四的降龍木杖，雷四以爲逍遙子用的是空手入白刃本領，他使出伏魔杖法來，呼呼轟轟，渾身上下都是杖影，向逍遙子着着進逼，可是逍遙子兩掌打出來的勁力，起先雖然不强，但是他那兩隻衣袖伸縮舒捲，賽同軟鞭也似，降龍木杖只要被它捲住，也要給他劈手奪了過去，二三十合之後，逍遙子掌上的力道，逐漸加强，不但加强，還帶着一股極大的吸力，雷四的降龍木拐杖，受了對方吸力牽引，漸漸施展不開，如同陷入一片無形泥沼之中，百十回合之後，怪乞雷四覺得自己手上的降龍木杖，逐漸加重，本來空空的一根木杖，猶如挽了千斤重物相彷！雷四看見逍遙子居然拚着消耗元氣，用上乘內力向自己壓逼，自己如果不依樣葫蘆，運用本身內力和敵人對抗，就要給對方的氣功籠罩，一敗塗地！

鐵手丐雷四一聲斷喝，怪眼圓睜，把降龍木拐杖向地上一丟，勁貫兩臂，使出自己數十年性命交修的鐵掌功夫，跟逍遙子相拚！要知武功之道，如果本領練到爐火純青的人，一舉手一投足，都可以置敵人於死地！所謂飛花殺敵，摘葉傷人，雖然是過甚其詞，也可見一斑了！總而言之，像逍遙子和鐵手丐雷四兩人的武功造詣，有兵刃和沒有兵刃却是相差無幾，他們這一次用內功相拚，有如銅鐘撞着鐵磬，陷入膠着狀態！

段小龍趕到的時候，雷四和逍遙子已經陷入生死決鬥的階段，兩人面色火紅，一舉手一投足，彷彿十分吃力的樣子，大家距離一丈遠近，你一掌來，我一脚去，照道理說，他們站得這樣遠，拳掌腿脚決撞不到對方半點皮肉，可是每一出招，都有一股極大勁力，壓到對方身上，段小龍看見自己的降龍木杖却丟在一旁，他再也不假思索，一彎腰拾起降龍木拐杖，高聲大叫：「老前輩！我來助你！」

小英雄把降龍木杖一抖，就要挺身上前，怪乞雷四一見之下，不禁大驚，叫道：「龍兒退後！」說時遲，那時快！段小龍剛才衝近二人身邊，不到八九步遠，便撞着一股無形阻力，這阻力好比一堵肉眼看不見的氣牆，段小龍才一近前，立即被它擋退幾步，逍遙子一聲冷笑，右邊袍袖一揮，段小龍連人帶杖，騰騰兩聲大响，飛起五尺多高，抛出一丈多遠，撲通咕冬，一交摔倒在亂石叢裏，疼得他幾乎暈了過去！

怪乞雷四趁着逍遙子反袖外拂的時候，颯颯颯，連攻三掌，這三招都是鐵掌開碑的絕技，一掌比一掌沉，一招比一招猛，逍遙子被怪乞雷四的掌力罩住了，幾乎連拳脚也施展不開來，他倏的一幌身軀，向地上撲通一坐，雙掌向外一撐，一股極强的勁力，把雷四推得退出三四步去，怪乞雷四知道對方這一下名叫「大撐緣手」，他也向逍遙子面前地上盤膝一坐，雙掌翻飛，跟逍遙子對敵，這樣一來，他們兩個變了盤膝而戰的姿態！

別小看了他們坐在地上對掌，形同兒戲，其實比起剛才站在地上交手，還要倍感吃力，這時候大家已經把幾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功盡行發揮出來，淋漓盡緻，三丈方圓之內，風聲虎虎，就像刮着强風一般，段小龍由亂石裏跳起身來，跌得十分疼痛，不禁心頭火起，他斷喝了一聲：「好賊道！」挺起降龍木杖，第二次要衝擊過去。

那知道他剛才邁開幾步，又給那股無形阻力一擋，當堂倒退幾步，段小龍不明白上乘武功的訣要，想道：「啊！這賊道原來會用邪法的，我如果再上去，豈不是再跌一交嗎？不是要處！」小英雄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就在地上檢拾了許多拳頭大小的石塊，疊做一堆，然後雙手連發，這些石子便像冰雹暴雨一般，向逍遙子飛擲過去，段小龍跟從龔洛川隱居的時候，雖然不會正式練過暗器，可是飛石打鳥，究竟是每一個頑童必定經歷過的課程，段小龍在一剎那間，接連打出十七八顆石子，可是石子一到逍遙子的身邊五尺以外，必定迸彈回來，有幾塊還險些兒濺到怪乞雷四的身上，段小龍看在眼裏，暗暗叫道：「邪門邪門！這賊道不知是人是鬼，居然有這樣厲害的法術！」

段小龍還要拾起石子，陸續再擲，冷不防背後一個人笑說道：「小兄弟！這牛鼻子用的是混元罩氣功，別說幾顆石頭，就是同時射出幾百支箭，也沒有一支能够射到他的身上哩！」

這幾句話突如其來，段小龍不禁嚇一大跳！立即扭頭向後看時，咦！自己背後不知那個時候，來了一個白衣幅巾的少年，以及一個眉濃睛圓的大孩子，這兩個不是別人，正是十幾天前，在大理段氏故宮內一同殺出重圍的沐仇兒和文鈺！

你道文沐兩人，怎會這樣湊巧，同時趕到山谷裏面來呢？原來他們當日在怪乞雷四掩護下，逃出大理王宮之後，仍舊蟄伏在城外的點蒼山，監視蒙古帝師呼羅多這一班人的動靜，蒙古大軍出城，文鈺看在眼裏。嚇了一跳！他向沐仇兒說道：「不好！番狗喇嘛這次出城，一定到咱們的猿山，找尋藏寶去了，咱們事不宜遲，立即跟在他們的背後吧！」沐仇兒遲疑道：「師兄，師傅交給我們三個紗囊，第三個紗囊還不會開拆，我們怎可以擅自決定行止哩！」

猿山神俠在二人下山的時候，交給他們三個紗囊，文鈺和沐仇兒兩人，已經拆了兩個，還剩下最後一個錦囊，猿山神俠吩咐他們，這紗囊要在到了大理城一百天後，方才能够拆開，裏面自然會指示行止，如果文鈺和沐仇兒這樣的跟踪元軍，豈不是破壞了原來的計劃？所以沐仇兒說出這幾句話來，文鈺怔了一怔，可是不旋踵間，搖了搖頭，說道：「師弟，你不懂得通權達變之道了！師傅吩咐我們在大理如果守候三個月，兀自得不到甚麼消息的話，方才拆開第三個錦囊，現在形勢有變，咱們也不用過份拘泥，現在就拆開它，看看師傅有甚麼吩咐吧！」他說罷立即取出紗囊，一撕爲二，果然不出所料，裏面還有一張字條，內文竟是：

「汝二人倘若抵達大理三個月，仍舊茫無頭緒，立即赴昆明一行，向雲南中書省探聽有關元廷對惡龍峽藏寶之一切，假若仍無所得，立即返山，至要！」

文鈺看完了字條，把它向沐仇兒面前一揚，笑道：「師弟，我有沒有說錯，師傅也吩咐咱們見機行事，不要古板拘泥！」沐仇兒恍然大悟，他兩人立即跟在蒙古兵的背後，跟踪不到兩天，文鈺發覺怪乞雷四和段小龍兩人，也追隨在元兵背後，鍥而不捨，居然和自己是同一目標，沐仇兒不禁大喜，就要上前向他們招呼，文鈺阻止他道：「不要打草驚蛇，咱們還是各行各事爲上，如果驚動他們，就要合在一起，反爲不美！」沐仇兒只得止住，他們一直跟隨蒙古兵到將近大涼山下，怪乞雷四和段小龍因爲糧食已罄，到深山裏打獵求食，文鈺看見蒙古兵也在前面不遠地方，安下營盤，知道呼羅多這班人，一時之間，不會移營他去，便改爲跟隨雷段二人，看看他們到深山去，幹些甚麼勾當，那知道他們入山比雷段遲了半日，怪乞雷四已經殺死獨獸，深入窮谷，跟逍遙子打架去了！文沐兩人看見澗邊被雷四打死了的惡獸屍身，不禁駭然！跟踪直入谷內，果然遇上了這一場惡戰！

文鈺看見段小龍拾石連擲逍遙子，不禁心中暗笑，立即上前向他點醒，段小龍看見文沐兩人到來，喜出望外！連聲叫道：「兩位兄台來得正好！這雜毛老賊道不是好人，咱們一齊過去打他！」文鈺知道對方這種混元罩的內功，跟鐵手丐雷四的鐵掌功力，縱橫交織，已經組成一道肉眼看不見的力網，別看他們兩人盤膝坐在地上，身子四外彷彿築了一道銅牆鐵壁，自己要想上前傷害兩個人中的任何

一人，也不可能，如果冒失失的貿然過去，只有白跌跟斗罷了！文鈺笑着搖了搖頭，說道：「小兄弟！咱們就這樣的上前助戰，可不行呀！」

段小龍急忙說道：「咱們不能過去嗎？一個人或者不行，三個人三面齊上，總可以叫他顧此失彼，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哩！」文鈺笑道：「三十個人也不中用，如果不信，只管過去試試！」沐仇兒半疑半信，他立即向前一撲，果然不出所料，撲不到一丈遠，彷彿吃牆壁一擋，立即倒退回來，段小龍看在眼裏，不禁爲之咋舌！文鈺笑道：「要想破他這種混元罩的功夫，也不很難，天機不可洩漏，拿耳朵過來吧！」

沐仇兒和段小龍不禁大喜，連忙走到文鈺身邊，文鈺附着他們的耳朵，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陣，沐段二人恍然覺悟，笑道：「妙極妙極！」他兩人跑到谷口附近，砍伐幾根野生毛竹回來，這些野生竹子，每根都有茶杯口粗細，一丈三四尺長，沐仇兒和段小龍兩人通力合作，半晌工夫，已經砍了五根又長又大的毛竹來，削掉枝葉，就在怪乞雷四身後兩丈左右，由文鈺親自動手，把這五根毛竹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方位，插入泥裏，沐段兩人呼哨一聲，就像兩頭獮猴一般，手足並用，直向竹頂攀上。

逍遙子和怪乞雷四用內功相搏，已經到了生死關頭，兩個人盤膝趺坐在地，可是他們二人的內力，就像長江大河一般，滔滔不絕的發出來，在空中互相激撞，滙成洪籟，大家的頭頂上，冒起一團團的白烟，額角眉心的汗點，涔涔滴下，可以見得彼此內力消耗的情形了！逍遙子看見這三個少年在雷四的背後豎立起五行竹樁來，心裏暗暗詫異，不知道他們搗的是甚麼鬼，可是這種內功比鬥，勢成騎虎，一絲一毫也大意不得，更不能夠分出心神抵禦，逍遙子只好咬牙切齒，跟怪乞雷四苦鬥下去。

再說沐段兩人到了竹竿頂上，雙雙叫了一聲：「賊道！小爺爺的法寶來啦！」他們兩人把手一揚，碎石子像連珠彈丸也似的，由竿頂向逍遙子迎頭飛落，他們採用這種高處擲石的方式，果然避開了逍遙子身邊的氣牆，一連串十幾顆石子，到了逍遙子的頭頂上，好一個逍遙子，却是不慌不忙，鼻孔裏微微的哼了半聲，左掌畧畧向上一提，那十幾顆石子吃掌風一撞，向四邊迸彈開去！

但是他這樣的一分神，怪乞雷四的內力，已經像狂濤崩雪也似的直壓過來，逍遙子的上半身當堂搖了一搖，他馬上知道不妙，立即雙掌一合，仍舊把全身內勁眞力，合凝爲一，跟雷四的內家氣勁相抗，段小龍就在這剎那之間，左手一揚，抛出一段半截破竹筒，叫道：「賊道！叫你嘗嘗小爺的神仙露！」這竹筒疾如脫弦之箭，逕自向逍遙子頭頂飛到！

逍遙子聽了「神仙露」三個字，不禁心神一怔，想道：「甚麼叫神仙露？難道是敵人自己做的毒水不成？」竹筒飛臨頭上，他再把右掌向上一揚，撲的一响，竟把竹筒迸飛，那知道這竹筒一個側轉，倒出許多腥烘烘的水點來，兜頭淋落，逍遙子猝不及防，一頭一臉和上半身，吃它淋個正着，原來這竹筒裝的那裏是甚麼神仙露？竟是一泡人尿！

這泡人尿是剛才段小龍撒的，他受了文鈺的吩咐，在砍伐毛竹的時候，故意鋸近竹根的一個竹節，竹節一頭是通心的，另外一節却是不通，段小龍把竹筒裝了人尿，爬上竹頂，先打過一陣石雨來，分散逍遙子的心神，然後將貯尿的竹筒拋出，逍遙子一時不察，果然上當，他不禁勃然大怒，喝道：「畜生！」就要由地上跳起來，一掌劈了過去，那知道逍遙子這樣的一動怒，便給了怪乞雷四可乘的機會，只見雷四雙掌一交，喝了聲：「着！」砰砰，掌力到處，竟把逍遙子打得翻了個沒頭跟斗，逍遙子嘴唇一張，噴出一口鮮血，哎喲，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能動彈！

段小龍看見自己這一下奇襲，果然奏了膚功，不禁喜出望外，把降龍木一抖，跳下竿頂，就要直衝過去，手起杖落，結果逍遙子的性命，怪乞雷四陡的一伸手腕，發出鐵掌勁力，把段小龍擋退幾步，叫道：「且慢！」

這一下倒出乎段小龍意料之外，段小龍險些兒



怪丐雷四與逍遙子正在互鬥內勁的時候，冷不防段小龍爬上竹竿把一筒尿水直向逍遙子迎頭擲下。

跌了一交，連晃兩晃身軀，方才站定脚步，他十分詫異道：「老前輩，你不打死他嗎？留下這牛鼻子，當眞是後患無窮呢！」怪乞雷四把面一沉，喝道：「小子懂得甚麼，快退下去！」段小龍看見雷四神色嚴厲，只好唯唯諾諾退下。

怪乞雷四向逍遙子拱手道：「道友，我這次打傷你，全靠別人幫忙，打贏了你，也不算是眞正英雄，所以我也不忍傷害你的性命，好好回去養傷吧！我是河朔雙丐裏面的鐵手雷老四，此刻還有要事在身，恕不陪了！」原來鐵手鬼丐雷四和火面神丐易三公，同是丐門裏面，數一數二，名頭响噹噹的人物，江湖上人稱「河朔雙丐」，他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對段小龍和文沐兩人，這樣幫忙自已，重創了逍遙子，雖然暗裏欣幸，但是在雷四的心目裏看來，這樣打贏人家，並不是眞正的打勝，所以他也不忍傷害逍遙子的性命，故此才有這一番義釋敵人的舉動，逍遙子聽了對方這兩句話，氣得面色慘白，勉强由地上蹣跚而起，重新盤足趺坐，雙手合什，低眉垂目，半句話也不說，雷四知道他用內功療傷，說不得話，再把雙拳一抱，唱了個無禮喏，然後折轉身子，引着段小龍等三人，由谷口退出去，雷四臨出谷的時候，還把道僮清玄的穴道拍活了，使他能够掙扎起來，護持師傅，在怪乞雷四的本身，以爲自已這樣一來，就不完全符合江湖道義，也不失却英雄本色，那知道逍遙子這個人，量狹心毒，因了這一次挫敗，和怪乞雷四結下不解深仇，這是後來的話不提。

再說雷四引着三個小俠，走出谷口，文鈺開口問道：「老前輩這樣饒恕敵人，一日縱敵，不怕數世之患嗎？」雷四怫然不悅道：「那是我個人的事，不用兄台關心，二位年紀輕輕，本領不俗，不知道是那一位前輩的門下！」文沐兩人便把自己的師承門戶說了，雷四一聽之下，不禁大喜說道：「原來二位是段大俠的高足弟子！再好沒有！」他手指着段小龍，把段小龍的王子身份，以及出身經歷說了，然後說道：「二位把他引到猿山去吧！他跟段大俠雖然不會見過一面，到底是叔姪之親，相信段大俠看在已故先皇帝的份上，一定收他，這樣一來，我大可以功成身退，不用再跋踄往還，到猿山裏去啦！」說着就要分手，段小龍聽說鐵手丐要走，慌忙說道：「雷老前輩，你老人家走不得，咱們還要求你做一件事！」

雷四哈哈笑道：「你已經撞着叔父的門人了，有文沐兩位世兄指引，一定可以平安地到叔父那裏，還要我做甚麼事呢？」段小龍道：「話雖然這樣說！可是我的金花妹子，還在番狗和尙的手裏，不會救出來哩！」雷四哂然一笑道：「哦！原來這樣，我幾乎忘記啦！好，我再幫你救回段金花，就要分道揚鑣，不再管你們的閒帳，知道沒有？」老少四人又再合在一處，啣着蒙古大軍背後跟踪過去。

再說文鈺和沐仇兒兩人的心理，跟怪乞雷四和段小龍又自不同，他們知道這一次蒙古帝師呼羅多帶領數千大軍再入猿山，對於段氏藏寶，志在必得，可是自已師傅猿山神俠，在這個重要的關頭，偏偏去了四川，這樣一來，山裏豈不是完全沒有人嗎？憑自已兩個人的力量，怎可以保護藏寶呢？更不用說殺退蒙古兵了！所以他希望鐵手鬼丐雷四，能够跟同自已到猿山去，幫忙一臂之力。

佈奇陣活困陰陽怪

換句話說，文沐兩人對於搭救段金花脫離虎口的事，反而不大熱心哩！一路上有話便長，沒話便短，怪乞雷四和三小俠跟在蒙古兵的背後，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可是他們要刼奪段金花，却是不能下手，這是爲何？因爲一來呼羅多帶領着陰陽雙怪、木尊者，以及天竺怪客夜摩星這班人，全是武林高手，憑怪乞雷四的本領，應付這班人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吃虧，不過假如他們幾個人一齊來拚他的話，情形又不同了！所以雷四雖然有過人的武功，也不敢冒失救人，以免累事，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呼羅多訓練的一班蛇神舞的蛇童，連同段金花本人在內，始終不見露面，也不知道番僧把他們

收藏到甚麼地方，這樣一來，叫他們怎樣下手救人呢！所以過了七八天的工夫，怪乞雷四仍舊找不到救人的機會，段小龍心裏暗自焦灼，不經不覺，他們跟綴着的蒙古兵，已經進入大涼山地界。

大涼山自古以來，都是夷人居住的地方，山下本來有不少夷人峒寨部落，他們看見蒙古大軍到來，已經紛紛遷移，仍舊用堅壁淸野的老法子，退入夷山深處去了，只乘下空無一物的耕地，闃然無人的房舍，不過蒙古兵並不是爲掃蕩夷山而來，對這些丟空了的夷人峒寨，連正眼也不多瞧一下，繼續浩浩蕩蕩的進軍，直向猿山殺去！

且不說文鈺和沐仇兒看見蒙古軍如入無人之境，暗裏叫苦，再說呼羅多這一班人，帶領大軍開到猿山之下，响導已經過來報告，再向前走，就是合趾猿羣棲息出沒的地方，呼羅多不假思索，說道：「哦！已經到地頭嗎？施放茫貢洛吧！」他口裏說的「茫貢洛」是蒙古話，即是携帶來的大炮，蒙古兵一聲轟諾，便把三尊龐然大物，用一十二匹駿馬拖曳，來到猿羣棲息的樹林前，揭去外面遮蓋的油布，三架形如巨柱的鐵炮，赫然擺在數千人馬面前，呼羅多道：「一切準備好了沒有？放炮！」

命令一下，三名担任放炮的蒙古兵拿起松燎火把，走到炮座後面，用火把點燃了引繩和火藥，幾千兵馬個個屏息靜氣，看「茫貢洛」怎樣施威，說時遲，那時快，一陣白烟冒處，轟轟轟的三聲巨响，似春雷乍動，如山崩地裂，三道火龍也似的黑烟紅雲，衝天飛起二十多丈高，然後墮入樹林裏面，嘩啦啦，一陣狂風暴雨也似，摧枝斷木的聲音，樹林裏的大樹當堂倒下了二三十株，火光熊熊，幾千兵馬看見「茫貢洛」一放之下，居然有這樣的威勢！個個嚇得吐出舌頭，半晌收不回來，異口同聲叫道：「哎呀！」

當日宋將呂文煥堅守襄陽，西洋傳敎士替蒙古兵製造這種利器攻城，開頭三炮，便摧毀了襄陽城的堞樓，壓壞民居無數，這時候的「茫貢洛」與其說它是「炮」，不如說它是一部彈石機罷了，可是今日呼羅多用的「茫貢洛」，已經加以改良，還用火藥來做藥引，拿廢棄的鐵鍊塞進炮膛裏面，噴發出來，增强威力，所以炮聲轟的一响，除了巨石橫飛之外，烟火中還有不少燒得血紅的鐵鍊，飛舞出來，宛如火蛇也似，飛入樹林之中，引起熊熊火光，呼羅多看見炮火的威力，不禁大喜，知道對方就有十萬猿羣也可掃平，連忙叫道：「再次施放！」

就在蒙古軍塡塞火藥，準備第二次放炮的時候，元軍後隊的叢林裏，現出幾個人來，這幾個人不用說，也是怪乞雷四、文鈺、沐仇兒、段小龍幾個人了！他們跟着蒙古軍深入夷山，看見呼羅多指揮士兵放炮，轟轟幾下巨响，便打倒了許多樹木，引起幾處火頭，文鈺和沐仇兒看了又是痛恨，又是心驚，痛恨的是蒙古軍殘忍暴虐，居然用這樣凶猛的火器來轟擊與世無爭的猿羣，驚心的是如果蒙古軍繼續發炮，必定引起森林大火，這樣一來，千百年來，造物主宰賦給猿國的一片大自然乾淨土，也要變成火海，燒得一塌糊塗了！豈不是大煞風景的一回事嗎？沐仇兒向雷四說道：「雷老前輩，你看蒙古軍那幾尊鬼東西這般猛惡，咱們如不想法子毀掉了它，任由它肆虐下去，幾萬猿猴沒有噍類哩！」

鐵手丐雷四皺了一皺眉頭，一任他平日怎樣的鬼靈精，此刻也想不出一個破法來，正在抓耳爬腮之間，耳邊又是轟轟轟的幾响，三尊巨炮又作第二次施放，濃烟蔽天，火蛇亂舞，樹林裏又摧折了一大片樹木，引起十幾處新的火頭，再被山風一吹，燎原之勢已成，這時候蒙古軍隊伍裏起了一陣騷動，原來推出兩架太平車來，車子上面放了十幾個長方形的鐵皮箱子，箱子上用油漆塗寫了一個「火」字，雷四一看之下，立即明白，心中想道：「啊！這是火藥！」登時想出一個主意，他向文鈺、沐仇兒兩人說道：「你們平日練暗器和射弓箭，大概可以打出多遠？」

文沐兩人怔了一怔，文鈺立即回答道：「弓箭我不會試過，如果投射金錢鏢、飛蝗石這一類小巧暗器，不過五六丈距離罷了！」怪乞雷四搖了搖頭，說道：「沒用沒用！」他又問沐仇兒道：「小子！你呢？」沐仇兒早年跟過張羽練亂石打飛蝗的本領，答道：「哦！如果拋擲石子，不過十丈左右罷啦！」怪乞雷四又搖搖頭，說道：「十丈仍然不行，至少要打出二十丈，才可以想方法！」段小龍忽然想起鐵手丐雷四在烏愁山飛擲紙團那份功勁來，忍不住揷嘴說道：「雷老前輩，我看還是你老人家出手吧？咱們那裏有這種本領，今回你眞正要當仁不讓！」

雷四哈哈一笑道：「小子！我本來不想出手的，給你這大孩子這樣一擠逼，當眞要不動手，也不行啦！」鐵手丐向文沐兩人道：「你們立即砍些枯枝乾草，紮一個假草人，只要二尺高下便行，快去！」文鈺心中納悶，他不明白怪乞雷四要自己紮作草人，來做甚麼？難道要學諸葛亮草人借箭嗎？不過他明白雷四叫自己這樣做，一定另有用意，只好唯唯應命，怪乞雷四又吩咐段小龍削一根樹棍來，只要拇指粗細，長約三尺，三人分頭去訖，不到半响，他們已經弄好拿來，雷四把草人紮在樹棍上，然後探手入囊，拿出身邊帶備火石，對撞幾下，敲出火星，把草人燒着了，三小俠看在眼裏，暗暗稱

奇，想道：「奇怪！雷老前輩這樣的火燒草人，不知道有甚麼神機妙算？」

這時候蒙古兵已經把車子上的鐵皮箱卸下來，揭開箱蓋，果然不出所料，箱子裏面一片墨黑，原來是原箱的火藥，蒙古兵拿起鐵棒來，把火藥攪鬆了，然後一箱又一箱的倒進炮膛裏，原來經過兩次發炮之後，炮膛裏的火藥已經耗完，要再塡塞火藥補充，怪乞雷四拿起那着火的草人，跑出樹林，用右手托定了貫穿着草人的樹棍，半聲不响，兩臂一振，把那草人照準蒙古兵大大打開了的火藥箱子，用力飛擲過去！

這一下出其不意，突如其來，可以說得是蒙古兵做夢也想不及，那草人一拋在空中，立即全身着火，垂直跌落火藥箱子裏面，怪乞雷四爲甚麼要用草人放火的方法，引燃對方的火藥呢？這是他聰明過人的地方，因爲雷四明白如果用鏢弩之類的暗器，決不能够附帶火焰，如果用火箭呢，因爲距離太遠，決不是火箭的力量可以射得到，何況區區一點火箭的火焰，也未必能够把整箱火藥引炸，鐵手丐才用草人引火的法子，飛擲進敵人的藥箱，蒙古兵看見半空飛落一團火光，禁不住嘩然大叫！

說時遲，那時快，火光一跌入火藥裏，洪的一聲大响，轟轟，整箱火藥爆炸開來，一箱火藥炸開，不但把週圍四外的蒙古兵，炸死炸傷了十幾名，還把其他十幾箱揭開的火藥，也一起引發爆炸，蒙古兵看見火光連閃，嚇了個屁滾尿流，胆裂魂飛，個個抱着頭向四邊散開，呼羅多連聲叱喝，那裏阻止得住。只聽見一陣霹靂連珠爆炸，活像幾十响百子連珠炮，接着山崩地裂也似一聲巨震，原來正中的一座茫貢洛大炮，炮膛中的火藥給火星引着，轟的一聲大响，龐然大物，被炸成了幾千百塊碎片！好在其餘兩座茫貢洛距離還遠，沒有波及，話雖然這樣說，呼羅多這次毀掉了一尊茫貢洛，可以說是損失奇重！

陽占魁、陰天佑二怪被人細綁着倒吊在大樹上。

怪乞雷四看見自己毀炮成功，那裏還肯稍事逗留，立即折轉身來，一溜烟也似的，逃回樹林裏面，蒙古兵嘩然大叫，喊道：「奸細奸細！奸細躲進樹林裏面啦！快進林拿奸細！」無數蒙古兵拿起刀槍來，就要向樹林裏殺進，可是怪乞雷四和文鈺等三小俠，已經飛也似的，竄進樹林深處踪跡不見！

蒙古兵還要繼續入林追趕，呼羅多猛然醒起一件事來，叫道：「窮寇莫追，咱們還是進山取寶要緊，這些跳樑小醜，由他去吧！」原來呼羅多向來自負聰明，他以爲怪乞雷四一定是猿山神俠的同夥，猿山神俠派他來毀掉自己的火炮，激怒自己，拖延自己入山取寶的行動，番僧立即喝住各人，向陰陽雙怪道：「咱們暫時不用理這些小賊，趁火勢未成時，進林去吧！」蒙古兵聽見帝師爺這樣說，只好停止追趕，把茫貢洛大炮用油布遮蓋起來，仍舊用駿馬拖曳，吶喊一聲，向着火的樹林湧進。

這一座森林縱橫十多里，密莽叢菁，不見天日，本來是合趾猿羣棲息的地方，可是經過茫貢洛怒吼施威，密林中引起大火之後，那些猿羣已經逃得一乾二淨，所以蒙古軍進入樹林，可說完全沒有遇着抵抗，他們順利地過了樹林，夜摩星吩咐所有兵

士點起火把來，吶喊連天，火光熊熊，合趾猿羣剛才聽了幾响霹靂也似的大炮吼叫，已經完全喪失戰意，戰戰兢兢的躲着不敢出頭，任由蒙古兵長驅直入，不到半天，呼羅多這班人，已經來到惡龍峽前，段氏藏寶的山洞，已經隱隱在望了！

夜摩星和陰陽雙怪上一次到過惡龍峽，所以說得是老馬識途，他們一到峽口，立即吩咐士兵由車子上扛抬了二十幾口鐵箱子下來，一字兒擺在谷口，打開箱蓋，原來段金花和二十四個蛇童，統統放在鐵箱裏面，本來一個活生生的人，決不能够把他關在箱裏，就算這箱子是透風的，人在箱裏一久，也要呼吸困難，悶暈過去，可是段金花和蛇童經過夜摩星用異術催眠之後，每個人都像活死人也似的，就是把它放入密不透風的箱子裏，也決不會悶殺，夜摩星取出長蘆笛，陰陽雙怪拿出月琴，互相拍和奏了起來，奇怪的樂聲一起，段金花和那些蛇童已經連連伸起懶腰，不到半晌，他們紛紛站起身子，排成一字長蛇陣勢。

呼羅多又向左右的蒙古兵叫道：「放蛇！」幾個千夫長，百夫長之流的官佐，又指揮兵士由太平車上扛抬了許多箱櫃下來。這些箱子完全是木造的，跟裝載活人的箱子完全不同，一揭開箱蓋來，腥氣沖天，那些箱子完全是裝載毒蛇的，箱子一開，那些花花綠綠，五光十色的毒蛇怪蟒，紛紛由箱裏蜿蜒而出，剎那之間，谷口的草地上，爬滿了幾千百條奇形怪狀的毒蟒，叫人看了毛髮俱戴！

夜摩星和陽占魁、陰天佑兩人，樂聲又再一變，剛才他們吹奏的全是靡靡之音，叫人聽了懨懨欲睡，如痴如醉，可是現在笛聲和月琴聲一轉，變了鏗鏘鏜答，彷彿金戈鐵馬的戰音，盤伏在地上的蛇蟒，立即游走開來，一大半游進谷口，一小半爬到段金花和那二十四個蛇童的身上，他們二十五人本來穿着的是一身白衣，可是此刻全身被毒蛇纏滿，彷彿變了一個「蛇人」，除了頭面和手掌露出外面之外，什麼也看不見！

這時候鐵手丐雷四和文鈺沐仇兒段小龍老少四人，已經跟在蒙古兵的背後，到了惡龍峽口，他們看見天竺怪人夜摩星的精神功這般奧妙，居然能够把好好的一個活人，變成離魂病者一般，任憑指揮，覺得十分詫異，尤其是怪乞雷四，他心裏暗想道：「我以前聽見人家說天竺精神功怎樣厲害，當時不大相信，以爲西土異術，不外是齊東野語之談，故神其說罷了！那知道今天親眼看見，當眞是名不虛傳，怪不得古人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哩！」

段小龍看見段金花的身上纏滿蛇蟒，不禁又急又痛，恨不得一下子飛身過去，把她搶救回來，可是千軍萬馬環伺之下，那裏能够？只有乾自着急罷了！文鈺和沐仇兒呢？他們的心情又自不同，因爲他們知道自己師傅本人不在惡龍峽，番僧已經消失了攻擊的對象，何況藏寶洞裏面的路徑，千迴萬轉，錯綜紛歧，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進去固然不能生還，就算你懂得五行生尅，八陣變化，如果得不着其中的竅要，進去也是枉然，好比一句俗語，如入寶山，空着手走出來哩！且不說他們幾個人，各有各的心理，就在這個時候，大羣蛇蟒已經像潮水洶湧也似的，伴着段金花和一班蛇童，正向谷口衝進。

那知道世上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文鈺沐仇兒以爲自己師傅離開惡龍峽，峽裏悄然無人，誰知蟒蛇進入谷口，不到一頓飯的工夫，谷口的山崖上，撲撲幾响，拋下幾顆黑忽忽，形如圓球也似的東西來，那幾顆東西一落到地上，立即轟轟幾响，着火爆炸，一炸開來，谷口瀰漫了一陣强烈的硫黃氣味，俗語說得好，蛇怕硫黃，洶湧前進的蛇羣，一嗅着硫黃的味道，前排的蛇蟒立即渾身發軟，停止爬行，後面的蛇蟒紛紛奪路逃走，秩序爲之大亂！

這一下變故突如其來！呼羅多不禁又羞又惱，說時遲，那時快！谷口撲撲連聲，那些形如圓球的黑忽忽東西，接二連三的拋擲下來，只一着地，立即爆裂，原來是一種特別製造的硫黃烟火彈，飛入蛇羣之中，散發出一陣陣的硫黃氣味，正正是蛇羣的尅星，天竺怪人夜摩星苦心訓練了幾個月的蛇陣，被這七八顆硫黃烟火彈，弄得亂七八糟，潰不成陣，連段金花和蛇童身上的蛇蟒，嗅着了硫黃氣，慌不迭忙的由人身上爬了下來，逃得一乾二淨！呼羅多雖然陰鷙，眼見這個情形，再也沉不住氣，叫道：「豈有此理！奸細伏在谷口，潛使暗算，立即點放茫貢洛，轟開谷口，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話未說完，山谷的入口崖壁上，哈哈兩聲淸笑，現出兩個腰肢窈窕的人影來，原來是兩個綺年玉貌的少女，她們才一現身，兩脚向岩石上一點，颯颯兩聲，如燕子掠空，幾下起落之間，已經隱沒不見，段小龍看在眼裏，不禁十分詫異，心中想道：「那裏來的女子？居然有這樣卓絕的輕功，比起石玲珠來，高出何止數倍？」文鈺沐仇兒看在眼裏，失聲叫了起來，說道：「哎呀！原來是施小宛施小曼姊妹，她們怎的會由四川青城山趕來，阻截元兵，眞是奇怪！」

這兩個少女原來是「青門鴛鴦劍」「猿山神劍」兩書中的要角施小宛、施小曼姊妹，（至於她們怎會突然到猿山來，下文自有分解。）呼羅多看見了她們的身影，不禁大吃一驚，說道：「糟了！原來這兩個女娃兒也到了惡龍峽，她的師傅青門三劍，想來一定也在洞裏，這樣一來，咱們豈不是遇了勁敵？」陰天佑陽占魁兩個看見搗亂蛇陣的，竟是施小宛和施小曼，自己上次入猿山取寶的時候，在藏寶洞裏面，幾乎吃了她的大虧，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大吼一聲，雙雙由蒙古軍陣裏搶出來，朝着谷口飛撲過去！

夜摩星立即吹起長蘆笛，不知道費盡了多少氣力和時間，方才把散亂的蛇羣約束住，重新集合一起，可是陰陽雙怪追趕施家姊妹，進入了惡龍峽之後，過了半晌，兀自不見他們出來，呼羅多猛然想起一件事來，叫道：「不好！陰陽雙怪中了這兩個丫頭的詭計，咱們趕快進去搶救！」

呼羅多這樣的一下令，蒙古兵的哨官立即吹起衝鋒號來，剎那之間，大隊人馬開動，翻翻滾滾，直向谷口衝進，段金花和二十四個蛇童，也在夜摩星笛聲驅策之下，迤邐魚貫入谷，那知道蒙古兵的前隊入谷不久，便看見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原來陰陽雙怪兩人，不知怎的，居然被人綁了起來，倒吊在兩株大樹上，全身綑成粽子一般，掙扎不得，哎呀呀的連聲怪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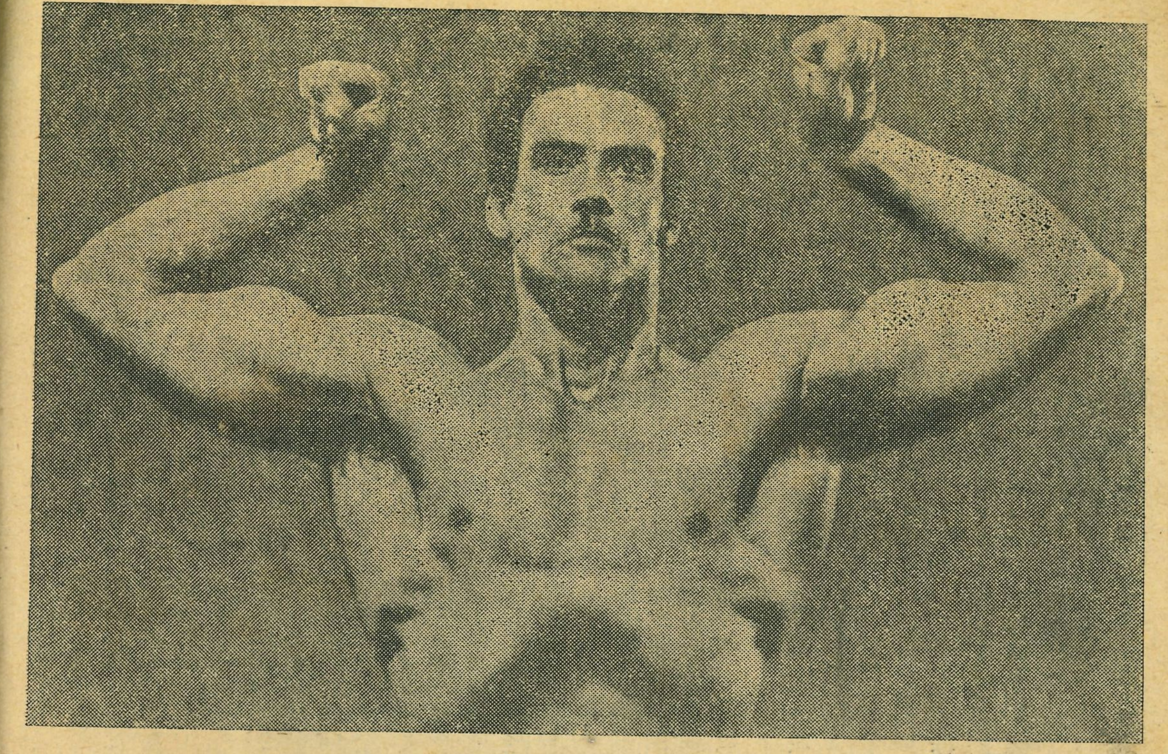
陰陽雙怪在當今武林人物裏，雖然說不上是頂尖兒的角色，也是江湖上的成名好漢，怎的會在不到剎那的工夫，叫人家生擒活捉了！還倒吊在樹上，這樣丟面？呼羅多接到蒙古兵的報告，趕忙由後隊跑上來，看見陰陽雙怪情形這樣狼狽，眞個又驚又怒，立即喝令身邊親兵道：「你們這些酒囊飯袋，怎的還呆呆站在這裏？不去救人？朝廷養你們難道是穿衣吃飯的嗎？快去！」

幾個親兵被呼羅多這樣的一喝，慌不迭忙的跑上前，就要把陰陽雙怪解下，那知道他們飛跑過去，忽然發覺吊人的大樹下，佈置了好些碎石土堆，雖然不過是二三尺高下，却是阻手阻脚，他們待要繞過那些土堆，來到樹下救人，說也奇怪，一任這幾個親兵來回亂走，左繞右轉，始終在這些土堆內穿來揷去，近不了大樹的跟前，有時候轉幾個灣，反而走出土堆之外，距離大樹更遠，換句話說，這十幾丈縱橫的土堆，彷彿會變戲法一般，千門萬戶，叫那幾個親兵始終到不了大樹前，木尊者在遠處看見，不禁勃然大怒，破口罵道：「畜生，叫你們到樹下救人，你們怎的像着了鬼迷一般？左彎右轉，還不直跑過去？」

呼羅多見多識廣，他看見那些土堆在表面上看來，零零落落，其實是敵人故意佈置的，暗裏藏了五行生尅，八陣門戶，毋怪那幾個親兵轉來轉去，始終到不了大樹的跟前，陰陽雙怪之所以給人家吊在樹上，實在大有理由了！番僧立即向那幾個親兵叫道：「你們回來！不用你救人啦！」這幾名親兵如釋重負，折回原路，好在入陣不深，沒有給那些古怪的土堆困住！呼羅多立即派人到後隊去，把臥龍叟請來，臥龍叟上官雲傑立即和黑丑、黑酉兩個徒弟進了山谷，他一眼看見了這些土堆子，立即冷笑說道：「姓段的太過無聊啦！這樣膚淺的八卦陣法，也搬出來賣弄！」

臥龍叟說了這兩句話，大踏步走入土堆裏，東一繞西一轉，只見他毫不費力，幾個轉彎抹角之下，已經到了兩株大樹下面，抬頭向上一看，只見綑綁着陰陽雙怪的，竟是一種苗山特產的刺藤，臥龍叟知道這些野藤上的利刺，含有劇毒，如果不小心給它刺破皮肉，至少也要痕癢半天，他恍然明白陰陽雙怪爲什麼不敢運用氣功迸斷束身刺藤了！爲的是害怕藤上的刺有毒，臥龍叟暗裏心驚，姓施兩個丫頭手段這樣陰損！他立即取出兩個青銅錢來，扣在掌心，抬頭向雙怪道：「陰陽二兄！這野藤上面有毒刺，我可不敢用手解它，你們運足內勁，準備摔一交吧！」說着二指一彈，噹噹兩响，臥龍叟居然用金剛指的手法，打出兩枚青錢，把陰陽雙怪吊在樹上的野藤，齊中打斷，撲通咕冬，陰陽雙怪離開三丈多高的樹頂，飛身跌落亂土堆內！

這一下如果換了常人，已經跌得手足斷折，肝腦塗地，可是陰陽雙怪經過臥龍叟這樣的一喊，已經運足勁氣，使出軟如綿的內功來，身子雖然跌落地上，却像四兩棉花一般，夷然無損，他們才一着地，立即使出卸身脫筋法來，讓自己的身軀活像蛇蛻一般，由藤圈裏褪出，總算脫了厄困，臥龍叟帶着他們，由土堆裏面走出來，呼羅多迎上前問道：「二位武功卓越，怎的會着了這兩個丫頭的暗算？」陰陽雙怪聽了這兩句話，眞正是羞愧滿面！當下期期艾艾的把一切說了！原來陰天佑、陽占魁兩人剛才追趕施小宛施小曼姊妹，一心要把對方擒住，報復前仇，那知道施家姊妹並不和他交戰，一連七八下起落縱跳的功夫，疾若流星，到了那兩株大樹的土堆下，然後站定身形，戟指向陰陽雙怪大罵，陽占魁性如烈火，虎吼一聲，首先撲了過去，陰天佑也跟踪着撲過來，那知道他們一進了土堆內，馬上看出情形有異，正要折回原路退出，施家姊妹却分開左右，仗劍直襲過來，陰陽雙怪勃然大怒，轉身迎戰，四個人對拆一二十合，施家姊妹突然淸嘯一聲，雙雙把身一縱，向那兩株大樹跳上，陰陽雙怪叫道：「丫頭別走！」也要跟踪飛身上樹，那知道樹頂枝葉裏，噹噹兩响飛出兩顆石子來，一顆打中陰天佑小腹「分水穴」，一顆打中陽占魁右腿脛「巨骨穴」，陡覺身子痲痺，飄然下跌！（未完）



古今大力士的比較

健身術／雷門・譯

在我國舊式的章回小說裏面，時常描寫那些武功特別厲害的人，能够一手打死一隻牛，或者托起一匹馬，跳一兩丈遠，甚至雙手抓着一株柳樹，把它連根拔起來，這一類的氣力表演，是否屬實呢？因爲時代不同，無法一口判斷它，在這裏我想把世界各國比較驚人的大力士那種氣力表演，逐項介紹，使你們對一般大力士的評價有些把握，不但這樣，還可以進一步的檢討我國那些武功精湛的人是否有可能做得到某種特別厲害的表演。

下面所說的話從「運動雜誌」譯述，照原文所說，氣力的大小，並非跟着肌肉作比例的發展，有時一個氣力特別强的人，體重很輕，反過來說，一個體重超出普通人之外的傢伙，却未必有勁。現時仍然生存的大力士當中，十居其九不是肌肉特別發達的，爲甚麼渾身肌肉發展到極限的那種人，不一定氣力充沛呢？關於這點，留待醫生解答，所值得一談的還是那些驚人表演。先從米羅斯這個大力士說起，所有歐洲的考古家，都相信古希臘有這個人，並以銅像作證。照古代傳說下來的紀錄，他曾經跟一頭體重四百五十磅的牛作戰，雙手扳折牛角。他不但擅長各種競技，還精於角力，他能够雙手抓起一個體重三百磅的人，放在肩上加以旋轉，然後把這傢伙抛出去，一抛竟可以抛到二十尺過外。此外，他曾經一拳打碎了另外一個角力者的頭顱，雙手捉住一隻馬，放在肩上，可以步行一百二十里，然後休息。就算有這樣厲害的一個大力士吧，現代的大力士是否敵不過他呢？這個問題，頗覺耐人尋味。

加拿大有一家人喚做保羅布拿登，第五個兄弟小登有六尺三寸高，體重二百三十磅，他曾經把兩隻大馬分別放在肩上，走上二十五級石級，加拿大的馬非常高大，兩匹馬的重量是一千五百磅重，雖然他沒法像米羅斯所表演的樣子去做，可是，叫米羅斯托起兩隻馬向上走二十五級，米羅斯未必辦得到。也許你覺得托起一千五百磅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吧？大哥阿杜倫布拿登更加厲害，他常在馬戲班裏面當衆表演，先行俯臥在地，然後把一塊丁方一丈的板放在他的背上，叫觀衆站在那塊板上，有時站十個人，有時站十五個，最多的一次站了十七個，共重三千四百磅，他們站穩了，他才用手脚撑住地面，一齊發力，緩緩的站起來，祇用兩條腿站着，仍然採用彎腰的姿勢，雙手低垂下來，但却不接觸地面，純用背肌的力量頂住那塊木板。這樣的一種表演從來沒有人做過，奇怪的是他祇有二百一十磅，高六尺三寸，看來有點瘦。據說他們七代祖先都是大力士，在馬戲班裏面很有名氣，到了這一代，五個兄弟都在馬戲班表演，各有專長，洵屬難能可貴。

改談金摩利高漢倫吧，他在愛爾蘭的大學讀書，就已經氣力很大・他最擅長的一種表演是把牙齒咬着一根皮帶，那根皮帶下面分做四條橫帶，把四匹馬攔腰縛住，一口拉起來。爲了表演這種牙力，他站在八尺高的平台上面才做。雖然英國的馬比不上加拿大馬那麽重，可是，四隻馬一齊拉起，而且僅用牙齒，這種表演，不可謂不驚人。後來他畢業就參加環球馬戲團，經常的表演牙力，那種表演比較拉高四匹馬更爲驚人，原因是他牙齒咬着一根皮帶，皮帶的另外一端縛住一輛電動脚踏車，有人駕駛，如果他的牙力低過一千五百磅，那輛電動脚踏車能够行駛，他所有牙齒都要跟口腔脱離關係。這一項古怪的表演也是史無前例的，即使是現代，除了他之外，也沒有別的人能够做。

對於舉重方面，大概你會有些印象，如果一個舉重冠軍，抓起幾百磅重的大啞鈴向上挺舉時，他必須把渾身氣力放在兩條臂膀上面，才能够把它舉起來，即使你沒有看見過別人舉重，這個鏡頭也可想像得到。總之，愈是舉起一件重物，就愈加要集中渾身的氣力。可是，有一個體育家喚做卜愛杜西，他竟能做一種很特殊的表演，先叫一個體重一百五十磅的人抱住他的腰，雙脚離地，然後把左手拉高一個體重二百磅的人，那條頸子還有一個體重二百五十磅的人抓住他，使他騰空右臂，單用這條臂膀拉高一個重達六百磅的啞鈴。這樣複雜的表演，恐怕舉重冠軍也辦不到。他是意大利人，住在羅馬，常到中下級的小酒吧裏面喝酒，喝到半醉，就當衆表演。因爲那些人要抓住他的軀體而雙脚離地，他逼於站在一張特別硬的圓桌上面表演，雖然他的右臂祇是拉起那個大啞鈴，並非把它舉高，可是，當時他的軀體已經有這樣多的累贅，實在不容易發力。照體育界的專家估計，他能够這樣做，原因是他的肢體和頸可以分別使勁，那種氣力是天生出來的，普通人不管怎樣練習，也沒法做得到。

上述那個意大利的大力士還有另外一種表演，他可以蹲在地上，先行在頸背之間放下幾包麪粉，每袋麪粉重二百磅，兩隻手各抓一袋麪粉，每袋麪粉重二共重三百磅，然後站起來，兩個膝頭的氣力多麽大呢？不言可喻，這項表演，至今還沒有人可以照樣的做，可惜世界運動會沒有用膝頭舉重這種競技，不然的話，冠軍準是他。可是，有一次他到美國表演時，却給當時獲得健美先生的韋路芝向他挑戰，並且壓倒他，那不是說韋路芝用膝頭舉重時舉得比他更重，他勝過卜愛杜西的地方祇是這一點點，他能够把四十磅重的東西放在肩上，蹲下來又再站起，做了五百七十八次，卜愛杜西的膝頭雖然能够舉重，却沒法持久，不過做了二百零七次，他就沒法站起來了，因此他不能不認輸。你說奇怪嗎？同是膝頭，有人能够利用它舉起很重的東西，但却沒法持久，可是，能够持久的人，却沒法利用它一次過舉得很重，由此可見肌肉的支持力與舉重力並不相同。

——完——

東海雙仙



城中正在轟傳着，「飛天大盜」被擒，人被京中能手押解着，現已向太原城趕來，實在這大盜之案情嚴重，而且風聞有他的手下，計劃半途截刧，所以，在路經之地區，全已派上了健卒兵勇把守，本來還想令太原城中酒舖店家歇業一天，知府老爺認爲這樣太擾亂民心，故而只下令酒店等人，在犯人到來之時不準探頭探腦，有所行動，否則格殺勿論！消息已公佈了，這等於替這些沿路大街兩邊的酒樓作了廣告，就在犯人將到時之隔夜，這些酒樓家家是燈火照耀如同白晝，爲了看熱鬧，搶座頭，這些顧客賴着不走，酒樓是做了一筆好生意，夥計却也熬了一個通宵，其他的店舖，樓房，也爲人佔住，「這是千載難逢的新鮮物事啊！」這是看熱鬧的一致公論，再說看一看這飛天大盜的眞面目，也可增加見聞呢！

次晨，街上閧起一陣陣的謠言！「來了！來啦……」其實根本就沒個影子，而這些起閧人，不是些地痞光棍，就是那些自鳴「吃得開」，有面子的閒漢，穿揷在兵勇所佈崗位之後，於這些站街看熱鬧人羣中亂嚷，這些看熱鬧的，也算受够了活罪，一夜未睡，又給擠得氣透不出，有幾個還給當作不良份子給抓起來，大半的人受了不輕的寃枉打，皮鞭、鐵尺、木棍、槍柄，一打一逼，一擁一擠，搞得人聲喧天，咒聲入地！其實，這眞是「何苦來哉」！

天時正午，六月太陽，顯得更熱的，這些看熱鬧就加上了一種活罪：「在熬人油哪！」「氣透不過啦！」「快——拿些藥油來！有人中暑啦！」你們吵你們的，誰又能在這紊亂的當口，有這好的閒興救人！這個時候，這一羣「人」——簡直是惡魔，夜叉——誰也不能有良心，良知，什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全是屁話，看熱鬧是看熱鬧，死人是死人！誰也管不着，誰也不能管！就在這地區亂得不可開交時，一陣急驟馬蹄聲，東關廂飛也似來了兩匹高頭大馬，馬背上馱了兩個身材魁梧，可是滿面青腫的大漢，身穿密門鈕扣，青衣單衫褲，青布包頭，一個是身背鋼刀，一個却是背揷十三支鋼叉，兩人的面色透着痛恨，狠辣的神色，一見這城中如此模樣，不由一聲冷笑道：「老四！太原府眞混蛋！如此時候，竟搞得如此七顛八倒，只要有那麽一個奸細，幾個賊人，嘿！這就是够瞧啦！」「二哥！你說得對，這多的人，誰敢保証這裏面沒歹徒！」

武林述異

凌波·文
馬力·圖

「救命！有人中暑啦……」人羣還有人在叫喚，以前沒人在意，可是這兩個犬漢却是一怔！他們全是江湖的豪粱，有名的能手，雖然在押解犯人，半路上吃了極大的啞叭虧，可不能就此把他們看低了，兩人的耳朶還分得出聲音的功力！這一聲「救命」，分明是由會家口中發出，他們那得不動心，相互對視一眼，剛想去査看一個究竟！後面又是三騎怒馬飛來，這三個騎馬的，乃是文質彬彬的中年人，全是一色的焦黃面皮，三綹淸髯，滿面笑容，只是三對眼睛太陰沉，還有馬鞍上的青布包袱有些刺眼，除了這些，可眞像個村中學究，他們那會也夾雜這個隊伍之中？

三弟兄——這從面容、服飾可判定——來到兩大漢身後，一人朗聲說道：「焦、陳兩位兄弟，爲何不走？由此開始可得留神！」兩大漢齊聲道：「咱們認爲此地有賊徒潛伏？」三弟兄毫不在意的看了一眼道：「不論如何，總得留意，可不能光瞪着一處！走！」好！這五騎馬又催動着，向前疾馳！人羣還在亂鬧鬧：「這是先鋒就快來啦！」「對！就快來啦……」「救命！有人中暑啦……」

不多時，大街上來了四匹白馬，馬上四個面容醜陋的壯士，馬後却有一個面容淸秀，意氣自若，身穿鸚鵡綠色海青的文士，只是雙手披銬，脚下走路不便，而且有鐵鍊曳地之聲，原來還上了一副脚鐐鉅！站街的樓房上已有人聲喧嘩，「這是飛天大盜，不像啊……啊呀，多標緻的公子！」「哈！這樣文質彬彬的人，他是飛天大盜？天老爺也難信啊！」「一定捉錯了，」「這是那門子的邪事？」一瞬間，整條街上全起了一陣騷動，人聲更爲喧嘩了！實在，這個面淸目秀，唇紅齒白，一面書卷氣的文士，從那一面來看，也不像是個強人，而且還是聲震遐邇的「飛天大盜」！可是，這多人的拱衛着！前面四匹白馬，左面又是七個武士打扮的壯漢，而且各執兵刃，右面是五個黃衣老人，後面却多了，數一數，嘿！共有十三個之多，而且，這十三人個個年過半百，可也不騎馬，好像陪了這文士在走長路，人們在亂鬨！「救命……有人中了暑啦……」嘿！這傢伙可眞好中氣，到現在還未放棄他的呼喚！

這飛天大盜很安詳的走着路，雖然慢了一些，不過，從神態看來，他還沒吃過零碎苦！不過，這些押解的人可對他非常看重，很注意，也很小心的，陪了他走入太原城，這多的看客，飛天大盜像是很滿足自已的成就一般，傲然邁步，這一份傲氣却如帶有三分「盜」味！不過，還是難相信，「救命……」人羣中又在叫喚！突的人羣一分一散，只見一個滿頭是汗，面色焦黃的老者，踉踉蹌蹌的衝出來，連兵勇也無法阻攔，這老人就此一交，仆在街心，可也眞巧，剛巧仆臥在這四個醜八怪的白馬前，雖然這四人的騎術精湛，又加這跨下駿馬全是久經訓練，可是在這種時候，來了一個老人，仆也仆得正是時候，第一二四白馬，不由一聲長嘶，差些馬蹄落下，將個老者踏斃！這第一、二個馬上人，本以爲是「賊徒」，也有心任馬踹下，可是，這老人仆地不動，後面又是一聲嬌啼，一個白衣幼女，也是和身仆出，四匹馬全是硬生生倒退了幾步，突的四人面上一變，眼中射出驚人的光芒，其中第三人，一聲冷笑道：「有好細！」四馬一分，後面的飛天大盜立即爲左右兩面分出的兩人扣住，而這陣形就此一變，形成一個三連之形，而其中就有一支火箭上升，看來，這太原城中，就得有場好戲瞧瞧了。

地下的老者還在呻吟，少女眼淚汪汪看着他，「救！命……有人……中了暑……啦！」這老者氣息奄奄，喃喃自語，少女想把他扶起，背後已有人拍了拍她的肩頭：「姑娘！咱們光棍眼裏不揉沙子，你們想什麼！要幹什麼！咱們心照！走吧！此地人多嘴雜，說出去誰也不好聽！」小姑娘回頭一看，說話的是個陰沉臉色，尖嘴縮腮，頷下稀疏疏有幾根焦黃山羊鬍子的道士，她是一怔道：「道爺！你說甚麼？」「我說咱們換個地方敘敘！」「道爺！你那能有這好的心情！我爺爺中了暑，暈倒在地，我是中心如焚，還說什麼換個地方敘敘呢！你說笑話也得揀個地方時間……」道士給這少女一搶白，老鼠眼睛一轉，一聲冷笑道：「小祁、梁廣，把他們帶上。」當時，就有兩個壯士，一人服侍一個，挾了這一老一小，跟在大隊之後而走！「救……命……」這老者還在哼哼呢！「這算甚麼？你們是強盜？……」小姑娘不明就理，急得跌脚大鬧，後面傳來一陣淸脆聲浪：「姑娘，安靜點走吧！」小姑娘聞聲住口，看淸說話人，乃是那個「飛天大盜」，心中不由一呆，這人有這好的定力？

對面的人行道上，又撞出兩個粗漢，而且口出粗聲惡言，扭作一團，「你這小忘八！專們與你老爺過不去！好啊！踹了我七八脚，還口出大言的，你是官老爺？你爹是一品當朝，我可不能放過你……」「小子！你駡人！我打你這個渾小子！」好，當時，這押犯人的一羣能手，心中誰也在的咕，看這兩個渾漢也眞渾得可以，這時候還敢大叫大嚷！樣子是十分估九有爲而來，否則，誰敢如此找麻煩？可是這老八，姑娘，看來看去不像有本領的，至於這兩個渾漢，看他們拳大身奮有幾斤蠻力外，也不像會家來的？難道這也是飛天大盜的手下！這押解犯人中的第一能手，碧眼天君眞冰岩心中大爲犯愁，老師兄與飛天大盜弄了個兩敗俱傷，他說得明白，飛天大盜與老師兄一般毀了功，短期內無法恢復，並由他說出了線索，自已會同手下趕到，可是不見踪影，結果，來個意外發現，抓了個當今皇上認爲孤臣孽子中的後裔，而且憑自已的眼光，看出飛天大盜與他必定有瓜葛，再加上他又自認爲「他」！好！就來個將計就計，一路上，就在等候飛天大盜的露面！一路上迭遇警訊，可是不見正犯！到此地……他望了望這打架的一對，心中又有些紊亂了！

原來，這一對打架的渾漢，也爲眞冰岩之手下所扣，他們被扣時雖然也發了一陣渾，不過倒也是乖乖的，一毫不現有其他圖謀，這四人全不像有甚了不起，但是，依眞老的判斷，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一到府衙中，說不定在半路上，就能有變化，這多的能手，拱衛着「飛天大盜」，還扣了四個莫明其妙的犯人，雖然人羣中是有了些紊亂，不過，也沒有其他更使人担心的行動，眞冰岩比較放一會心！好在他的火箭已通知潛伏太原的能手，竭盡所能的防範，不使有一分疏漏，就在此時，前面突的灰塵飛揚，又是蹄聲入耳，眞冰岩顏色微變，只見先兩撥能手，焦炯、陳明與賈氏三弟兄，飛馬而來，賈氏三弟兄全是左肩有傷，向來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但現在全籠罩上一陣殺氣，還有焦、陳兩人，却是傷上加傷，更形難看，五騎馬剛到，他們口還未開，眞冰岩不愧能手中的能手，突然身形一動，人已在「飛天大盜」面前一站！而這陣形就是一亂，厲聲吼叫中，眞冰岩就看出自已手下又爲潛踪賊徒所傷，再一眼，只見賈老二馬腹下又飛射來三絲銀光，向眞老面前打來，眞冰岩心中一動，偏身一讓，就聞得後面一聲「啊呀！」眞冰岩聞聲回頭，只見那個「飛天大盜」却在雙肩窩上，有銀光泛泛，而這「飛天大盜」也已癱瘓而倒！

眞冰岩不由大怒，身法一動，向前撲來，而馬腹下却有一聲長笑，人影一晃，一個身穿紅衫，頭捻抓髻形如道童的小孩飛出，對眞冰岩道：「老賊！你上了小爺的當了！元師叔沒閒來找你晦氣，我爹又沒法出面，只叫我帶了他的成名暗器，向你報個信而已！我並不要打你們這批鷹犬，只怕這位好朋友，受不住你們的酷刑，所以送了他三枚七九零光針，好啦！你們也別想在他身上打主意，一月後，咱們自會來救他，如果你們敢壞他性命，那麽，你們有幾個已中了元師叔賜我的三稜戮魂刺，這幾個忘八且就只能受盡折磨而回姥姥家！眞老賊，你自已打算盤吧！」這孩子邊說邊與十幾個好手在交手，眞冰岩只是要聽淸這孩子的來意，聞言不由一呆，他却是哈哈一笑道·「孩子！難道你就逃得出我們的包圍了！」「當然能够！」突的隊中有一聲怪叫，又夾了一聲蒼老的聲音道：「若不是元老三要親自對付你，叫你當時就廢了！」眞老賊聞聲回顧，這就使他手足失措，聞得連聲慘叫過去，四條人影飛出，有一個竟然施展地堂滾，「靈狸十八翻」的奇怪身法，搶入了圈中，眞冰岩一見大驚，暑一遲疑，只見那人已一把拖住這個癱瘓在地上的「飛天大盜」，又是連滾帶爬的向外突圍！

眞冰岩那想到這些「反叛」竟會用上這一手狡計，使自已一個失措，弄得手脚大亂，這正是「一子下錯，滿盤落索」，自已一生以智計自誇，竟然落了個如此尷尬失着，眼見那些先後來的賊人，還在耀武揚威，他那得不怒，一面又看出，手下十三個能手，竟在糊裏糊塗中，被傷了六個之多！這又是從何說起！實在：作者一支筆難說這幾方面猝如其來的變故，原來在眞冰岩發怒之時，這些江湖異士，早已按了預定步驟而進行，這一老一女，兩個粗漢全是天山派來的能手，四人全擅「太工潛踪」之法，所以裝得像，而且這些中原的名武師，也沒一個能認得；眞冰岩明知事出有因，又不願多招無謂的仇怨，再說他們又能韜光潛跡，乖乖的讓自已手下扣住，這四個手下扣人全是用上十、戳手法，別說當時看不出他們深淺，就是眞有本領，這出力重穴被鎖，隨便怎麽說，也難有回手之力，豈料四人全有武林失傳的「吞吐玄勁」，「七彈八滑」神功，當時故意自投羅網，時間一至，立即用了上述神功，滑出掌握，非但如此，還在脫身時，各用重手將四個扣住他們的能手，回了一下重的，其中是那小姑娘出手最辣——其實，這少女乃是神機師太的愛徒，在邊疆是有名的惡蔴姑辣手玄女鐵雲兒，在她手下想不吃大虧，除非她不看上你，否則，十傷九死，無可逃免，扣住他的，又是京中鐵侍衛中最負盛名的龍形八式祁天郊的愛子小龍王祁君遐，此人家傳龍形神掌，性高氣傲，扣住她時，又不免有些不規矩的動作，鐵雲兒幾時受過這種奚落，實在爲了師門好友之託，即此她已萬分不樂，再要如此欺負，所以時間一到，她的出手也就特別狠辣，祁君遐在一個失措之間，何況禍變肘腋之間，好！爲她一個雷音伏魔掌，再加上了三分斗母力！祁君遐還算本領不弱，可也給擊斷左手，還補了一下不輕的腿傷，當時將他痛暈過去，迷惘中只聽見一句淸脆的語聲：「瞎了狗眼，鐵小姐是受人欺負得的！」祁君遐是暈死過去了，倘幸那邊的好友小諸葛田見英阻了一阻，否則，眞可能就此送命——至於另三個，誰也沒輕饒了對頭，其中金線白泉，即打架

渾漢中之一——早得密令，仗了他的橫練神功，用地滑身法，去搶救了那個「飛天大盜」脫身！

眞冰岩是這一隊之主，其他的能手全顧了活人，却想不到對手會故傷同伴，然後乘一個匆忙不防，混水摸魚的將受傷同伴救去，本來守衞「大盜」的，大有人在，可也爲這突然的變故而怔住，總以爲對手們放棄了同伴，用上殺以滅口之手法，待到白泉入圍搶救，又是起了一陣閧，兵刃暗器，如暴雨一般向他招呼，好個白鐵皮，這是他在天山上的渾號——竟然仗一身橫練，以及靈活滑溜的「地堂」神滾，閃、避、滾、讓的，接連十幾個騰跳，就此將「飛天大盜」抱住，而就要奪出重圍，眞冰岩本來全神貫注小孩身上，因爲，就是他不知用什麼身法，混入了賈、焦、陳五騎之中，自已才讓他鬧了個手脚無措，可是又見陣中爲此紊亂，不由大怒，身形一動，直撲那白泉，不料眼前人影一晃，一條黃影，其疾如箭，掌風挾無比神勁而來，眞冰岩乃是玄門中第一位眞人的愛徒，他那玄門煉魔手法，實已有了十分火候，比起他師兄紫面純陽韓欽眞毫不遜色，何況又在盛怒之時，他的雙掌也挾了無比的風雷之聲而臨，天山樵子廉漱夫也是一念好勝，自以爲他的天靈神功，玄力眞勁非同凡响，他那想到眞賊之風雷兩形手的厲害，他這裏掌力剛到，就爲一股極強勁的潛力阻回，並且逼使自已撤招回身，若不如此，就有被傷之虞，廉漱夫不由一驚，而眞冰岩之風雷手已挾風雷之聲而來，廉老回身一架，就這樣被圍在眞冰岩的神掌勁風之中了。

廉漱夫也是有名的能手，那想到在中原，初次出手就碰見對頭，而且在三個照面下來，自已立卽處於挨打地位，這一來不由相信了「飛天神魔」元靖皓的話來了，可是，他這時連喘氣機會也沒有，武家對掌，又是強敵能手之相會，除了全神貫注，出奇制勝外，就是全神戒備，不落下風，這個眞冰岩的本領實在太強，除了白泉仗了一身橫練，避過了眞老的追擊，人已抱了那文士一晃出圍，眞冰岩心想：「你們走了一雙，老夫就阻住你們四個！」一聲號令，這些宮中鐵侍衞已圍成一團，將一老、一小、一男、一女四個武林能手困住，鐵雲兒與廉漱夫全爲一個能手困住，那小孩則也已手忙脚亂的，爲四個能手圍住，與白泉同來的金牛神顧大林也脫不了身，雖然眞冰岩那面被傷的也不少，可是他們人多！四個男女英俠差不多每人得對付三個以上，只此已是勢不均，力不敵，何況眞冰岩手下，尙有七個能手未傷，對付鐵雲兒的就是那猴形道人，岷山的白猿子，他的一口寶劍，勢如驟雨暴風，鐵雲兒雖然厲害，這個對手已是難打發，何況，還有幾個能手在旁邊對付她！這就使她傷透了腦筋。

顧大林打法最狠潑，他只是認爲拚得一個是一個，何況要緊的人已被救走，折在此地也不顧，可是當他看見那面有幾支火箭飛起時，眞冰岩却在朗聲說話：「朋友！你們手脚不錯，可是老夫的佈置也不弱，看你們能走得出我的天羅地網！我這是在請君入甕，而你們也眞的會來……」廉漱夫已爲眞冰岩逼得氣喘連連！尙幸那九天金童岳和冒萬險的，打出了一連十三枚三稜戮魔刺，然後故走險着，赶入廉老圈中，以兩對一，總算讓廉老緩過一口氣來！可是，十三枚戮魔刺並未奏功，反將賊黨的暗器招來，有的單獨，有的湊手，這一來，將四個天山大俠，逼得走投無路，其中顧大林左臂，左腿已中了數下重的，功力更爲一窒，形勢也就越來越不利！

還有不利的呢！只見那面來了四條紅影，看出是西藏喇嘛時，這四個喇嘛却已追住一個身背文士的壯漢來，此人是誰？正是那個仗橫練神功，救出「飛天大盜」的白泉，這一來，使這些天山大俠全由心底翻上來的難過，好，完啦！但是還有三位能手接應啦！他們還在盼望能够趕到這三個接應趕到！可是白泉一被再度逼入重圍時，四個藏僧首先喋喋怪笑聲中道：「眞老前輩，咱們可不算有負大托啦！打發了三個小輩，又困住了這個兎崽子，來來來！咱們歇一歇再打……」眞冰岩一見四藏僧將白泉逼回，一看形勢，自已是勝劵穩操，也就一聲號令，這些出手的能人全是安靜下來，廉漱夫也知這次刧人之計是失敗了，只能呆呆的與自已人聯合，看事行事了！

眞冰岩與四藏僧會同這多侍衞，正是趾高氣揚，眞老賊，首先向四僧致謝，一面又對五人道：「朋友！咱們鬥智也鬥過了，你們勝了第一場，可讓我收了個末會，比打！你們可差遠啦！全是江湖中人，講究光明磊落，願輸服敗，怎麼樣，跟咱們去打官司吧！再說憑諸位的本領，誰也該欽佩，出不了事，還能蒙恩賞……」鐵雲兒到底是女孩，心細縝密，並且臨危不亂，好在眞老賊這一面，自恃過甚，也給與自已這方面一個喘氣緩息機會，再說聽藏僧的言中之意，自已恃爲後援的兩三個能手已爲他們阻退了，這看來要脫出重圍，非靠自已的本領機智，或者有什奇蹟了！仰仗奇蹟當然不行，那麼只能靠自已努力，她一眼看見這些被擠近的看熱鬧的人羣，雖然爲打鬥所嚇慌了，可是又無法退出這個是非圈，再加爲這些地方兵勇阻住，弄得進退皆難，她突的一個念頭在自已腦中掠過，就聞她嬌叱一聲：「往人羣中闖！」一言提醒夢中人，白泉首先一個地堂旋風撲，帶了「飛天大盜」滾出人圍，



中年文士只一舉手，茹玉簡與史高山兩人全如斷線紙鳶般給飛擲出去。

又是一陣哄亂，這幾個守伺他的能手已在向他招呼，白泉拚受幾下重的，人向這街道人羣中直闖，眞冰岩也爲這一動作，心中一怔，忙傳號令，可是這些天山下來的英俠，全已得了暗示，也向人羣中闖，可是，鐵雲兒聰敏，這四藏僧也不蠢，紅影中，已緊隨他們之後，雖然分散，可是在塲全是能手，誰能讓他們走得遠，不一會，全給阻住了！除了那個先機而遁的白泉。

人羣中起了極大的紊亂叫喊，呼痛聲，叫爺喚兒聲，亂成一片，白泉滾得快，入了人羣之中，這一邊的看熱鬧的，更爲亂得不堪，人擠得多，那能再經得住如此騷擾，逃的、追的，均在拚命用全力！逃的只希望仗此屏障阻碍，擾亂追兵眉目，而全身退出，他這一想法，難免橫衝直撞，至於追的，更是不將那些閑人看在眼上，自以爲是皇命的侍衞，與平民有了一段距離，何況在追欽命要犯時，有些誤傷，那是活該，所以拳打脚踢的，將這些看熱鬧的打得東歪西倒，這一來，路是空了一大段出來，而受傷的人也就不在少，再加上這些本是賊徒出身的強徒，出手用力全沒些輕重，他們又是打得性起，感到人如木排般倒下，覺得有趣！用力也就更爲囂張狂妄，那想到這一打，就此得罪了輕易不發怒的前輩來！

原來追踪白泉的，共有五人之多，其中惡喪門茹玉簡爲最兇狠，這一批人也由他領的頭，一入人羣之中，就嫌這些看熱鬧的碍手扳脚的，他練的五毒臂，又是狠辣無比，這一用力猛，被擊中的，有幾個根本連聲也未出，就此痛暈過去，再說他又是心腸狠毒，對那些被打倒的，擠倒的人們，毫不顧惜，踐踏而過，就在進入中間之時，人已倒了一地，人們在紛紛退讓，茹玉簡毫不在意的追過去，雙

臂運續揮動時，突感一陣劇痛，他不由一怔，停睛一看，乃是一個身穿青衣的中年人，白淨面皮，唇紅齒白，五綹淸鬚，年紀最多不過五十有餘，只是滿面怒容，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對茹玉簡注視，也是茹賊活該受罪，也不看看瞄頭，竟然開口就罵：「還不退讓，難道想挨打！」那中年文士慢吞吞的說了一聲：「你——敢——」茹玉簡因見白泉在前面就要失了線索，更爲焦躁，他是一言不發，左臂一用力，向這中年文士的胸前揮去，可是，這一次更吃虧，他臂還未到中年文士身前，突感一陣劇痛，不由一驚，口中怒喊一聲：「史賢弟，有奸細！」後面已有人擦肩而過，正是茹賊之知交飛天蠍子史高山，一到就看出這中年文士的神態有異，可是追人要緊，他只是說了一聲：「茹兄阻住此人，我去追那賊子！」

那中年文士陰惻惻一笑道：「我不許走，誰敢在我面前脫身！」哈，這些話說得就够霸道了，史、茹兩賊全是一陣怒喝道：「什麼人，有這橫……」話未說完，面上突感一陣劇痛，打得兩人眼前金星亂冒，茹、史兩賊那肯罷休，而後面三個朋友也已看出情形不對，一聲招呼道：「你們快追賊子，這人交給我們！」這三人也眞是有眼無珠，前面明明兩人走不過，他們還在如此說，這不是在說廢話；三人話聲才畢，眼前已見人影揮動，不知這中年人用的什麼手法，茹玉簡與史高山兩人全如斷線紙鳶般，由人羣頂上，飛摔而出，聞得人羣中一片叫好聲，而又是兩聲「叭叭」墮地之音，看來這兩人已給摔了個重的！其實非但重，而且兩賊差些就沒了命！

後三人一見如此情形，心中也是一呆，發聲喊想竄上前去，可是這青衣文士還沒出手，旁邊又是一陣勁風襲到，一賊已爲人將他左臂擄住，一抖一揮，此君連個人面也未看淸，也從人羣中直摔出去，不偏不倚的，摔在史、茹兩賊旁邊，這也好，三個人昏了一雙半，尙餘兩賊看淸第二次出手的是個白衣相公，兩人全是一窒，嘿，見了鬼啦！想史、茹等人，與自已也是江湖上有名的能手，雖不說登峯造極，可也是一流人才，連手也未回，就給人照面全無的，摔出老遠，這份功力看來連那眞冰岩也難辦到，再說這兩人看來年紀最多不超過六十，隨便怎樣，也不能有這種駭人聽聞的武功，遙望前面人頭起伏，分明白泉挾持了這個「賊子」將要脫梢，兩賊還是不肯放鬆，想着這兩文士既然難鬥，不得罪他諒必無事，故而兩人互打一眼色，對兩人把手一拱，意思是賠個不是，身形一起，竟然想由人羣頭上，竄越而過！

兩人那知這兩位老人家，乃是數十年不問世事，一味獨善其身的前輩異人，由於機緣巧合，有了異乎尋常的奇遇，故而年逾百歲，看來依然是個五十開外之人，性格雖然怪僻，却是看破世事變幻，火氣因年歲之增加，已淡泊得如古井平波。輕易不會發怒，不過反轉來說，發了怒也如颶風吹狂瀾，一發不可遏止，本來，兩老只是一時興起，看個笑話而已，後見天山五俠的脫梢再入陷，眞冰岩的狂妄，四藏僧的驕態，雖然有些不滿，他倆還是把個事不關已，不聞不問，那想到鐵雲兒的巧計，白泉的刁鑽，再加上茹玉簡的狠辣，這就勾起了兩老的怒火，茹玉簡還如此仗勢欺人，言語之中得罪了兩老，這就逼使他倆非出手不可了，這兩位老人家就此重新打定主意，管這一件閒事也無不可！好！就這樣連摔了三人，給塲中人一個警號，其餘兩賊想讓過兩老，那裏能够，白衣文士只是一聲冷笑，一個「雲裏手」，雙手十指如鉤，只一撈，哈，兩個賊徒一個也沒脫出重圍，乖乖的爲他一個抓住右脚，一個左脚，又聞老人喝聲：「去吧！」好，兩只大風箏，「吧」的兩聲，摔了個發昏章第十七，人羣外昏了兩雙半！

眞冰岩指揮衆人圍住四俠，又一眼見有五個能手追捉白泉，在他以爲還不是手到擒來，所以，他與四藏僧，遙遙守住四角，防這四俠再撞入人羣之中，又費手脚，不料接一連二的摔出人來，他看淸是五個手下時，心中已在發急，他以爲人羣中尙有「賊人」的埋伏，剛想招呼四藏僧入援時，只見那面人羣分開，兩個中年文士，脚步沉實，姿態瀟洒的走了出來，一晃眼，已越過茹玉簡等五人身前，嘴角冷笑未歇，竟當眞冰岩等全是假的一般，很飄逸的，一閃而過，向那邊打鬥正劇之處奪入！這一來別說眞冰岩驚異，連那天山四俠也是驚駭莫名，這兩人是什來歷？竟然如此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眞冰岩還未出手，四藏僧中的天雷喇嘛，早已一幌身形，將兩人阻住，可是他口還未開，只聽得那白衣文士低喝一聲：「孽障！還不退下。」天雷僧幾時見過這種狂人，一聲怒吼，金剛掌挾着無比勁力，向白衣文士當頭抓下，這可有些難信，那白衣人宛如不屑一架似的，只是看準來勢，微一偏頭，避去抓力，右肩突的一聳，天雷僧立覺五指抓在一團棉花堆中，心一動，而文士肩頭有潛力反彈，天雷僧以爲是一般的「吸氣推勁」，「借力反彈」之功；非但不放，反而一運勁，怒喝一聲：「看你變些什麼？」可是，他那知這文士用的乃是「玄天遁功」，這種神功可使週身骨骼筋肉，全具軟如棉，硬如鋼，重如山，輕如羽之先天勁力，豈是一般的武林勁功可比，天雷僧也是一念狂妄，就此上了大

當！

他這裏五指用力，施展五丁開山之功，想將老人的皮肉筋骨全部抓成粉碎，不料先時軟如棉，突變硬如鐵，他用的又是重力，兩硬相比，這就憑雙方功力來定勝負，但聞得一聲淸脆冷笑，又是一聲怒吼，一條紅影如箭般，直摔出老遠，而且一交摔翻在地，再也不能起身，這一來，非但令其餘三僧怔住，連那眞冰岩也驚得差些不相信自已眼睛，他這裡身形一動，如箭般，想由兩文士身後越過，去探視天雷僧的傷勢，不想面前勁風突來，阻得他無法前進，眞冰岩看淸勁風來處，僅是青衣老人一揮之力，這就使他瞠目不知其所以然了，自已一身好功夫，憑單打獨鬥，可說天下無敵，這文士是何派長老？那派傳人？有這種令人不可思議之功力？

且不提眞冰岩的驚惶，而在塲人因這猝如其來的變化，令他們全慢了手脚，這就便宜了廉漱夫等四位英俠，那邊廂，天雷僧在同門的救護下，已甦醒過來，他大目圓睜，一聲巨吼道：「三位師弟，與我擒住這兩個蠻子，我要報斷指之仇！」眞冰岩一聽天雷僧如此說話，更是一驚，怪不得天雷僧一摔便昏，却原來手指折斷，這……他掃視了這一青、白兩文士的背影一眼，心中轟的一震！這不是在活見鬼，天雷僧之本領，雖比自已不如，但與廉漱夫等人相比，却是毫不遜色，這種江湖上難得能手，連個招面俱無，只抓了一下，就斷了手指，擊一掌怕不要斷去了一只手！想到這裏，再也忍不住，身形一動，兩次上前，邊動邊叫：「兩位先生止步！」兩文士睬也不睬，却來到了天山四俠身邊，對衆人環視一週，然後沉聲發話。

「你們是幹什麼的？」白衣文士在問這些宮廷侍衞，他們還未答話，眞冰岩已搶先發話：「在下太白山無畏仙師門下，碧眼天君眞冰岩……」這白衣文士微哼一聲道：「誰來問你？要你來此插口？」青衣文士一阻白衣人道：「且聽聽他的說話……」眞冰岩這一氣，眞可謂是「一佛出世」，若不是爲兩文士的聲威所懾，極可能就此翻臉！只是一沉氣道：「在下忝爲一行之首，敢問兩位是何派尊者？敢難爲皇上的侍衞？」白衣文士一笑道：「原來你是這一行之首腦，這也好，我們的來歷，就給你聽也難知曉，不說也罷，我們本來閒雲野鶴，與世無爭，可是也不受人欺，其實你們抓你們的人，我們看我們的戲，千不該，萬不該，不該你的手下連我們也打，打我們等於打了閻王的舅舅，地藏王的使者，本來看白戲，却讓你們把我倆拉上了台，不出手，也太看不起你們，出手又怕重了，你們搪不住，這樣吧！來個兩全其美……」「倒要請教！」「老夫討個情，這幾個娃娃由我倆帶走，兩不相犯如何？」

眞冰岩一聞此言，不由一聲冷笑，暗道：「好大的口氣，你不說來歷，就如此囂張，我這禁衞首領如此服你，這臉往那裏擱！」因此一拱手道：「聽兩位口氣，好像極有來歷！只是老夫有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脾性，兩位如此對付，却是不能奉命：……」「如何能令你服貼！」「讓小老開開眼界！」白衣老人一聲長笑道：「天下有你這種蠢才！難道這眼睛放在那裏出氣的，不見這些蠢徒！」眞冰岩身形一動，雙掌一平一推道：「不試焉知眞假！」白衣老人見眞之雙掌按陰陽生尅之道而臨，他是一偏一斜，身形一閃，避過來勢道：「蠢小子，連無畏雜毛對我也不敢有半點哼哈，你有多大能耐：……」邊說邊已展開江湖上常見的大擒拿法，向眞冰岩進攻。

眞冰岩一上手，就用上風雷神手中最具威力的「煉魔七式」，風化天魔，雷擊地魔的又狠又辣，封閉最密，變招幻麗，出手穩着的玄門無比神掌來，只見他一掌化三，三轉廿七，再分八十一的九元九方，輕靈狠厲的手法全部展開，眞冰岩的一條人影，宛如脚不點地，而掌式之顫抖分化，常在一瞬之間，連變廿七種不同招式，這一分一化之中，全蘊無限的玄妙殺着在內，這一路乃是無畏道長的鎭山之寶，由青靈天毘寶笈中，衍化而出的拳中瑰寶，無畏道長就是憑了這一路玄門煉魔神掌，找得個「長勝仙師」，天下拳仙的雅號，眞冰岩在無畏座下，習技廿載，再化了六年苦功，才將這一路鎭山神掌學會，此掌法連師兄韓欽眞也未得參神髓，眞冰岩也以此而自詡，爲了見兩文士的氣度不凡，有了一陣顧忌，故而一出手才用上了「它」，在他之意思，還不是手到成功，可是這兩文士乃是無畏道長生平第一畏服之人，不過他倆不常出山而已，所以無人能知，也少有人提，眞冰岩做夢也想不到會撞見了這個大蘑菇！

眞冰岩這一路風雷手，打了一大半，別說將人擊倒，簡直連個人影子也沒看淸，他心中那能不焦躁，耳邊又聞這文士在開口：「孩子，這樣的打法，可差得遠呢！」眞冰岩又是一氣，口口聲聲叫我孩子，你有多大？——他那知這個看來年輕，眞實年紀比他師傅還大十餘歲呢！再說：就算你大吧，我也是六十開外的老者，還叫孩子，可眞像老萊子啦！他此時實在也無法理得這多，最後出手，竟連師傅嚴囑，不到生死關頭，不可出手的三才滅魔手也展了開來，這一來就見一條人影，如風飄萎葉，又如摩雲金翅，再不就像九幽陰靈，隨風飄蕩，而在這時，這出手的陰狠毒辣，使在塲人沒一個不瞠

目結舌，說實話，這種出手對付任何一人，別說阻架這長時候，就是連一招一式也難應付，其中康漱夫首先自嘆不如，暗中說道：「這老賊可眞厲害，自己與他相比，實是相差太遠！」

再一看這位白衣人，嘿！他是依舊如此，斯文瀟洒，飄逸絕倫，眞冰岩這樣雷厲風暴的出手，在他的眼中看來，只是普通簡單，他並不是跟了眞冰岩團團亂轉，竄上落下，僅是一擧手，或者一投足，可是這擧手投足，全含有無限的妙用，不是打在眞冰岩的中虛乏勁之處，就是擊中後顧門戶之上，眞冰岩枉自出盡全力，只換來了白衣人的輕攏慢撚，這一來別說在場人嘆爲觀止，連眞冰岩也在大大担心，眞冰岩是已成强弩之末，白衣人陰惻惻一笑道：「怎樣？憑老夫這點本領，能不能帶走這四人？」眞冰岩也眞是不見黃河心不死，怒聲說道：「諒你只在縱跳潛形之技藝上用功夫，我又未敗，爲何要服你！」這一句話就給他招來了極大的無趣！聞得白衣人一聲冷笑道：「賊子，老夫看在與你師有過一面之交，不忍你跌得太慘，處處代你留面，你却不要，準備受打……」好，白衣人就此身法一變，本來是閃避退讓，現在是劈打削點！

白衣人出手還是不奇怪，在場人差不多有大半學過，這是大擒拿法！一般人以爲：這種手法是學拳術人的基本手法，不足爲奇，其實不知這大擒拿法，其中有一部武家難得的精髓神籍在，北宋拳仙張三丰眞人，在大開武當山時，爲其在山室石壁中，發現一部神經秘籍，名謂「四種譜」，三丰眞人當時已成爲一代祖師，功力驚人，一見這四種譜上，四種拳術名稱乃是「擒拿」、「兩儀」、「長拳」、「白打」，一看之下，與世上流行的，無什差別，以爲前人謬著，不去重視，可是在第二年上，偶因消閒，想將此書註其不足，勾其謬誤，不料看出其中眞訣涵義，以及眞正的價值，三丰眞人不由大爲驚駭，立即屏息靜觀，就此研究出個中三昧，三丰眞人不由長嘆一聲道：「拳術之道，可大可小，可詭可異，平凡中妙參天地，簡明處震爍古今！」爲了這個原故，張三丰將這「長拳」作爲武當神式之第一步，而「大擒拿手」就成了一切武當手法中的出手招，三丰眞人最後加了一句「欲得『無終』藝，須向擒拿尋！」後學者以爲這十字是勉勵後學者苦學擒拿術而已，那知這十字中，實是含有一套震爍古今的「無終神拳」在，只是無人理會而已，今日，這白衣人的出手，就是大擒拿法演化的無終神拳也！

這無終神拳是講究無窮無盡，無阻無碍，力無終，勁無終，精無終，神無終，這處處無終，點點無終，也就是拳術中的眞正循環相生，依廻來復之理，這種無斷無絕，宛如天蠶吐絲，又如海浪層叠，這樣的神妙精絕手法，在平凡普通，簡單冲淡處表現出來，不是具有眞眼光，大本領的人那知就理，所以這眞冰岩確有不弱身手，可也爲這種看若簡單的手法，弄得手足無措，在白衣人使第七式「拗肘奪膛」時，五指如鈎，直向眞冰岩之右側攫來，眞冰岩「沉臂劈掛」想化來勁，就聞一聲冷笑道：「賊子！得摔了！」果然，眞冰岩突覺右手一震一痠，發覺手肘被攫，他一急，運勁想反尅，那裏能够，右手一陣劇痛，兩眼直冒金星，又感身子輕飄飄的，離地而起，自知爲人摔出，半空中還想蓄勢沉勁，可是氣早已不打一處來，「吧」的一聲，眞冰岩一交摔得重上加重，想他由出道迄今，從未吃過跌，這一交摔在衆目昭昭之下，而且輸在這種微不足道的手法上，他那能不氣，還想强掙起身，右手一點，又是一陣劇痛，心中突的一怔，試一運氣，果然這右臂關節難通，好，右手斷了！這一來，就此一聲怒吼，一口鮮血噴出，暈死在地！不能起身了！

白衣人摔跌眞冰岩後，他是依然神態沉穩，對衆人又看了一眼道：「服了沒有？」這些宮中侍衞誰也出不得聲，這人簡直如神仙……康漱夫與鐵雲兒、顧大林、岳和四人，滿心歡喜，鐵雲兒暗道：「這眞是奇蹟出現！不過這兩人是怎來歷？」她這裏思疑未畢，左側突有金風破空之聲飛出，錚錚連響，日光下見有數點金星飛打白衣人，鐵雲兒則嬌叱一聲，想去破解，只見青影一道，不知用什手法，「奪」一聲，青衣人左手已抓住一點金星，細一看清，原來是一面五寸方圓的飛鈸，抓在手中還在滴溜溜的亂轉，而第二鈸也已飛到，青衣人也眞好閒興，就用這第一面飛鈸，一沉一轉，好！第二面在第一面上就一停，第三點金星到，青衣人不知發什神經，用這已收兩面飛鈸，一點一打，這第三面飛鈸竟然轉了一個彎，向這原處退回！

發飛鈸的正是天雷僧的師弟伏魔僧，這和尙最擅長打這日月金光鈸，他仗此飛鈸，不知喪了多少成名英雄，尤其在打五台山時，破左三公子之大寨，他一人用四十九面飛鈸，連斃十三個武林能手，今日他因見青、白兩文士身法太怪，故而打飛鈸時，竟用上了偸襲，本來，他的飛鈸打法特異，即使正面相對，也難躲避，何况是偸襲，可是今日，也碰到了對頭，青衣人本來外號人稱八手仙師，這可說明他對暗器之道的造詣，伏魔僧的飛鈸一出，這强勁的洒力吞勁，照樣無法走得過他的手掌，他雙指用鐵嵌之力，一夾一接，接住飛鈸後，再看準勁力虛浮之處，一點一撞，這種借力回力，就此以

其人之道，回治其人之身，伏魔僧正想飛打第二套，想不到自己的飛鈸回來了，他一嚇一呆，就此弄得手脚無措，若不是飛音僧在旁用袍袖一抖一揮，卸去一絲洒勁，說不定伏魔僧就能自食其果，飛鈸是落地了，伏魔僧也已怔住了！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難道還打不怕？」邊說邊已引了天山四俠揚長而去了，太原中形成一片更紊更亂，人羣是在擁擠中亂閧，酒樓上，店舖內，紛紛議論，這一批宮中侍衞扶了傷人，呆瞪瞪看他們揚長而去，只有青衣人的說話還在空中蕩揚：「這人是我們帶走了，不服的話，三日後到東海修羅島上，尋我們木公、金父來料斷便了！」此話一出，人已消失在遠處，眞冰岩是剛醒，一聞此言，差些又嚇昏了過去！

而天山五俠，白泉也來會合，更爲驚異，這兩位劍聖、拳怪有這長的命，當他們出了太原城，康漱夫一再致謝，並將這「飛天大盜」介紹給兩老聽，原來此人並不是飛天大盜，乃是明末忠良，名將焦璉之後焦天挺，本來隱居在王屋山中，雖是名將之後，却是手無縛鷄之力，心有反淸之志，却無反淸之力，爲人豪爽仗義，而且通權達變，其實眞的飛天大盜元靖皓，與他却是相識，此次元靖皓爲了誤中狡計，與眞冰岩之師兄韓欽眞，來個兩敗俱傷，毁了武功，元靖皓乃是皇命欽犯，屢次大閙京師，使康熙十分頭痛，爲此而派出極多能手，傾全力來會捕元大俠，韓欽眞與之對掌比武，互毁武功後，他立即走避王屋山，焦天挺家中，焦天挺萬分機警的，立即將元大俠由地室放走，並且故佈疑陣，自守石屋，眞冰岩引衆追踪而到，焦天挺是故現痕跡，讓他們困住了他，在他無比的辯才，以及難得的機智，阻住了這批江湖能手的搜索，結果就帶走了他！焦天挺是自承了這個飛天大盜之名！

元靖皓想不到焦天挺如此銳身急難，自己是功力未復，眼見好友坦然而去，當然心如刀割，尙幸天山傳音環未失，他是立即仗以討救兵，天山得訊，爲了不願基本被發現，才派了八名能手下山，而眞冰岩是抓了焦天挺，以作香餌，預備激使元靖皓自動入網，不想幾次的遷移，始終未出山西省中，直到時間緊迫，京中連下密令，並且派下十幾個能手催解，眞冰岩實在無法躭擱，只能把焦當作元，押解上京，也仗他這一來，就在太原府中會面，否則，這些天山大俠非要上京大閙不可了！

可是眞冰岩實在也是個勁敵，自己具這大本領，而且還有這多能手同行，他還將四藏僧作爲折衝，天山的另外三個接應，到底爲他們阻住在太原城外，無法與五俠會合，若不是東海雙仙之仗義出手，那麼非但無法救人，說不定還得留下幾個能手在那裏！東海雙仙木公、金父這兩位老前輩聽了前情，對這個焦天挺看了一眼，只見他身中寒光針，昏死在白泉懷中，雙仙不由一陣感慨！

九天仙童岳和早已將獨門觧藥將他救治過來，焦天挺雖然精神萎頓，可是氣度依然豪邁，一見天山五俠，與兩個中年人，自知來了救星，剛想請問來歷，康漱夫就對他說了一個「元」字，他欣然問道：「元兄安好？」康漱夫詳細說明了這次之遭遇，以及雙仙之出手經過，焦天挺對雙仙一揖倒地道：「小生何幸，得蒙兩位陸地神仙之青睞，恕小生一介文士，手無縛鷄之力，再生之德只能永銘心版……」木公却一笑道：「孩子！你受了人家的打啦！該什麼辦？」「小生心欲報仇！只是有心無力！」金父也接口道：「這便當啦，只問你有沒有心！」焦天挺撲身在地道：「聞兩位老人家言中之意，有成全晚輩之德，焦氏一門忠良，爲復衣冠，此心不滅，只要有機可圖，有暇可乘，無不渴盡心力，前輩成全！」東海雙仙相互對視一眼，一人一手，將焦天挺挾了就走，對天山五俠道：「這孩子我們看了有些意思，把他帶走了，後會有期！」語聲還在空間飄揚，這三人的身形早已消失在遠處！五俠不由感嘆一聲：「忠良有後！」

天山五俠是回上了山，淸宮侍衞回了京，事情當然不算完，可是，這江湖上的事，本來就難完！朋友！我這故事算是完了！

——完——

玉笛飛鵬（大結局）

武俠中篇

丁　方・文
培　新・圖

上文摘錄： 金彤和朱玲芝師兄妹二人俱身負不共戴天之深仇，共師事三虛道長，苦心練功，技成後，奉師命下山復仇。途次白帝城頭，獲悉殺父仇家鄂北三煞和了塵和尙均托庇於白骨神教內，是時適値白骨教君山分教定期召開武林大會，金、朱二人如期赴會，經過一番劇戰，朱玲芝卒手誅了塵和尙，更搗毀君山分教，二人和一班江湖俠士遂直向白骨教總局進發。途次雲南，一夜，金彤得高人投書報警，立卽按址前往，抵一破廟屋頂，下望佛堂，忿見潘才欺侮韓英。査潘才和韓英均爲白骨教中人，韓英獨潔身自愛，從不肯與教中人同流合汚，且曾救過金彤性命，與朱玲芝締結金蘭。原來當夜，韓英在途中遇上潘才，潘才立卽質問她關於君山之會何以不出手助陣……

殺身成仁玉笛申正義　大仇得報雙劍締良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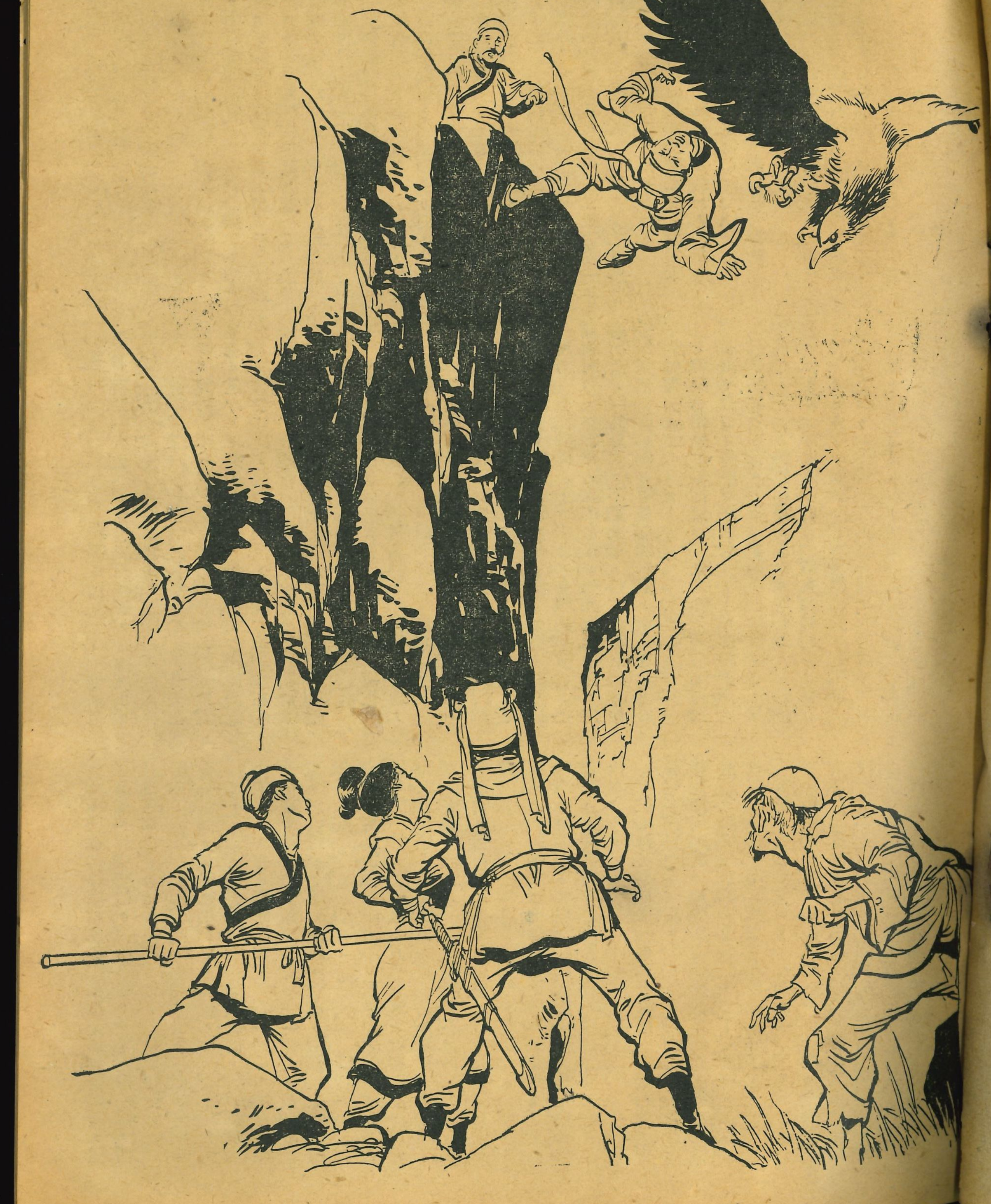
玉笛飛仙韓英把柳眉一剔，冷冷答道：「二師兄問得好不奇怪，我奉義父之命，職責在巡視各地分局，看看有無不法事情，隨時向義父報告，俾將教內不法之徒，嚴加整肅。君山之會，義父派定本教內三位教主，降龍羅漢了空，千臂神魔郝洪兩位護法共同主持。這幾位盡是本教內的出類拔萃人物，結果竟會給人殺得大敗。你們不知自責，還好意思把責任推卸在我的身上嗎？」

毒心陰掌潘才，自從在黃鶴樓前看見韓英和金彤等人同舟談笑，早生惡念。初時還恃住自已人才出衆，武功不弱，祇要能够耐着性子的向她追求下去，自可成功。如今看見韓英神色冷漠，念頭一轉，歹心頓生，對着她陰惻惻的笑道：「我們都是一家人，說話犯不着搭官腔，你這幾個月來的行踪，難道可以瞞得過我嗎？君山會上，掌震千臂神魔，劍劈降龍羅漢的都是師妹的兩位新交友好。他日返回哀牢山，假如我對師傅說出這些話，師傅平日縱然寵愛師妹，但他知道這情形時，恐怕也要說你有通敵之嫌呢！」

韓英見他出言威脅，心頭又是一陣好氣，恨恨的說：「鄉個和你說這些無聊的廢話，任憑你含血噴人，結果還是事不離實，這個且留待回山見到義父再說。」

毒心陰掌潘才，見她生氣，立時換過一副臉孔，含笑說道：「師妹且別生氣。我和你向來感情不錯，怎會在師傅面前說你壞話。不過你可知道，你兩位腰佩寶劍的好友，在君山會後，我乘着他倆給勝利衝昏頭腦，得意洋洋之時，出其不意，孝敬了他們一把白骨陰燐砂，可憐鄉雙不知死活的少年男女，這時恐怕已命在旦夕了。」

韓英聽了，立時臉色一變。但隨卽恢復鎭靜，反向潘才問道：「鄉雙腰佩寶劍的青年男女，武功不弱，怎會這樣容易給你暗算？」潘才是何等的詭詐，早已看出韓英臉上的神色變化，心裏可把她恨透，故意湊近她的



耳邊說道：「我的話那有不眞，那金形……。」說到這裏，右手兩指疾如閃電般點在韓英暈眩穴上。

韓英雖感覺到潘才所說的話雖未必眞，但做夢也估不到潘才會對她下毒手。對方武功旣高，距離又近，待到發覺不對，要想閃避，那裏還來得及。

潘才得手之後，獰笑說道：「你看金形那小子比我能勝得多少，師妹平素崖岸自高，拒人千里之外，這回你已落我手中，看你還能逃得掉麽？」說罷，便將韓英拖起，找到那座寺，見佛前燈上，還有餘油，亮起火摺燃點那佛前燈，然後掃凈拜墊上的塵灰，把韓英放在上面。韓英因給他點了暈眩穴，這時已昏迷不醒人事，潘才正在私心竊喜時，估不到金形却恰好在這時趕到，睹狀勃然大怒，淸叱一聲，一掌震碎窗櫺，欺身進去。潘才正在滿心歡喜，不防有人到來破壞，回頭一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尅星金形，不由大吃一驚。

金形還未出手，潘才因屢次吃敗在他手下，早嚇得幾個縱躍，竄出大殿。金形盛怒之下，那肯讓他逃走，如影附形的跟踪竄出大殿。從背後猛發一招，「金豹舞爪」，怎料指尖堪堪點到，潘才竟然兀立不動。

金形覺得奇怪，趕忙撤招。潘才這時，還像木鷄一般，不能動彈，在他身上細意察看一下，才知他在身形落地時，早給人用「隔空點穴」法制住。這一來，金形更覺奇怪，誰個高人處處暗裏相助呢？一時還沒法弄得明白。四顧空庭，闃無人跡。畧一沉吟，覺得那用「隔空點穴」法制住潘才的人，和剛才飛葉報警的，可能是同一高人。教人難於費解的，就是那人爲什麽處處暗裏相助却不肯露臉。潘才旣被制服，這時他才猛想起，連忙趕進後殿去救玉笛飛仙韓英。

可是才進內殿，乍睹韓英暈迷墊上，不覺呆呆一怔，不知如何是好。金形少讀詩書，心地純正，雖無雜念，但總覺得有點難爲情。這時他以救人要緊，便顧不得這許多。把她的上半身扶起，然後在她背上輕輕拍了一掌，並在她的「七坎」穴上畧爲推拏。這時，韓英的血脈漸漸活開，人也慢慢淸醒，看見自己在處，給金形扶着，一隻右掌，剛在替她推拏，嚇得她不由的驚叫起來。其後目光觸着木立在殿外的毒心陰掌潘才，事情便明白了大半，羞得她忙一伸雙手，掩着那通紅的粉面。

金形見她羞得那樣子，不覺臉上一熱，連忙放開了她，低聲說道：「韓英姊姊，你得休息一會，再說經過。」

韓英畧一怔神，從糢糊的印象中知道金形及時趕到，才得保存自己的安全。惟是自己却給同門師兄所暗算此事傳出去給人知道，試問還有何面目見人。想到這裏，不覺羞憤交併，嬌軀一挺，足跟微一用力，竟在拜墊之上，來個「金鯉倒穿波」，把頭撞向石壁。背身站立的金形，陡覺風生腦後，立知有異，回頭見狀，不覺大驚，急忙跟踪撲到，伸手緊抓着韓英嬌軀，可是餘勁未衰，兩人在地上打了幾個翻滾。

韓英見給金形緊拖着，又羞又急，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金形是個聰明剔透的人，看見那時情形，早已猜出韓英心意。何况他對韓英的可憐身世，早已同情，其後更得她贈藥相救，恩同再造，一時情急，低下頭去，低聲說道：「韓英姊姊別太難爲過，自從姊姊留書出走後，我和玲芝妹妹早已約好，從此三心合一，待報却親仇後，回山禀明恩師，共成好事。而且玲芝妹妹，還教我踏破鐵鞋，也要找着你呢。」

經過這番摯誠解說，韓英雖覺得無限嬌羞，但心裏却是甜蜜蜜的。微張櫻目，望了金形一眼，看見自己那樣子，更覺羞不可抑，故作嬌嗔的道：「形弟，我不再尋死便是，你還不快放了我，待我和你一起回去見馬世伯和玲芝妹妹。」

金形那時覺得自己有點輕飄飄的，給韓英這麽一提起，才想起剛才實在說得有點過份。那暗中相助的高人這時假如還未離開，給他聽見了豈不羞煞人？想到這裏，連忙把韓英放開，漲紅着臉，走出殿外。

韓英慢慢從內殿走出。看見潘才像一段木頭似的呆立不動，想起剛才遭他暗算，險些吃虧，不由得又羞又惱，舉起玉笛，向他迎頭擊落，金形看了，連忙攔住她道：「彼此同門，不宜傷殘，此人雖是無行，但目前還要留着他做活口。從黃鶴樓前到君山大會，我已兩番放過了他，這次尙望姊姊看在我臉上，最後放過他這一次。此刻且由我解了他的穴道，叫他寫下圖犯師妹的伏辯，免得他見我和你在一起，回到哀牢山白骨總教時向白骨神君搬弄是非。」

這時韓英對金形已是百依百順，幾經艱難，才在寺裏找得文房四寶，擺在潘才面前，然後由金形替他解開穴道，用寶劍從後威脅着他。潘才被迫得沒法，祇好依着他所說的話，寫了一紙圖犯師妹的伏辯，免得他異日反口。待到他寫好了，金形才放下寶劍，說一聲走，潘才這時才喜同罪人得赦似的，一溜烟的逃去。各事旣妥，快到天明。金形便帶着韓英，返回客店。這時，朱玲芝偶然睡醒，過房找金形不着，不知他到那裏去，恐防他遭受到意外，急得她去把馬明和夏侯春叫醒了，正在商量怎樣分頭尋找的當兒，看見金形和韓英飛也似的走回來

。朱玲芝瞥眼看見韓英，歡喜得什麽似的，連竄帶縱的走上前去，握着韓英的手問道：「韓姊姊，怎麽你在這時會來到這裏，形哥哥又怎會把你找回來的。」

朱玲芝雖問得天眞，韓英却聽得滿臉羞紅。金形怕她難爲情，祇好胡亂的扯個謊答道：「我剛才因爲睡不着，走到外邊踏月漫行，無意中却和韓姊姊遇上了，這回眞個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便把她帶回客店。」他這個謊可謂扯得恰到好處，却把韓英在古寺遇險那一節漏說了。

朱玲芝這時，尤其高興到了不得。韓英這時已經復回本相，不再穿男裝，朱玲芝再也不用避嫌，扯着她同房共榻。彼此相談別後狀况，韓英對這位天眞無邪的妹妹也不隱瞞，把剛才怎樣在荒山古寺裏遭受潘才的暗算，及後來怎樣得金形及時救援，從頭到尾細說一遍。一夜之間，盡傾肺腑，兩位俠女，相好得情逾骨肉，心中隔膜，悉數消除。心裏憧憬着未來的美麗遠景，禁不住相視作會心微笑。第二天早上起來，吃過早飯，梳洗已畢，馬明便教店小二準備些飯菜，大家吃飽了，立即收拾登程。由玉笛飛仙韓英引路，往前進發。哀牢山綿亘在滇南境內，萬壑千峰，面積甚廣。在這廣闊山區裡，尋找白骨教的主教，本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若憑馬明、金形、朱玲芝、夏侯春四人前往，不消說三月爲期，就算再多一個月期限，也不容易找到。好在有韓英引路，省了許多工夫。金形和韓英，沿途更是有說有笑，純樸無邪的朱玲芝，也加入談在一起，在山行幾天的時間內，生活倒也過得很愉快。可是一進入哀牢山白骨總教的勢力範圍內，韓英却因暫時形格勢禁，不便現身，祇好把前面途徑，向他們詳細說明，并且還叫他們暫緩一步，自已要盡一日時間，向白骨神君忠言苦諫，不管他聽說與否，總算盡了自己的一點心事，免負他對自已多年心血的教養。

馬明聽了她的話，含笑點頭道：「韓姑娘身受白骨神君教養深恩，理應如此。我們今夜就在這小鎭住下，遲一天再取道入山便是。」

待到馬明的話說完，韓英對着金形愀然一笑，含情脈脈的說了一聲珍重，身形幾個起落間，便消失在一片溶溶月色裏。金形這時才想起毒心陰掌潘才所寫的那張伏辯，還存在自已身上，沒有交還給她。連忙往前追趕，那裡還來得及，走了一段路程還是不見伊人影蹤，祇得快快若失的走回來，心裏愈想愈害怕，恐妨韓英這次回去，難免遭受到那萬惡師兄潘才的暗害。

朱玲芝這時也覺有點心神不寧，就像韓姊姊會遭受到什麽禍事似的。好容易挨到次日午後，才收拾兵刃，一同入山。那隻通靈大鵰却不時在上空徘徊，在進入哀牢山白骨教總教這段危險途程，牠好像在空中担任警戒似的。循着韓英所指示的途徑，越過幾個險峻的峰壑，果然看見一座高大山峰的山脚下，有一度極大石門，門柱上刻着一副對聯，上面寫道：

「天下武功尊白骨，人間仙境是哀牢！」金形瞥眼看見這副狂莽自大的門聯，忍不住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這時，門外站了四名身穿勁裝的白骨教徒，按刀侍立。看見金形等四人來到，竟似早已知道他們到來拜會似的，絕不加以留難，恭身讓路。

金形曾經聽韓英說得詳盡，知道過了這度石門，便要穿過一度險窄的夾谷，和一條盤旋的山路，才能到達白骨教。看目前地勢，仰行之處，祇有丈二三寬，兩旁山壁，却陡峭得足有十多丈高，知道這就是韓英說的夾谷。

在這險窄的山道上，假如敵人在峭壁埋伏下來，突施暗襲，稍一疏神，便易喪身。饒是金、朱二人功力那樣高强，這時也不能不提高警覺，以防暗算。

巧手魯班馬明，覺得這山谷形勢太險，和金形可有同樣感覺。但照剛才的情形來看，四位白骨教徒，讓路肅客，看情形，白骨神君當然不會不知道有人到來拜會。不論玉笛飛仙苦諫白骨神君的結果怎樣，按照武林規矩，再向前行，便有人出來迎接，决沒有在此遽加暗害之理。想到這裏，山道雖然愈行愈險，心情反爲放輕一些。怎料再行不遠，陡覺前面峭壁之上，發出隆隆之聲，兩塊巨大石山，已從峭壁上滾下，立時草木爲摧，沙石飛揚，威勢何祇雷霆萬鈞，在這樣的狹窄山谷中，在這時躲避那兩塊當頭滾下的巨石，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幸發覺尙早，四人功力，已到爐火純青之境，一聲來得好，馬明當先，金形、朱玲芝分站兩旁，護着渾小子夏侯春，順着崖邊，往前力縱。這時，但覺有一股强勁無比的勁風，從四人頂上掠過。兩塊大石，雖沒有把人壓着，落下時兩石互相撞擊，立時碎裂，四散分亂，利如刀劍，分從四方八面射來。金形的太乙神功，朱玲芝的般若神功，和馬明的劈空掌力雖已一齊發出，把碎石震跌，雖是如此，馬明的右腿上也中了一下，他雖然是一身橫練，肌肉結實，此刻也痛得他鋼牙緊咬，暴吼如雷！

就在這時，峭壁頂上，發出一陣桀桀獰笑聲。抬頭一看，祇見毒心陰掌潘才，和一個大頭矮身的老者一齊現身，潘才用手指着金形，得意的格格大笑着說：

「金彤小賊，竟然不自度德量力，胆敢闖進哀牢白骨總敎。這飛蛇峽內，可就是你的埋骨之所。至於你說要找鄂北三煞方濤報仇，現在方護法就站在你面前，看你能奈得他何？現在你家潘太爺居高臨下，身上又有兩袋白骨陰磷毒沙，專等待你來孝敬給你，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決難出生天。乖乖的可自送來納命，省得你家太爺動手。」

毒心陰掌潘才說完這番話，金彤才知道那個頭大身短的老漢，竟是自己的殺父仇人鄂北三煞中的陰陽判方濤。馬明暗自打量一下當前形勢，毒心陰掌潘才的白骨陰磷砂祇消隨手打出，四人便休得想活。金彤這時志切復仇，早把生死置於度外，暗中運起先天太乙神功，準備像在君山擂台上震懾白骨雙凶那時一般，把太乙神功化爲一片無形勁氣，暫時那抵擋住凌空撒下的白骨陰磷毒砂，其餘再由朱玲芝、馬明、夏侯春三人隨機應變。

他剛運足功力，正想把這個應敵辦法對朱玲芝說出時，突然聽聞潘才發出一聲慘叫，像是遭受到什麼暗算似的，接着看見空中灰影一翻，潘才竟從峭壁上倒栽翻下，往峽道下墮。陰陽判方濤，這時好像得到什麼警耗，厲聲狂叫，晃眼不見。

夏侯春心裏早把潘才恨透，見他從山壁上直跌下來，那肯放過，連忙竄前，揮起那根一百零八斤重的銅棍向他攔腰一掃，可憐這個蓋世魔王，立時喪命。

金彤竄上前，看個究竟，發覺潘才不知怎的給挖了一隻右眼，鮮血淋漓，心裏可明白了幾分。接着看見那隻灰黑色的大鵰，斂翼凌空疾瀉而下，落在朱玲芝的肩膊上。朱玲芝心裏領悟，笑撫着大鵰的鋼翎道：「乖乖，剛才那惡人的眼睛，可是給你啄瞎的。」

大鵰雖不能作人言，這時却延頸低鳴，點頭示意。馬明見大鵰那樣通靈可愛，忍不住撫弄一下牠的羽毛道：「估不到這神鳥，竟會幹下除惡的第一功。」說到這裏，稍爲停頓一下，又繼續說下去道：「潘才這人，眞可謂怙惡不悛。金彤賢姪，三度手下留情，放過了他。他却竟然乘着我們到來拜會白骨神君之時，不依照武林規矩，突加暗算，結果却死在夏侯春的銅棍之下，眞可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不過由於他這人平日頗得白骨神君寵愛，他這麼一死，雙方寃仇，愈結愈深，像白骨神君那樣個性偏激的人，決不肯善罷甘休。韓英女俠這次上山向白骨神君苦苦進言，相信決難得有圓滿結果。我們現在已深入白骨敎重地，危機四伏，各人非提高警覺，小心在意不可。」

對毒心陰掌潘才之死，金彤也不能無動於中。像他那樣的人才武藝，在當代武林上本可稱得做有數人物。祇因一念之差，落得如此收場，對着他那慘死殘肢，觸起萬千感慨。爲免他死後暴屍荒山，草草把他埋葬了。想起韓英向她義父白骨神君犯顏苦諫，不覺替她担心，同時更想到一路暗裏相助的那位高人究是誰人，一時還沒法弄清楚。剛才在峭壁上傳來的一陣冷笑聲，聽來似是甚熟，難道他就是一路暗裏相助的那位高人麼？

邊行邊想，不覺已走完了這條狹長的峽道。頓覺眼前一開，但覺有不少巍峨樓宇，依山建築，畫棟雕樑，氣象萬千，把那座荒山，點綴得生色不少。四人知道前面那些巍峨樓宇，可就是白骨敎主敎，不覺心中一懍，頓時停止脚步，把四周形勢，先行打量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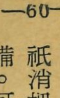
那隻灰毛大鵰，剛才本來是停在朱玲芝香肩上的，這時却忽然振翼高飛，直上雲表。就在這同一時間內，正中最大的一座正門，也湧出一羣人。當中一個身穿道裝，童顏鶴髮，神態瀟洒的中年老者，看那人模樣，當是白骨神君無疑。緊隨在他後邊的那羣湖海豪客，金彤認得的祇有在君山會上見過的獨角鬼王吳敏，和奪命神刀杜騰飛。馬明在江湖上行走時日較多，認得白骨神君右側那豹頭環眼的矮胖老者，就是四神魔中的惟一生存者大力神魔曹昌華。左側身穿土黃色長衫的兩個面貌相似的老人，便是金彤、朱玲芝的殺父仇人，鄂北三煞的第二煞生死筆方昭，昔年在六盤山黑森林較技，給朱玲芝的母親辣手仙人李雲珠割去一耳，最易辨認，一看便知。還有一位，定是大煞仙人掌方立無疑。但剛才和毒心陰掌潘才在峽谷上出現的陰陽判方濤，這時却沒有露臉。

白骨神君率領羣魔，迎出大廳五六丈遠，倏然止步，手撫銀髯，哈哈笑道：「巧手魯班馬大俠，在下白子南聞名已久，今日幸會請恕我迎接來遲。但老夫剛才得報，二弟子潘才，在峽谷遭害，請問是何人所爲，還請向我來個交代。」白骨神君口氣雖說得和平，但却臉如嚴霜，頓時使得氣氛緊張起來。

這時，雙方距離，祇不過三丈外。金彤打眼看



白骨神君白子南袍袖一拂，渾小子夏侯春如斷線紙鳶般向後飛摔。



了白骨神君一眼，覺得他的風華器宇，看來簡直就是一位超塵絕俗的世外高人，使人油然起敬。可惜的是他却因一念之差，妄想獨覇武林，給這羣江湖邪魔所利用。碧玉蒙瑕，白圭有玷，說來眞使人替這位武林當代奇人可惜。

馬明聽到他問起毒心陰掌潘才遇害之事，正想答話。渾小子夏侯春，不知死活的迎上前去。

渾小子夏侯春抱着那根熟銅棍，傻勁十足，笑嘻嘻說道：「那個壞小子，原來就是你老人家的徒弟麼，他早給我用熟銅棍攔腰一掃打死了。」

白骨神君不知道夏侯春性情，以爲他出言相戲，這口氣那裏還能按捺得下。雙眼一翻，精光電射，臉上如罩寒霜，冷哼一聲道：「好斗胆的小子。」說完，袖袍一拂，一度奇猛無比的透骨寒風，排空襲到。好在夏侯春還算知機，想起日前傳授他武功那位道人曾經對他說過，雖然一身橫練，刀槍不入，但遇上這陰柔內掌，還是要躲，不可硬碰，二想潘才不過是白骨神君的弟子，功力尙且如此厲害，他這老魔頭更是可想而知，寒風勁氣一到，立時使出個「柳絮迎風」，飄身後退，卸去對方勁力。

金彤、朱玲芝，早就聽聞玉笛飛仙韓英對他說過，義父白骨神君的功力已臻化境，在二三丈內，祇消把袍袖輕輕一拂，隨時便可傷人，早就暗中戒備。可憐渾小子夏侯春却不知厲害，雖使出個「柳絮迎風」倒竄過去，竟如斷線風箏一般，飛身向身後岩石撞去。金彤、朱玲芝，這時也覺得寒風砭骨，忙運起先天太乙神功和般若神功，一齊把馬明護住，才得無事。但眼見夏侯春快要身撞岩壁，碎骨粉身，却無從援救，不由急煞。

夏侯春那時雖已知道厲害，但已身由已，眼看距離荒石，僅不過有一丈遠近。就在這時，陡覺身後有股陰柔勁力，微微一擋，再往前一湧，白骨神君所發的寒風，立給抵消，他的身子，這時便好像給人推着一樣，凌空飛回原地，依然抱着銅棍，形式紋風不動，使得渾小子夏侯春有點覺得莫明其妙，還覺得好玩，裂開嘴巴，對着白骨神君發出一陣嘻嘻哈哈的傻笑。

他這麼一笑，可激怒了白骨神君，白骨神君拂出袖風，原想把四人一齊籠罩在內。但結果却祇有夏侯春一人，因欲順勢逃避，把身一縱，雙足離地，才給那陣勁風捲走，其餘馬明、金彤及朱玲芝這雙少年男女，也未見他怎樣運功抵拒，可是身形却絲毫不動，神色自若，心裏暗暗喝彩。這三人本領那樣了得，難怪在君山會上，自己方面雖然派出多名高手，結果却仍難逃一敗。最使他覺得奇怪的，就是夏侯春能在半空化去自已所發出的那陣疾勁寒風，脚不沾地，原式絲毫不變，又自飛回，這種怪事，簡直是前所未見，饒他功力那樣高强，也不覺心頭暗自一懍，把長眉一剔，身形毫未作勢，平空斜飛三四丈高，五六丈遠，向剛才夏侯春險些撞着的那塊岩石飛去。

在距離岩石還有丈多遠，白骨神君舉袖又是一拂，勁風過處，砂石飛揚，草摧樹折，威勢確是驚人。身形才落，口裏朗聲說道：「何方高人，光臨哀牢，白子南在此恭候大駕，快請現身出來。」

一陣响若春雷似的聲音過後，不獨沒有見人現身出來，而且連一點影跡也沒有。這時，不祇白骨神君覺得出奇，金彤也何嘗不是一樣。剛才夏侯春所以不至身撞懸岩，顯然是有人暗裏相助。

白骨神君見找不到人跡，不覺臉上微紅，翻身縱回。馬明見他恃着功力深厚，出手便想傷人，在口頭上那裏肯饒恕他，半帶嘲諷的抱拳對他笑道：「神君功參造化，看剛才這一出手，不愧稱武林第一高人，馬明得有機會到來拜見，眞是難得。惟因前在洞庭君山，與貴敎中人，少有誤會，而我金彤世侄和朱玲芝侄女，又和貴敎方家昆仲三人。因爲有些恩怨須得來個了結，才和貴敎內的吳敎主等約定在三個月內，就到哀牢拜會。不料剛才進入夾谷地帶，貴敎潘敎主和方護法，突在峭壁頂端，抛下

大石，還想用白骨陰磷砂暗算，馬明一行四人，地處境險，正在無計可想，束手待斃。不知那路高人，抱打不平，制服潘教主，嚇走方護法。這位夏侯壯士，生性戇直，因給潘教主拋下碎石所傷，憤而出手。待到在下發覺想阻止時，已來不及。彼此約定來此赴會，怎料賓主未見，遽爾傷人，說來委實抱歉得很。神君如有什麼怪責，但請一言，馬明自當虛心接受，決不有怨。」

白骨神君生性陰沉，本來不會那樣輕易出手的。祇因潘才回山之時，從中挑撥，說得金彤、朱玲芝，怎樣狂莽自大，目中無人。白骨神君聽了，早已心中有氣。剛才再聽到教中弟子回來報告，說潘才在夾谷殞命。白骨神君因爲心愛弟子遇難，一時悲憤過度，靈智稍昧，才會那樣冒失行事。及後聽到馬明說出那一番話，頭腦回復冷靜，細意想眞一下，像潘才那樣功力高强，怎會輕易喪生在這個傻小子手下？再加上剛才在岩壁間所看到的怪事，知道可能另有高人，暗中潛伏相助。何況人家應約赴會，自已方面會有人在對方已入白骨教主教，賓主尚未會面之時，竟會從中加以暗算。這種行爲，不祇違背江湖道義，而且還簡直無恥，這事傳出去給江湖人士知道，豈不是貽笑江湖。可憐自已一時給手下蒙蔽，開口責人，却給馬明婉言諷刺，回敬過來，當下臉色很是難看。立時把臉色一沉，回過頭來對鄂北大煞仙人掌方立道：「方大兄，你的三弟何在？」

方立、方昭，給白骨神君這麼一問，心中不覺一凜。再看馬明老少四人，身入虎穴龍潭，無異平白送死，三弟方濤，途中對他們四人竟加暗算，未免做得太過，一時竟答不出話來。

白骨神君見方昭答不出話，冷哼一聲之後，轉身向馬明等四人，堆起滿臉笑容，恭身肅客，抱拳笑道：「白子南馭下不嚴，貽笑大方。孽徒不守江湖道義，自作自受，死有餘辜。四位請恕老朽昏庸，不加深責，且一起請到大廳內喝盞清茶。」

馬明剛才對白骨神君恃技驕人，頗爲不滿。這時見他竟能當着衆人面前，自承其過，不失爲一派教主的風度。畧爲謙遜一番，便和金彤、朱玲芝、夏侯春三人，隨着白骨神君，一起走進大廳內。

金彤這時心裡所掛念着的是玉笛飛仙韓英，初時還以爲她祇不過隨着衆人走出來，不以爲意。及後進入大廳，還沒發現芳踪，心裡暗暗着急，但又不好意思在白骨神君面前把她問起，使得他如坐針毡，十分尷尬。

白骨神君等衆人坐好，用過香茶，向巧手魯班馬明拱手笑道：「馬大俠，我們明人不說暗話，四位遠來不易。今天本應和各位切磋一下，無奈時已入夜且各位風塵僕僕，想必疲乏，暫請到賓館歇宿一宵。明日午間，白子南定當設宴相邀，到時不但了斷雙方恩怨，而且還把我們教中叛徒筵前處決。」

白骨神君話聲才落，接着把手一擺，便有兩個身穿勁服的教徒，把馬明等四人帶到一所精舍內。吃過晚飯，各人因明天難免有一番厮殺，大家提早休息。金彤因爲在白骨教總教裡，始終沒見玉笛飛仙韓英露過臉，知她此行勸諫白骨神君的計劃已告失敗，更替她躭心。爲了這個原故，澈夜失眠。直至天色將曙，才以道家坐功，畧爲調整精神，恢復體力，好得應付明日的一場生死搏鬥。

次日清晨，起床梳洗，吃過早點，還不見有甚麼動靜，大家的心情，少不免有點緊張。直至中午時份，白骨神君才使人到來相邀。來到客堂，祇見白骨教中主要人物俱在座，只少了鄂北三煞中的陰陽判方濤，和玉笛飛仙韓英。白骨神君滿臉笑容，迎客入座。一時海錯山珍，包羅萬有。

酒過三巡，馬明抱拳起立，正待發言。白骨神君搶先一步，含笑說道：「馬大俠，我們兩家之事，稍緩再提，待老朽先整頓教中不肖之徒再說。」說完，兩度眼神。往廳內掃射一遍，烱烱生威。偌大廳堂，座上豪客剛才本來是有說有笑的，現在却是鴉雀無聲，神情肅穆，靜待事情發展，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白骨神君臉如寒霜，從袖裏取出一根朱紅竹令，冷然說道：「九幽分教主吳敏聽令。」話聲才落，獨角鬼王吳敏，隨即離座而起，恭身侍立。白骨神君望了他一眼，繼續說下去道：「本教護法方濤，白骨分教主潘才，未奉教令，擅自對來哀牢赴會嘉賓，驟施暗算，不只有違江湖道義，更屬行爲卑鄙，不加懲戒，何以保我白骨教英名。潘才已死勿論，現在可再傳我『總教主朱竹令』遍諭教下各處弟子，一見陰陽筆方濤，立即叫他到來總教領罪，否則當視爲叛教之徒，格殺勿論。」

獨角鬼王吳敏，臉色凝重，默默無言，恭身接令。座中鄂北三煞中仙人掌方立，生死判方昭，現出了一陣難過臉色，拿起酒來，一飲而盡，好遮掩他滿臉羞慚。

白骨神君雙睛再閃，二度發令，揚聲問道：「玉笛飛仙韓英何在？」

此言一出，舉座吃驚。金彤、朱玲芝，神色更是緊張。因爲白骨神君剛才曾經說過，先行整頓教中不肖之徒，既然傳令韓英出見，顯然是把玉笛飛仙也列作教中叛徒了。金彤、朱玲芝，心裡暗自打鼓，四度眼神，齊注視着廳堂門外。過了一會，玉笛飛仙韓英，邁步走進廳堂，仍

然穿着一身男裝，一襲青衣，頭戴儒巾，作書生打扮。金彤望了她一眼，但見她玉容慘淡，愁鎖春山。小別兩日，估不到她竟憔悴得那樣子。無復往日那種神采飛揚之態。韓英瞥眼看見金、朱二人，强振精神，慘然一笑。邁步走到白骨神君面前，垂手侍立，等候吩咐。

這時座上空氣，頓時緊張起來。金、朱二人，四度眼神，注定白骨神君。但見他臉上陰晴不定，變幻莫測，過了半晌，雙睛陡的一閃，臉上現出一副愛恨交併的表情，緩緩的對韓英道：「你是一個給人拋棄在荒山的棄嬰，給我把你帶回山中收養了，晃眼已過二十寒暑，才得把你教育成材，文武兼備。估不道你竟不念養育之恩，通敵叛教，按照教律，理應處死。因爲你是我親手教養大的，雖是螟蛉，情逾骨肉，故不忍親手把你處置，希望你在馬明和金彤等四人面前，來個自斷。」說罷，轉臉他顧，好像不忍目擊自已收養的女兒，當庭自盡似的。金彤這時，神色緊張，蓄勢待發。

玉笛飛仙這時，反爲神色自若，慘然一笑，欲哭無淚，柔聲說道：「女兒罪該萬死，但絕無通敵叛教，背祖欺師之事。請義父暫息雷霆之怒，女兒忍死片時，話一說完，立即自盡。女兒奉命到各分教巡視，發現教中弟子，良莠不齊，藉教爲惡。二師兄人亦不正，平日蒙蔽義父……」

說到這裡，白骨神君臉色一沉，打斷她的話柄，沉聲喝道：「好個狡猾賤婢，潘才已死，沒活口作對證，你便可以隨便胡言，當着外來嘉賓，汚我教譽，這樣難道還不算是叛教欺師嗎？估不到我對你二十年教育，所得結果竟是如此，賤婢還有何言，快快給我納命。」白骨神君對於他的義女，平日本是疼愛異常，一旦愛翻成悔，必然恨到極處，右掌一擧，虛空猛按，竟用了九成眞力，一股奇勁陰風，對着玉笛飛仙韓英前胸，劈空擊到。韓英雖然知他這一掌劈出，自已難免喪命當場。這時，她爲着顧存孝義，早存了必死之心，對白骨神君劈出這一掌，毫不閃避，瞑目待死。

金彤、朱玲芝，自從聽到白骨神君教韓英當場自盡後，早已隨時準備，出手救人。其後看到白骨神君臉色乍變，掌風一發，金彤的先天太乙神功，朱玲芝的般若神功，這時也就雙雙併出。

武術之道，有時確自有它的玄妙之處。在洞庭君山擂台上，金彤以一人的先天太乙神功和白骨雙凶的白骨陰風掌相併。還綽綽有餘。這時却合了兩人的功力，又是從側面橫截白骨神君白子南的白骨陰風掌風，却仍稍遜一籌，祇卸去七成勁力，餘威所及，把整個玉笛飛仙韓英，打得凌空飛出七八步遠，摔倒在地，櫻口一張，噴出一大口鮮血，濺了滿地桃花。金彤、朱玲芝看見這情形，不覺心頭一震。

馬明走過去爲她一診脈息，察出她所傷太重，這朶濁水淸蓮，晃眼之間，就要萎謝。馬明給慌得亂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金、朱二人，雙雙搶到。朱玲芝眼含淚水，把韓英輕輕抱起。低喚着說：「韓姊姊，你怎麼樣了。」韓英望着她慘然一笑，却沒作聲。

金彤在百忙中探囊取出一顆峨嵋護心丹向韓英口裡送。這一顆護心丹，是三虛道長採集各處所得的名貴藥物製煉成的，功力自是不凡。韓英吃過護心丹，臉上的痛苦神色稍減，鮮血也沒有再從她口角裡噴出來，金彤取出素帕，替她抹去嘴角血跡。韓英面現悲愴，望着金彤凄凉一笑，心裏像有萬語千言，無從說起。金彤這時也突覺一陣心酸，俊目險些洒下淚水。

白骨神君臉罩寒霜，肅立一旁，冷冷一聲道：「好個不要臉的賤婢，難道在垂死之前，還要向人搖尾乞憐，貽我白骨教之羞麼？」

金彤聽了，霍然躍起，微一欠身，向白骨神君抱拳爲禮道：「神君是一教之主，不應那樣輕擧妄動。玉笛飛仙韓英，行爲光明磊落，說她欺師叛祖，未免冤枉好人。何况貴教收徒太濫，難免良莠不齊。毒心陰掌潘才，確是鬼蜮爲心，豺狼成性，玉笛飛仙所言，句句是實……」話還未了，白骨神君早已沉不住氣，厲聲喝道：「小子休得滿口胡言，本教主按照教規，淸理門戶，難道也容許你到來干預嗎？現在別的且不說，日前君山會上，誰是劍劈降龍和尙的人，請出來見我。」

朱玲芝正要放下玉笛飛仙韓英，轉身而出。却給金彤橫身一躍，攔在當中，拱拳說道：「教主且釋雷霆之怒，再聽我一言！降龍和尙了塵，五年前在六盤山上，和鄂北三煞，慘殺在下和玲芝師妹的父母，此仇不共戴天。日前君山會上，把他一劍劈死，正是冤家有頭債有主，這筆帳似不宜把他提在白骨教一起。」

話聲才落，白骨神君冷哼一聲，袍袖一拂，立時發出一道奇寒無比的勁風，直向金彤當胸打到。金彤亦知道厲害，不敢硬接，身形斜向後縱，反手打出一掌，兩度掌風，接在一起，發出蓬的一聲巽響。饒是白骨神君白子南功力那樣深厚，身形也微見搖晃。小俠金彤却給震退五六步外，才得站穩身形。

朱玲芝也覺得白骨神君功力深厚，祇憑金彤一個人的力量，恐怕招呼不了。便對馬明說：「馬伯伯，你好好的看守着韓英姊，待我助彤哥哥一

臂。」說完，寶劍陡的出手，「潛蛟出洞」一度銀光，直從白骨神君當胸點到。白骨神君白子南仗着功力深厚，視若無睹，冷哼一聲道：「女娃兒你想找死。」

金彤恐怕朱玲芝盛怒之下，疏於防範，對着這個老奸巨猾的白骨神君，稍一疏神，便易吃虧，連忙橫身一躍，攔在當中，向白骨神君微一抱拳道：「教主何必生那樣大的氣，在下以往和貴教沒有什麼過節，玉笛飛仙韓英剛才所說貴教收徒過濫，良莠不齊，也是實情，她實在是一朵濁水淸蓮，品性善良的女子，你別反因爲果，冤枉好人。在下這次親到貴教總教，在和鄂北三煞淸算當年一筆血賬。我現在祇想請大煞仙人掌方立，生死筆方昭陪我走幾招，血債血償，不幸敗在他手下，死而無怨。」

金彤說出這番說，不亢不卑，措詞得體，言言是實，聽得白骨神君，一時無話可對。方昭、方立，見得金彤指名索戰，想起方濤有違教令，要受懲處，也由此人而起，一時惱恨交併，如何還能按捺得住，暴喝一聲，從白骨神君後邊躍出，向白骨神君微一抱拳道：「這等無名小卒，怎配和教主動手，待我們來收拾他便是，好教這兩個娃兒死而無怨，到泉下找他的爹娘去。」

金彤見他大言不慚，早已心中有氣，冷哼一聲




金彤、朱玲芝盡展師傳絕學，把殺父仇人方立、方昭二煞困在勁風掌影內。

道：「老魔頭休得口出大言，爲要你死得瞑目，我却不用兵刃，祇憑一雙肉掌，把你送上西天。」鄂北三煞是個江湖上成名人物，那曾受過人家這樣奚落，暴喝一聲：「好小子，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看掌。」話聲才落，掌已遞到。金彤雖面當大敵，仍舊氣定神閒，看也不看他一眼，已暗中運起先天太乙神功。可憐仙人掌方立，貪勝不知輸，見他不躲不閃，立覺不對，要想撤招，那裏還來得及，眼看掌快打出，却像給一股無形勁力擋着，蓬的一聲，人給震飛七八步外。

生死筆方昭，眼見大煞吃虧，快要落敗。這時也顧不得江湖道義，飛身竄出，突施暗算，從後發出一掌。

金彤正在全神注敵，突覺一股罡風，勢如排山倒海的從後襲到，立知不妙，一個「金鯉倒穿波」斜竄出一丈過外。朱玲芝惱得性起，圓睜杏眼，嬌叱一聲道：「暗箭傷人，算得什麼英雄好漢，枉你還敢稱江湖上成名人物。」說完，一翻皓腕，纖掌雙雙打出，左右開弓，分向生死筆方昭兩脅打去。方昭眼看快要得手，正要縱身追趕，却給朱玲芝從旁殺出，攔着去路，暴喝一聲道：「女娃兒，你想找死。」說完，微一坐腰，駢指如戟，直點朱玲芝的丹田要穴。朱玲芝見他出招狠毒，惱得粉臉通紅，微一旋身，運掌下劈。這一掌，不獨運足勁道，而且還暗藏先天太乙神功，方昭假如給她這一掌劈着，不死也得重傷。

好個生死筆方昭，却能臨危不亂，一提眞氣，倒竄出一丈過外，才堪堪避過她的掌風。朱玲芝得意不饒人，立時淸嘯一聲，如影附形的跟踪竄到。

這時，金彤和鄂北大煞仙人掌方立，正殺得難解難分。本來以金彤這樣功力深厚，不出十招，便可把方立擊斃掌下。無奈金彤這時心懸韓英性命安危，方寸稍亂，招式稍慢，才給方立在他手下捱過十招。其後猛然一想，苦鬥下去，難免有變。立時重懾心神，突施殺手，「游魚逆浪」，「巧手翻雲」，「力劈華山」，三招連環打出，勢如奔雷，疾似電閃，方立要想躲避，那裏還來得及，一個天靈蓋，給他一掌劈碎，立時倒斃在地。

就在方立慘死金彤掌下的同一時間，朱玲芝眼看就要得手，早已運起般若神功，凝聚右掌，凌空劈出，眼看生死筆方昭，就要慘死在她掌力下。白骨神君，一拂袍袖，一股强勁無比的勁風，斜裏發出。

朱玲芝發出的般若神功掌力接在一起，發出蓬的一聲暴响，朱玲芝給震得身形微晃，方昭這才得脫一掌之厄，早已嚇得渾身冷汗。

朱玲芝眼看就要得報父仇，不料却給白骨神君從旁殺出，救了他一掌之厄，不覺心中有氣，要發作，猛然想起白骨神君身爲一教之主，身負絕世武功，這個魔頭，實在不容易惹，連忙沉住氣，强自堆滿臉笑容對白骨神君道：「神君聰明睿智，當知父仇不共戴天。我和生死筆方昭那段過節，最好請神君暫時不要理會……」

話聲未落，白骨神君早已冷哼連聲，打斷他的話柄道：「女娃兒，休得滿口胡言。城陵磯上，千臂神魔郝洪，死在誰的手裏？君山會上，本教護法降龍羅漢了塵，死在誰的毒手下，虧得你還說和本教沒有仇怨。現在你可亮出兵器和我交手，好教你死得瞑目。」說完，眉含怒意，目蘊精光，兩道眼

神，注定朱玲芝身上，便朱玲芝心裏微覺一凉。知這次在白骨神君盛怒之下，決難得善罷甘休，自已功力，和白骨神君還有一段距離。憑着一雙肉掌，決難抵敵。想到這裏，一咬銀牙，拔出寶劍，微一抱拳道：「既然神君不肯相諒，晚輩祇好陪你老人家走幾招。」

金彤掌殺方立後，閒立一旁，靜觀其變。見朱玲芝正要出手，忙竄身過去攔在她前頭道：「芝妹暫且退下，待我陪他走幾招。」白骨神君，也不失爲一派教主風度，也不開樁立式，含笑說道：「小俠既想代她找死，但請進招，老朽祇憑着這雙破袍袖，便足應付有餘。」金彤雖然明知他有意相激，出言氣弄，仍然極力沉住氣。把手中寶劍一抖，「長蛇出洞」，一度銀虹，直往白骨神君當胸刺到。

白骨神君氣定神閒，不躲不閃。待到那度銀虹快要點到時，才輕輕把袍袖一拂，饒是這樣，金彤遞出的劍招，却像給一股無形的勁氣堵着，就像築起一度銅牆鐵壁似的，休想再進一步。金彤行走江湖時日雖少，武功火候却極到家。

金彤看見這情形，立知不對，連忙撤招不迭。白骨神君身形仍舊紋風不動也不進招。

金彤稍一怔神，瞥眼看見玉笛飛仙韓英，玉容慘淡，知她所傷非輕，雖服了峨嵋護心丹，護住最後一口元氣，但看來也挨不了多少時候。想到這裏，不覺一陣心酸，立時凝聚全身眞氣，勁力直透劍尖，人劍合一，勢似驚濤駭浪，一度銀虹，疾如閃電的向白骨神君當胸刺到。

金彤這時已存心拚命，功力加增。饒得白骨神君功力那樣高强，也不敢硬接，微一閃身，反手一拂袍袖，一股奇寒無比的勁風，從旁襲到。

金彤因爲存心拚命，冒險發招，身子凌空，自難閃避。就在這生死呼吸間，强提一口眞氣，順着那一股白骨陰風，斜竄出七八步外。白骨神君一招得手那肯放過，袍袖再拂，一股奇寒無比的白骨陰風，直往金彤背後打到。金彤剛從死裏逃生，再遭襲擊，饒得他有通天本領，也自無法抵禦。朱玲芝見得形勢危急，正想飛身救援。身形才展，陡聞衣帶飄風之聲，一條白影，攔在前頭，把那度强勁無比的勁風一擋，金彤才得死裏逃生，那條白影，却給震飛了一丈過外。

白骨神君正要把金彤擊斃在掌風下，給那條白影一攔，當堂一愣。估不到拚死相救金彤的，竟是自己一手教養長大成人的玉笛飛仙韓英。

金彤正要瞑目待死，不料韓英捨命相救，代替自已再捱一掌，稍一凝神，乍聞朱玲芝發出一聲驚叫，微咽着說：「韓英姊姊，你這樣做，太大犧牲了。」

金彤這時也隨即竄到，但見韓英，臉白如紙，噴得滿地鮮血，不覺心中一凉。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白骨神君也大感意外，兩度眼神，注定那懨懨垂斃的玉笛飛仙韓英身上，這時不知是憐、是恨、還是愛。

玉笛飛仙韓英，把兩度失神的眼光望着金彤，慘然一笑，櫻口微微翕動，却聽不出她說什麼話。金彤對着這朵快要萎謝的濁水淸蓮，不禁虎目流淚。朱玲芝却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慘呼着韓英姊姊。此情此景，就算是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也要動心，饒是白骨神君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對着這雙至情至聖的青年男女，感情也不免有些激動，對金彤究竟是爲敵爲友，一時竟覺得有點茫然，使得這緊張局面，保持着片刻寧靜。稍一沉吟，兩度冷森森的眼神，再次注定在韓英身上，臉罩寒霜，冷哼一聲道：「既然你有意找死，捨命救郎君，那麼我加上了一掌，成全你的志願好了。」說完，凌空發出一掌。

馬明也醒覺到白骨神君這一掌威力了得，劈空掌力，斜裏發出，金彤也早已暗運起先天太乙神功

，兩股掌力，迎着那陣奇寒刺骨的白骨陰風掌一撞，發出蓬的一聲暴响。

兩人身形，全給震歪，饒是如此，也僅瀉去七成勁力。好在朱玲芝察覺情形不對，情急之下，便顧不得這許多，把玉笛飛仙韓英攔腰抱起，奮身一躍，竄出七八步外。隨着幾個縱躍，飛也似的走出白骨總教。

白骨神君盛怒之下，那肯放過，一聲清嘯，身子凌空飛起，如影附形的從後直追過去。金彤、馬明，正要雙雙攔截，那裏還來得及。朱玲芝祇憑一個人的力量，應付白骨神君已感手忙脚亂，再加上抱着韓英，看情形很難逃過白骨神君一掌之厄，兩人非慘死在白骨陰風掌下不可。形勢危急，間不容髮。就在這時，乍見有一條灰影，突然凌空而下。

白骨神君正在全神注敵，對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未免稍感忙亂，偏身一閃，堪堪把那灰影閃過，隨着袍袖向空一拂，那條灰影，疾如電閃的往後一繞，又復攔在前頭，張開利爪，往白骨神君面前一抓。白骨神君給那灰影攔着去勢，惱得性起，暴喝一聲道：「孽畜竟敢逞兇傷人。」話聲未落，身子凌空飛起四五丈高。金彤定神一看，才知攔着白骨神君去勢的竟是自已收養的那隻大鵰，不禁暗暗稱奇。

白骨神君盛怒之下，身子懸空，五指箕張，隨着那疾似流星的去勢，想把那大鵰抓着。這時，但見大鵰把鐵翼一拂，竟發出一股强勁無比的勁風，往白骨神君身上襲到。以他這樣功力深厚，大鵰拂翼所發出的那般勁風，本是奈何他不得。無奈他這時身子懸空，功力大減，祇好强提眞氣，一換身形，斜竄出一丈過外，然後落在地上。

金彤、馬明，乘着白骨神君去勢一緩，雙雙搶到。金彤疾如電閃似的發出一招「流星趕月」，銀虹疾吐，封住白骨神君的去路。這個老魔頭，仗着功力深厚，對這當胸一劍，不躲不閃，使出彈指奪刃絕技，伸開二指，硬生生的想把金彤的寶劍夾着。金彤也知道自己的功力遠不及他，招未遞滿，即便撤回，劍隨身轉，「玉帶圍腰」，再向白骨神君橫掃一劍。馬明這時也亮出兵刃，趕來助陣。

白骨神君，雖是面對兩大强敵，仍然全沒畏懼。金彤、馬明合力搶攻，還是佔不到便宜，朱玲芝却仗着這一緩之勢，抱着玉笛飛仙韓英，往山下跑去。

生死筆方昭，眼看仇人逃遁，那肯放過。一聲暴喝，飛也似的從後追趕。朱玲芝見他才逃出自己掌下，又再苦苦追來，不覺心中有氣。左手挾着韓英，右手拔出寶劍，奮身和方昭應戰。若在平日，以朱玲芝一人之力，應付生死筆方昭，還可應付得來。這時却左手挾着韓英，身形轉動稍慢，接戰過十多招，已是險象環生。

朱玲芝見方昭苦苦相迫，又氣又怒，想把韓英放下，心中又有所不忍，爲的是韓英那時經已奄奄一息，氣息如絲，正在大感進退維谷，本來已陷入昏迷狀態的韓英，給他挾着奔跑了十數丈路，給那迎面山風一吹，頭腦便漸漸清醒過來。眼看千鈞一髮的緊張局面，極力掙扎着說：「玲芝妹妹，報父仇要緊，不要理會我，快把我放下。」朱玲芝聽了，不覺心中一凜。稍一猶疑，玉笛飛仙韓英，已强提一口眞氣，把嬌軀一挺，早已從她腋下掙扎脫了出來。

就在這時，方昭早已使出一招「舉火燒天」，判官筆往上一撩，直往朱玲芝的湧泉穴點到。朱玲芝惱得性起，橫架金樑，寶劍往判官筆硬砸，想藉着自己手中那柄功能削鐵斷玉的寶劍將方昭的判官筆削斷。生死筆方昭，也知道她寶劍厲害，招未遞滿，趕忙往後一撤，改化「平沙落雁」，判官筆不往上挑而往下扎，硬點朱玲芝的丹田穴。

朱玲芝惱得性起，嬌叱道：「方昭，你想找死麼，看招。」

劍隨聲到，晃眼間連攻五劍，迫得方昭連退幾步，才得站穩身形。朱玲芝矢志復仇，搶得先手，那肯把他放過，連出絕招，迫得方昭險象環生，鬥到分際，但聞方昭發出一聲慘叫，一條右臂，早送在朱玲芝寶劍下，給她齊肩削斷。

方昭强忍傷疼，拚着與敵同歸於盡，左手判官筆往前一甩，竟把它當作暗器使用，直往朱玲芝當胸打到，朱玲芝微一挫身，立時運起般若神功陡的發出一掌，一股强勁無比的勁風，把那判官筆凌空打落。

身負重創的方昭，再給這般若神功掌力一震，那裡還再能禁受得住，身如斷線風箏的飛出一丈多遠，倒在地上，不能動彈。

朱玲芝見他身負重創之後，再中自已一掌，饒他是不壞金剛，也得喪命當堂，便看也不看他一眼，祇管趕過去看看玉笛飛仙韓英的傷勢。韓英身負重創後，拚死再捱白骨神君一掌，金彤才得從白骨神君的陰風掌下死裡逃生，本已氣若游絲，幸得服了峨嵋護心丹，保存最後一口元陽，才得苟延殘喘。這時，傷重之後，强提眞氣，那裡還能支持得住，昏死地上，鮮血從嘴角汩汩流出。

朱玲芝看見她那樣子，心中慘怛，半晌說不出話。微一怔神，趕忙伸手一按韓英胸口，覺得她的心脈還在微微跳動，知她實在還沒有死去。百忙中一時沒法可想，探懷再取出一顆峨嵋護心丹，塞向

韓英口裡。

這顆峨嵋護心靈丹，是三虛道長採集名山聖藥製煉而成的，果然不是凡品。玉笛飛仙韓英雖然傷得那麼重，吃過那顆峨嵋護心丹後，人便慢慢甦醒過來。

韓英鳳眼微張，輕輕吁了一口氣，觸目看見方昭倒斃地上，慘然一笑道：「玲芝妹妹，你們和鄂北三煞那筆深仇經已了却，我看你們還是趕快撤出哀牢山，脫離白骨總教勢力範圍。韓英身負重創，決難得活。既然好事多磨，難償夙願，我也祇好以一死酬知已，請轉語金彤賢弟，可不要以薄命人爲念。」朱玲芝是感情豐富的人，聽聞韓英說出這番一字一淚的辛酸語，兩行清淚，從那雙烏溜溜的大眼睛直淌下來，嗚咽着說：「韓英姊姊，你死不得，無論如何，我們也要盡人事把你救活。」說完，强忍悲酸，輕舒玉臂，把那身負重創的韓英，再從地上抱起來。

這時，金彤、馬明，正和白骨神君進行着一場武林上的罕見搏鬥，雖合兩人功力，對付白骨神君，祇是勉强戰個平手，佔不到一絲便宜。時間一長，難免吃敗。朱玲芝抱起玉笛飛仙韓英，正想走出白骨總局，看見金彤、馬明，久戰無功，不覺心中暗暗着急。要想上前助戰，又不忍把韓英抛下。一時情急，撮口作嘯。嘯聲過後，一條灰影凌空疾瀉而下，勢如電閃，鋼嘴往白骨神君右眼一啄。好個白骨神教，雖要應付兩個大敵，對那大鵰凌空而下的突襲，却能及時躲閃，袍袖往上一拂，立時發出一陣强勁無比的勁風，立把這大鵰從下疾衝之勢擋着。大鵰雖是一擊不中，但却給金彤馬明緩了一口氣，這時候只看見精光一閃，金彤手中的寶劍，在這電光火石間，一連攻出三招。白骨神君，因要對付大鵰向空中撲擊，稍一疏神，一隻濶大的袍袖，給金彤寶劍一劃，祇剩得半隻袖子。

白骨神君身爲一教之主，一向自負武功蓋世，那曾受過人家這樣折辱。盛怒之下，運掌向金彤連劈。金彤剛才一招得手，祇不過乘着白骨神君應付大鵰空中突襲，冒死搶攻，險招求勝。由此激起白骨神君眞火，掌劈袖拂，勁風呼呼，沙石飛揚，草木爲折，威力何等了得，雖已暗中運起先天太乙神功抵禦，但仍然沒法抵擋得來。苦戰中，突覺一陣奇寒澈骨陰風，排山倒海的迎面襲來，把他凝聚起的太乙神功勁氣冲散，要想躲閃已來不及，祇好一咬鋼牙，閉目待死。

就在這生死呼吸間，突然發覺有股陰柔無比的勁力，從旁發出。說也奇怪，這股陰柔無比的勁力一到，立時把那勢如排山倒海似的白骨陰風一吸一引，立時消滅於無形。這一來，不祇金彤覺得奇怪，連白骨神君也當堂愕住了。

金彤張開俊目四望，却不見有人影。白骨神君如大鳥似的凌空躍起，往那股陰柔勁風發出的地方直撲過去。身子懸空，口裡却高聲說道：「誰個高人來到敝教總局，白子南在此候教，請出來相見。」

說聲才落，身形着地。兩度冷森森的眼神，在四周環掃一遍，那裡有半個人影。白骨神君平日目空一切，那會受過人家這樣戲弄，雖然心裡有氣，却苦沒處發作。這時，那隻靈通大鵰，却像有意向他作弄似的，乘着他環目四顧時，疾似電閃的急衝而下，白骨神君的一肚子氣，正好在牠身上發作。暴喝一聲道：「孽畜，你的死期到了，看你還逃得到那裡。」說着，身形斜竄出一丈過外，然後一個「鯉魚反挺」，翻身躍起，凌空發掌向大鵰力劈。

大鵰雖是飛禽，却已通靈。牠竟像知道白骨神君厲害似的，鐵翼橫空，昂首長鳴，再把雙翼一振，直衝雲霄。白骨神君這一掌雖是運足勁道劈出，却也奈何牠不得。金彤這時，因心懸玉笛飛仙性命安危，乘着這個機會，連竄帶縱，走到朱玲芝那裡去，祇剩得馬明和那大鵰，纏着白骨神君，使他一時騰不出身追趕。

玉笛飛仙韓英，人雖垂死，知覺未失。看見金彤竄到，臉上凄凉一笑，眼含淚水，微喘着道：「金彤弟，你和玲芝妹正是一雙璧人，神仙眷屬，還不快放下我這個垂死之人趕快逃命。」金彤見她在垂死之前，還是有意成全，不覺心頭起了一陣凉意。稍一怔神，微帶哽咽，道：「韓英姊姊對我義重如山。粉身碎骨，也難圖報。生死之事，算不得什麼，在危難之時教我把你放下，決難做到。」

朱玲芝一派純眞，聽見金彤這麼說，竟然忘了當前大敵，嬌憨的說道：「韓英姊姊，我們三人，生死同在一起，白骨總局，算不得什麼銅牆鐵壁，憑着我們四個人的力量，不信便闖不出去。」

話聲才落，白骨神君已一掌把馬明震退，袍袖再拂，身子凌空而起，直如大鳥似的趕來，金彤這時，以應付當前大敵要緊，顧不得再和韓英說兒女之話，趁他身子懸空，潛運太乙神功，劈空擊出一掌。白骨神君雖是功力深厚，無奈身形未落，凌空很難使勁。祇好一提丹田眞氣，猛一翻身，斜裡竄出。這樣雖避過金彤的凌空一擊，但已給人制了先機，再次搶攻，金彤早已拔出寶劍應敵。

兩人就在山徑上鬥將起來，劍光袍影，團團亂轉。這時，朱玲芝已挾着韓英走出十多丈外，馬明却給奪命神刀杜騰飛纏鬥着，脫身不得。眼看金彤獨鬥白骨神君，漸處下風，看情形，最多祇能再挨十多招，時間一長，非喪命在白骨神君的陰風掌下

不可。正急得沒法好想間，幸好優小子夏侯春一棍把一個白骨教弟子掃跌，飛也似的趕來，從後發出一棍，「怪蟒搖頭」，向白骨神君後心打到。好個白骨神君，仗着聽風辨暗器的方法，好像腦後生有眼睛似的，夏侯春一棍還未打到，他已立把袍袖往後一拂。夏侯春因剛才吃過他的苦頭，那裡還敢大意。見他袍袖一拂，知道厲害，百忙中斜刺裡縱出一丈過外，才堪堪避過那陣澈骨寒風。

金彤乘着白骨神君稍一分神，一連攻出三劍，劍光如幕，暫時把白骨神君的攻勢封住。

正纏鬥間，乍聆一聲淸嘯，晃眼間來了一個白髮皤然的老道，沉聲說道：「馬大俠，趕快往救助金小俠，待老朽再來領教他的奪命神刀。」話聲才落，雙掌一翻，「分花拂柳」，向奪命神刀杜騰飛連續拍出兩掌。

馬明却乘機脫身出來，一面朗聲說道：「玄機子道長，你來得眞巧。我們正苦身陷重圍，無法脫身，估不到你竟踐守諾言，仗義到來相助。」說完，微一竄身，早已欺到白骨神君跟前。

白骨神君藝高胆大，仗着深厚功力，那把他們三人放在眼內，憑着一雙肉掌，應付三人合力環攻，還是全然不懼。這時，白骨教徒，團聚愈來愈多，要想脫身，當然更不容易。鬥場的另一邊，玄機子這時也和奪命神刀杜騰飛鬥到難解難分，朱玲芝這時，也給獨角鬼王吳敏，率領着幾個武功高强的白骨教弟子追趕到來。朱玲芝左手挾着玉笛飛仙韓英，祇得一隻右手應敵，縱有通天本領，也不易施展開來。韓英那時雖已陷入昏迷狀態，隱聞連聲暴喝，知道她們已身陷重圍，雖是神智不淸，仍像夢囈似的說：「玲芝妹妹，快把我放下，不要再理會我。」

朱玲芝乍聽這垂死呼聲，不覺心頭一酸，險些哭了出來。就在這時，韓英强提最後一口眞氣，從朱玲芝的腋下掙脫出來。朱玲芝再想把她抱起，那裏還來得及，獨角鬼王吳敏，早已凌空劈出一掌。朱玲芝急忙偏身一閃，手中寶劍一抖，「玉帶腰圍」，斜刺裏向吳敏攔腰一掃，想硬生生把吳敏劈分爲二。

獨角鬼王吳敏，微一縱身，避過她這一劍。然後把一柄用緬鐵製成的白骨劍一抖出手，兩把寶劍，戰在一起，恍如兩度銀蛇，上下翻飛。這時，因爲兩人所用的都是削鐵如泥的寶劍，大家都有了顧忌，不敢硬碰，却成游鬥，一時還沒法分出高低。

玉笛飛仙韓英這時，想是迴光反照，神智漸漸淸醒。櫻目微張，看見這場罕見的武林搏鬥，動魄驚心。她那重傷身軀，本來不易動彈，因爲對金彤的一顆眞心支持着她，從地上掙扎起來，慢慢朝着白骨神君那邊走去。

金彤正在出盡生平之本領，和白骨神君苦鬥，看見韓英朝着他那邊走來，玉容慘淡，不覺心頭冒出一股涼意。韓英强提最後一口眞氣，幽幽地說：「你們不要再鬥下去，且聽我一言。」白骨神君盛怒之下，理智全失，暴喝一聲道：「賤婢，虧得你還有臉來見我。」話聲才落，袍袖輕拂，金彤見了，不禁駭然。玉笛飛仙韓英以身負重創之軀，怎抵受得他這狠命一擊。

金彤以知已難得，爲酬謝他幾番相救之恩，這時便拚着埋骨哀牢，橫身一躍。怎料身形未起，乍見精光一閃，三點寒星，成品字形，分上中下三路向白骨神君襲到。饒得白骨神君功力那樣深厚，不由不暗吃一驚，偏身一閃，把正要發出的掌力收回，迎着那襲來的三點寒星一劈，當堂把它震飛，跌出一丈多遠。

原來玄機子和奪命神刀一交上手，晃眼已對拆五十多招。百忙中看見金彤、馬明、夏侯春三人纏鬥白骨神君，給這個老魔頭掌劈袖拂，漸漸有點支持不住，立時使出自已賴以成名的龍形八卦掌，把杜騰飛迫得手忙脚亂。然後再使出龍形八卦掌精妙招數「犀牛掛角」，一掌把杜騰飛震退七八尺遠。就在這時，乍見白骨神君正想出手傷人，一時情急扣上三顆玄門智珠，突襲白骨神君，身形也同時飛起，和發出的三顆玄門智珠，差不多先後襲到。白骨神君運掌向空一劈，把三顆玄門智珠震飛後，餘勁未衰，玄機子身子懸空，未免吃虧，祇好凌空把掌一按，借勁使勁，硬把身子一翻，這才避過他的勁風，身形斜竄出七八步外。玉笛飛仙雖沒有再挨上白骨神君一掌，這時，她連最後一口眞元也耗盡，油盡燈枯，那裏還支持得住。身形連晃幾晃，搖搖欲倒。

金彤一時情急，奮身一躍，猿臂輕舒，把韓英那搖搖欲墜的身軀，剛好接着。白骨神君一聲虎吼，身如大鳥凌空竄前。玄機子要想阻擋，那裏還來得及。白骨神君暴怒之下，殺機頓起，凌空發出一掌，金彤、韓英給他掌力一震，兩個人像倒地葫蘆似的，滾出一丈過丈。

金彤一聲悶哼，吐出一口鮮血，可是還把韓英緊扶不放。這情形看得朱玲芝心頭一震，淸叱一聲，和玄機子同時搶到。白骨神君面對二人，視若無睹，冷哼連聲道：「你們兩個孽畜，這回大概怕可以死而無怨了，待老夫用一雙袍袖，把你們送到西天去。」

話聲才落，朱玲芝早已運行般若神功，準備硬接白骨神君的白骨陰風。就在這時，一條灰影，凌



玉笛飛仙韓英，捨生取義，在金、朱悲愴呼號中溘然長逝！

空而下，鐵翼一拂，發出一股强烈無比的勁風，剛好把白骨神君發出的掌力一擋，勁風一接，大鵬急忙振翼凌空，卸去勁力。白骨神君也一緩去勢。這時，玄機子、馬明、夏侯春三人也同時竄到，再次聯手向白骨神君合攻。

朱玲芝乘着這一緩之勢，速竄速縱，趕過去看看金彤傷勢。金彤雖負創在身，神志未失。稍一怔神，看見朱玲芝俏盈盈的站在前面，自已却把韓英緊緊扶正不覺俊臉一紅，急忙把韓英放下。朱玲芝却漫不介意的柔聲說道：「彤哥，不要把韓姊姊放開，她傷得不輕呢。」說完，乍見金彤嘴角，血水還不斷汨汨流出，很吃驚的問他道：「彤哥，你怎麼樣了？」

金彤强一怔神，緩過一口氣道：「芝妹，我傷得不重，祇不過剛才給他掌力一震，稍一運功調息，當可沒事。」朱玲芝待他的話說完，趕忙取出一顆護心靈丹，往他口裏一塞，道：「彤哥，你趕快吃下這顆護心丹，然後慢慢再說。」

玉笛飛仙韓英，臉色慘白如紙，鳳眼微張，看見金彤嘴角流血，運功調息，神智雖是半昏，但對金彤剛才捨身相救，還依稀記得，斷斷續續的低喚着道：「彤弟、芝妹，我已身受重創，縱有續命靈丹，也感無能爲力。你倆還是趕快撤出白骨總教，不要理會我……」說到這裏，星眸微閉，人又漸漸昏迷過去。

金彤服過那顆護心靈丹，頓覺遍體舒暢。看見韓英神志再復昏迷，一時想不出主意。瞥眼看見馬明、玄機子、夏侯春三人，給白骨神君迫得團團亂轉，險象環生，金彤以情勢危急，忘記了自已創傷未愈，正想奮身躍出，不料却給朱玲芝伸出玉臂一攔，道：「你且在這裏看護着韓姊姊，待我上前接幾招。」話聲才落，一縱身形，身劍合一，乃恍如一道銀虹，電射而出。

韓英喘過一口氣，鳳眼微張，看見金彤呆立一旁，一張俊臉，滿佈憂容，不由焦急起來，櫻口噏動，幽幽的說道：「彤弟，你還不快去援救玲芝妹！韓英身負重創決難得活，彤弟可勿以垂死之人爲念。你等脫出重圍後，相信我亦早已命喪陰曹。倘不忘舊好，可爲我焚香祝禱，早日超生。來世有緣，再圖歡叙。」說罷，强忍悲酸。望着金彤慘然一笑。此情此景，任教金彤是個英雄鐵漢，也覺黯然神傷。心中一凉，凄然流淚。

玉笛飛仙韓英見他毫無表情，像成個人呆了一般。鬥場形勢，愈來愈緊，白骨教子弟，這時也從四方八面，紛紛趕到，稍一遲疑，更難走脫。一時情急，强提最後一口元氣，奮身一躍，直往距離丈外的一塊突岩撞去。金彤那時好像早就防到她有此一着似的，身形同時躍起，堪堪趕到，抓着她一隻右脚。

往後一甩，估不到玉笛飛仙韓英，傷重之後，還有那份功力，右脚雖給他握着，餘勁未衰，金彤强提眞氣，運起大力千斤墜神功，才把去勢緩住。韓英爲使金彤得出生天，决心求死，趁着金彤身形

未定，提起纖掌，猛向自已天靈蓋劈下。

金彤對她突如其來的舉動，雖然看個眞切，要想出手救援，還裏還來得及，眼看對已情深似海，義重如山的一朶濁水青蓮，就要肝腦塗地，慘死當堂，韓英的手剛舉起，却動也不動的無法再劈下來，就在這時，一個化子模樣的老漢，疾如電閃似竄到。定神一看，那化子模樣的老漢不是別人，正是丐仙熊立羣。身形才現，朗聲說道：「金彤賢侄，快推活她的穴道。」金彤聽了，才知韓英所以沒法自劈尋死，原來是給丐仙熊立羣，用隔空點穴方法，點了她的「曲池穴」。

金彤一面替玉笛飛仙推拏穴道，一面分神注意着鬥場形勢。馬明、朱玲芝、夏侯春三人合鬥白骨神君，本來已呈敗徵，形勢危急，間不容髮。若非丐仙熊立羣及時趕到，難免吃敗當堂。

韓英給金彤運勁推拏，解開穴道，人又漸漸清醒。看見金彤對她那樣誠摯一片，雖在危難當中，仍不惜捨命相救，這種偉大精神，眞可稱得驚天動地泣鬼神，喟然一聲長歎道：「我已是個垂死之人，你却前途似錦，何必再陪我葬身在這罪惡淵藪的白骨教總裏。」說到這裏，好像連最後一口眞氣也已耗盡，一陣急喘，竟然再說不下去。

金彤面對着這血淚交織的悲慘場面，一時竟失去主宰。就在這時，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金屬破空之聲，使得金彤好像乍從夢中驚醒，定神一看，但見兩度銀芒，疾如流星似的破空打到，不禁一驚，自已雖可竄身躲閃，但韓英却非吃中不可。一時情急，忘了創傷初愈，猛提眞氣，凌空劈出一掌。兩度銀芒，雖給他的掌力震飛，但他却因眞氣耗盡，眼前一黑，身形連晃幾晃，緩緩的倒下地去。

就在這時，一條黑影，如影附形竄到。原來奪命神刀杜騰飛，雖給玄機子一掌震出七八步外，仗着他深厚功力，加上所傷不重，運功調息，已無大碍。看見金彤忙着救護玉笛飛仙，出其不意，孝敬他兩把薄如柳葉的奪命神刀，人也跟着竄到。這時，金彤正在身形微晃，神智漸失，看情形，金彤勢非斃在他掌下不可。

正當生死呼吸間，金彤不知怎的好像給一股無形勁力托着，搖晃身形，站立不倒。同時，杜騰飛也好像給一股無形勁力擋着，沒法竄前。

金彤給這股無形勁力一托，還覺着有暖氣，直透後心，人又漸漸甦醒過來，就在那時，那股無形勁力，也漸漸散去。金彤微一怔神，看見奪命神刀杜騰飛，飛也似的竄到。雖然眞元未復，可是一股求生的念頭，支持着他傷重的身軀，迎着他的來勢，雙掌齊發，左掌「烘雲托月」，右掌「雲龍探爪」，兩招打出雖有先後，但因手法奇快，看似同時打出。杜騰飛來勢雖兇，但因他出招更兇，吃了一擊，非死卽傷，那裏還敢硬接，連忙氣納丹田，在空中來了個「鷂子翻身」，强把身形斜竄出七八步遠，才得堪堪避過。

杜騰飛一擊不中，險遭毒手，身形落定，頓起殺機，探懷取出三把柳葉飛刀，分上中下三路襲到，寒光閃閃，疾似流星。金彤在君山會上會目睹杜騰飛和玄機子較量暗器，知道厲害，當下不敢大意，寶劍陡的出手，舞起一片光幕，噹的一聲，先把上路的那把柳葉刀震飛。

然後屈指一指，發出一道强勁無比的罡風，把中路的那把飛刀硬生生擊落。再騰身躍起，伸手下探，兩指一夾，揑得恰到火候，襲打下路的那柳葉飛刀，給他夾着。隨着淸叱一聲：「接着，還你的飛刀。」話聲才落，便把接着的那把柳葉飛刀，反打過去。

杜騰飛以絕妙手法，發出他生平賴以成名的獨門暗器，認爲金彤縱有天大本領，也難逃一刀之厄。估不到金彤在連躲他兩把飛刀之後，騰身閃避之時，還能探手把最後襲來的那把飛刀接着，反打過來，無法躲閃，眼看就要吃中，百忙中取出一把飛刀，電射而去，噹的一聲淸响，兩把飛刀，在空中迎個正着，兩點寒星，斜落地上。

杜騰飛再扣緊三把柳葉飛刀在手，蓄勢待發。金彤看在眼裡，冷哼一聲道：「有本領的，可從拳脚上見個高低，暗箭傷人，算不得甚麼英雄好漢。」話聲才落，朱玲芝正趁着丐仙趕來助陣的機會，嬌叱一聲道：「彤哥且退下照顧韓英姊姊，待我來領教他的柳葉飛刀。」

剛才金彤僅不過憑着一股求生的念頭支持着他傷重的身軀，給朱玲芝這麼提起，眞氣漸散，再也支持不住，突覺眼前一黑，身形微晃，人也慢慢倒在地上。朱玲芝見了，不覺心頭一懍，正想飛身撲救，杜騰飛一聲暴喝：「看刀。」朱玲芝微一怔神，三點寒星，成品字形從空襲到。這還不算，接着更打出一把陰磷毒砂，像漁翁撒網似的往金彤、韓英那邊打到。兩種歹毒無此暗器，分襲二人，使得朱玲芝首尾不能兼顧，一時大感忙亂。

就在這生死呼吸間，一股强勁無比的勁風。從後發出把襲來的三把柳葉刀斜斜震飛，那些白骨陰磷砂，也給震得四散飛揚。朱玲芝覺得奇怪，回頭一看，却又不見有半個人影，未知誰個高人，不肯露臉，暗裡相助。

杜騰飛眼見將要得手，正在滿心歡喜。却不防給這突如其來的勁氣一衝，不祇他發出的暗器全告落空，人也給這股無形的勁力一衝，險些站不穩身

形，往後倒退。好在他還算警覺，連忙運掌當胸，往前一推，才把那股無形勁氣堪堪擋着，朱玲芝乘着這機會，微一怔神，奮身反擊，寶劍一圈，舞起一度銀虹，「蛟龍出洞」，嗤的一聲，往杜騰飛當胸刺到。杜騰飛那時，恰好形勢倒轉，反主動爲被動，百忙中偏身一閃，隨着展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待到她的寶劍劈到，橫伸兩指，便想硬生生的把她的寶劍夾着。朱玲芝是何等樣人，那肯着了他的道兒，趕忙把劍往後一拖，左手一揑劍訣，駢指如戟，直點杜騰飛的肩井穴。

杜騰飛和朱玲芝纏鬥在一起，對拆五十招過外，還是無法分出高下。瞥眼看見金彤、韓英還是昏迷在地。朱玲芝看見他二人昏迷不醒，難免稍分心神。高手過招，分神不得，朱玲芝爲此，險些吃了大虧。

鬥場的另一邊，丐仙熊立羣力鬥白骨神君，雖然使出他面壁苦練十年的少陽神掌和他對敵還是佔不到便宜，那一隻灰黑色的大鵰，却在鬥場上空盤旋，上下飛翔，像担任警戒似的。

這時，鬥場上形勢最緊張的，要算朱玲芝獨鬥杜騰飛。朱玲芝因爲看見金彤、韓英，昏倒地上，不能動彈，芳心已碎，稍一疏神，給奪命神刀杜騰飛兩隻鐵指一彈一夾，堪把他的寶劍夾個正着。朱玲芝要想把劍抽出，那裡還能够。

杜騰飛再使出個大擒拿手法，往她的右肘一托，便想硬生生的把她的右肘挫斷，形勢危急，間不容髮。

就在這時，乍見一條灰影，凌空疾瀉而下。杜騰飛眼看就要得手，估不到有此一着，猝不及防，給那大鵰鐵爪一抓，左肩上皮肉連着衣服，給牠抓了一大塊，鮮血淋漓，痛得他慘叫一聲，不由不把手一鬆，朱玲芝趁着這機會，「順水推舟」，寶劍往前一送。

好個奪命飛刀杜騰飛，肩膊上雖給抓下一塊皮肉，負創之下，再吃一劍猛攻，却能臨危不亂，强忍傷疼，使出個鐵板橋功夫，把身子往後一仰，才堪堪避過她這一劍。然後把脚一蹬，金鯉倒穿波，竄出一丈過外。朱玲芝也不追趕，反身一躍，落在金彤身旁，口裡低喚着說：「彤哥……」祇叫出這兩個字，早已咽不成聲，不能再說下去。

金彤雖是傷重昏迷，但當那悲愈三月鵑啼的叫聲送進他的耳鼓時，不覺心頭一震，微張虎目，雙唇翕動，可是却說不出話來。玉笛飛仙韓英，除了鼻孔還有絲微氣息外，簡直已昏迷如死。朱玲芝爲人雖是聰明剔透，但看見自已的心愛人奄奄垂斃，方寸已亂，一時想不出主意，兩行淸淚，沿腮而下，連哭也哭不出聲。

這時，白骨神君和玄機子、熊立羣、馬明等幾人也鬥到分際。三個江湖高手，再加上一個儍小子夏侯春，四人聯手合攻，不獨奈何白骨神君不得，在混戰中，儍小子夏侯春稍一疏神，給白骨神君一拂袍袖，把他震飛一丈過外。接着一聲淸嘯，身形乍起，像隻大鳥似的，飛到朱玲芝和金彤所在的地方去，丐仙熊立羣立知不妙，隨着一聲暴喝，身子凌空飛起，可是他的身形，那及白骨神君快捷。朱玲芝悲痛已極，不比平日耳靈目聰，待到她發覺時，勢難躲閃，眼看就要和金彤、韓英三人，同斃在這老魔頭的白骨陰風掌下。在這生死呼吸間，突聞一聲淸嘯，一個面目猙獰，有如山精鬼魅的怪物，凌空竄至，硬接白骨神君一掌，朱玲芝、金彤、韓英三人，才得從他掌下逃生。

饒得白骨神君功力那樣深厚，他給那凌空竄下的怪物掌力一震，身形斜飛出七八步外。白骨神君身爲一教之主，傲視武林，目空一切，那曾受過這樣折辱，身形才定，運掌向這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力劈。白骨神君在暴怒之下發出這一掌，力度何祇千斤，就算他是金剛不壞之身，也都要打碎。可是那怪物却視若無睹，竟然閃也不閃，在場的人，不覺暗吃一驚，認爲那怪物非慘斃在他的白骨陰風掌下不可。怎料白骨神君的掌風一到，立時發覺像給一股陰柔的勁力吸着，那怪物不獨無損分毫，反爲繞到他的身後，和他游鬥。

馬明在百忙中偶然想起金彤負創昏迷，連忙竄身過去，在朱玲芝後心輕輕拍了一掌，使得哀痛欲絕的朱玲芝，漸漸甦醒過來，看見那面目猙獰的怪物和白君神君游鬥，不覺「呀」的一聲驚叫起來。馬明趕忙對她說：「玲芝姪女，你身上可有峨嵋護心丹沒有，快餵一粒給金彤賢姪吃。」

朱玲芝給他這麼一提起，恍如大夢初覺，立探懷取出一顆峨嵋護心丹，塞向金彤口裡。馬明却蹲在他身旁，動手推活他全身穴道，約過盞茶工夫，金彤慢慢甦醒過來。張目一看，才知自已和韓英並臥一起，怪難爲情的趕忙奮身躍起，看見韓英氣息如絲，不覺心酸。

馬明蹲在韓英身邊，爲她一按脉門，臉色凝重，神態緊張，朱玲芝、金彤，四隻眼睛全注視着他，不期而然的也隨着緊張起來。金彤心裡雖是緊張，但外表仍故作矜持，不願在世伯面前，露出形跡。朱玲芝很焦急的問道：「馬世伯，韓英姊姊可還有救嗎？」馬明長歎一聲道：「她傷得那麼重，內腑全給白骨神君掌風震碎，雖是華佗再世，亦感回天無力。憑我那點微末之技，更不用說了。」朱玲芝聽了不覺一陣心傷，忍不住哇的一聲哭起來。

就在這時，突然聽聞白骨神君發出連聲暴喝：「何方鬼物，還不快在本教主面前現出眞形。有胆的可現出本來眞面目和我過招，何必那樣藏頭露尾，鬼鬼祟祟的。」

朱玲芝、金彤，因見韓英性命垂危，一時情急，連那怪物出現，也像不聞不見。給他這麼一喊，才猛然回頭一看，果然見有一個面目猙獰的怪物，和白骨神君戰在一起，不禁暗暗納罕。更使他覺得奇怪的，就是像白骨神君那樣的傲視武林人物，和那怪物合起手來，不獨佔不到一點便宜，而且還屈處下風，連招架也感到有點手忙脚亂。更使他覺得奇怪的，就是那怪物的出手招式，竟和恩師三虛道長同出一轍，一時弄得他頭腦有點胡塗，想不出其中道理來。

這時，趕來助陣的丐仙熊立羣和玄機子，也給那怪物愣在一旁，傻小子夏侯春，傻勁十足，忘記了身入虎穴，看到緊張之處，不禁轟然喝彩。看見白骨神君，愈打愈亂，愈打愈急，額上已微微見汗。大家不約而同的心裡暗暗喝彩，認爲這個傲視武林的魔頭，這回非喪身在那怪物手下不可。苦的却是白骨教弟子，眼見自己的教主就要吃敗，却無法出手救援。

白骨神君眼看就要落敗，便顧不得一派教主的地位，探懷取出一把白骨陰磷毒砂，向那怪物迎面撒去。距離既近，白骨神君的功力又那樣高强，勢難躲閃。估不到就在白骨神君揚手發出陰磷毒砂的同時，怪物祇把袍袖一拂，立把他撒來的陰磷毒砂，震得四散紛飛，影也不見。

白骨神君一擊不中，暗暗吃驚，怪物這時好像是有意和他開玩笑似的，繞場游鬥，身形快捷得像鬼似，使他沒法脫身。這時，白骨神君不祇額上冒汗，而且連氣也微微見喘。在場的白骨教弟子，武功最高的要算獨角鬼王吳敏，奪命神刀杜騰飛，一齊發出暗器，直往那怪物身上打去。那怪物對發來暗器，竟像視若無睹，不躱不閃，袍袖再拂，發來的暗器紛紛給他擊落。玄機子和熊立羣，這時也雙雙躍出，分頭迎戰杜騰飛和獨角鬼王吳敏，使他二人沒法和白骨神君合手圍攻那怪物。

混戰方酣，突聞那怪物發出一聲尖叫，聽得人毛骨聳然。就在這聲尖叫中，號稱一代武林怪傑的白骨神君，竟像如中瘋魔似的，慢慢的倒下來。隨着那怪物再來一聲尖叫，身形乍起，幾個起落之間，晃眼即失所在。

白骨神君一倒，白骨教便成羣龍無首。馬明縱身躍出鬥場，朗聲說道：「各位好漢佳手，且聽我一言。我們這次到來，目的祇和鄂北三煞清算當年一筆血賬，和貴教沒有什麼恩怨。現在仙人掌方立，生死筆方昭已死，祇餘陰陽判方濤，相信他也決不會逃得出我們掌握，我們和貴教中人的一場誤會，從此也一筆勾銷，未知貴教中人，以爲怎樣？」說完，目光注定在場的白骨教弟子，看他們有何反應。

這時，但見白骨神君，勉强從地上掙扎起來，目怒兇光，正想發作。怎料才一運勁，便覺遍體疼痛難當，身形連晃幾晃，無法站立得牢。看得幾個白骨教弟子，連忙趕去攙扶着他。在場的白骨教弟子，見得教主負創在身，聽完馬明說出這番話後，個個噤若寒蟬，作聲不得。白骨神君以怨毒眼光，望了馬明一眼，正想開言。金彤却竄身上前，向他抱拳爲禮道：「剛才我們冒犯虎威，還望神君多多見諒。不過在下還有一言，未知神君能否見納。」白骨神君望了他一眼，冷哼一聲道：「有話但請直說無妨，何必那樣扭扭揑揑的。」金彤這時也不客氣，厲聲說道：「神君身爲一教之主，智勇兼備，武林同道，仰之若泰山北斗。祇可惜收徒太濫，品流複雜，且爲手下一二親信所蒙蔽，玉笛飛仙韓英，本是一朵濁水清蓮，反蒙不白之寃，如謂與在下勾結，通敵背師，更是寃枉。似此皂白不分，難免爲武林所恥笑……」說到這裡，白骨神君早已按捺不住，暴喝一聲，打斷他的話柄道：「好小子，休得一派胡言，整肅教規，是我們本教的事。今天不教你粉身碎骨在本教總局，留得你一條活命下山，已算本教主大發慈悲，網開一面，知機的可快給我滾下哀牢，三年之後，我當親上峨嵋，了却這筆恩怨。如有半個不字，休想留得活命下山。」

金彤見他執迷不悟，微有怒意。估不到這個老魔頭，受創在怪物之手後，還是那樣倔強。

金彤正想開言，却聽聞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回頭是岸，莫再痴迷。」雖是聲細如蠅，但却字字清楚，顯然是用傳音入密的絕頂氣功，在當代武林高人能有這種功力的，實在絕不多見。各人聽了，不禁一愕，饒得白骨神君功力那樣高强，聽了也爲之一懍，倒抽了一口凉氣，凝神調息，半晌說不出話來。

金彤、朱玲芝，就乘着白骨神君凝神調息的機會，走過去看看玉笛飛仙韓英。那時，這朵濁水青蓮，已陷入彌留狀態。金彤見了，暗暗神傷。在彷徨無計中，祇好再取出一顆護心丹餵給她吃。馬明見了，喟然一聲長歎，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她傷勢沉重得那樣子，雖有妙藥靈丹，也覺回天無力。」給他這麼一說，金彤還能强忍悲酸，朱玲芝早已吊下清淚，漸漸的哭得像個淚人兒一般。就在這時，韓英微張鳳眼，望着金、朱二人，慘

然一笑。慢慢的掙扎起來，坐在地上，斷斷續續的道：「彤弟，芝妹。俗語說得好，世無百歲人，枉作千年計。凡事都有個天意安排，韓英個人生死，算不得什麼一回事。你倆大仇已報，還不速回峨嵋，留在這裏做什麼！」金、朱二人，聽她說出這番垂死之言，頓覺全身冰冷，頭腦昏沉，知覺半失。這時，突然有片樹葉，凌空飄到金彤身旁。

金彤舉頭四顧，四無樹木，落葉究從何來。偶然想起日前玉笛飛仙古寺遇暴，飄葉報警那回事，覺得這片樹葉，實在有點不尋常，連忙拾起一看，祇見樹上用指甲劃了一行字道：「血仇已報，莫惹江湖是非，早日速返峨嵋。」看完，隨手把那片落葉遞給朱玲芝看，一面說道：「原來恩師暗裏相隨着我們。這次我們在白骨教總局中，幾次能够死裏逃生，全得他暗裏發掌相助。」

朱玲芝聽了，有點不明白的問道：「既然恩師一路暗裏跟隨着我們，怎的來到這白骨教總局裏，也不肯現身出來。」金彤畧一沉吟，隨口答道：「恩師做事，向來謹愼，他不肯露出本相，想來別有原因……」說到這裏，正想再說下去，突然聽聞一陣衣帶飄風之聲，一個人影，凌空而下。定神一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白骨神君。

金彤見他突然欺身到來，知他不懷好意，忙向朱玲芝打個眼色，雙雙蓄勢待敵。原來白骨神君，剛才雖給那怪物用隔空拂穴手法，點了穴道。仗着他多年深厚功力，運功調息，立時血脈暢通，不久便已沒事。在金、朱二人正想發難，聯手向他合攻之時，白骨神君突然沉聲說道：「兩位小俠，請不要誤會。過往之事，早已明白。韓英所作所爲，光明正大，不失爲我的好女兒。所可惜我一時給人蒙蔽，昧了靈智，錯手傷她。現在想起來，眞是悔恨不迭。」說完，蹲下身來，伸手輕撫着她的秀髮，現出滿臉慈祥的微笑。

玉笛飛仙韓英，雖負重創，靈智未昧，見得義父白骨神君最後終能翻然悔改，覺悟前非，不覺芳心竊喜。强忍傷疼，凄然一笑道：「女兒身受義父廿年教養，未報深恩，怎敢有怨。現在既得義父明白事情眞相，女兒死也瞑目了。」說完，兩眼一翻，含笑而逝。

天眞無邪的朱玲芝，見得韓英已死，忍不住擁抱着她的屍體，哀哀痛哭起來。金彤面對着這血淚交織的悲慘場面，呆立一旁，欲哭無淚。白骨神君雖是性情冷峻，但對一手教養長大成人的韓英，這次無辜慘死在自己白骨陰風掌下，親手把她教養成人，親手把她毀滅，却不能無動於中，[illegible]對遺容，慘然垂淚。馬明爲免金彤觸景傷情，不願他們再留在這傷心之地，低聲說道：「現在事情已了，留在這裏作什，我們還是趕快下山去吧。」

金彤給他這麼一說，想起恩師三虛道長剛才飄葉傳言，叫他速回峨嵋，不要牽惹江湖是非，忙向白骨神君抱拳爲禮道：「現在我們和鄂北三煞那段血海深仇經已了却，剩下陰陽判方濤也要接受貴派教規制裁，這事自有神君作主，在下可不必理會。此外我們和貴派的一塲誤會，也從此一筆勾銷，叨擾之處，還望神君多多見諒。」說完，緩步行過韓英遺體前，作最後憑弔。

白骨神君這時也回復靈性，對他義女的無辜慘死，不覺黯然神傷。丐仙熊立羣和玄機子這時也站立一旁，對玉笛飛仙的犯顏苦諫，捨生取義，不禁肅然起敬。

馬明以熊立羣和玄機子二人，還沒見過白骨神君，乃從中替他二人作介，然後向丐仙熊立羣問起深入苗疆找尋元貞雙道楊蜀，報却當年一掌之仇的情形。熊立羣面現悵惘之色，微喟着說：「楊蜀雖給我找得，清算當年那筆仇怨，一掌還一掌，最後却給他負創逃去，不能替江湖人士除一巨惡，這未免太便宜了他。」各人聽了，無不替他扼腕嘆息。白骨神君心悲義女慘死，黯然神傷，半晌說不出話來。

金彤、朱玲芝，呆若木鷄似的望着韓英的遺體，傷心過度，欲說無言，馬明看見這情形，忙對他二人道：「金朱兩位賢侄，玉笛飛仙韓英，求仁得仁，死而無憾，事情既了，你們也無謂再留在這傷心地了。」說完，轉向玄機子抱拳致謝，稱他遵守信諾，踐約不爽。給他這麼一提起，金彤才想起忘記了向他二人相謝。

金彤等一行四衆，再加上到來助陣玄機子和丐仙熊立羣，正欲向白骨神君辭行。白骨神君望着金彤，慘然一笑地說：「各位來得那樣巧，而且金、朱兩小俠，生前和小女有過一段交情，何不稍緩片刻，待把小女埋葬好了，我也從此離開哀牢山，解散白骨教，終生不到這傷心地了。」衆人聽了，不覺心中冒起一股凉意。把玉笛飛仙埋葬好了，一行六衆，循路下山。

走出白骨總教的勢力範圍後，丐仙熊立羣和玄機子正要分路道別，遙見山谷下面，似有人影幌動，各人見了，不覺一怔。在還沒有分淸敵友前，不能不暗裏戒備。朱玲芝撮唇發出嘯聲，盤旋上空的那隻大鵰，隨着低鳴一聲，如相對答，然後再慢慢的降落下來。朱玲芝看牠很有趣，想起當日三虛道長用大鵰送她下山的情形，一時淘氣，跨在大鵰背上，雙手環抱着牠的頸項，大鵰把雙翼一振，凌空飛起，金彤想阻止時，已來不及，呆看着那大鵰馱

武俠小說



彩色封面、精美插圖、每集五萬餘言。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印行

蹄風著

- 血戰古兜山（全1集）…………每集 1.00
- 勇闖十三關（全1集）…………每集 1.00
- 鐵掌雄風（全1集）…………每集 0.80
- 旁門崆峒劍（全2集）…………每集 0.80
- 海南俠隱記（全2集）…………每集 0.80
- 猿女孟麗絲（全2集）…………每集 0.80
- 天山猿女傳（全5集）…………每集 0.80
- 游俠英雄傳（全7集）…………每集 0.80
- 游俠英雄新傳（全8集）…………每集 0.80
- 龍虎恩仇記（全8集）…………每集 0.80
- 清宮劍影錄（全10集）…………每集 0.80
- 武林十三劍（1——20）…………每集 0.80
- 雙劍盟（1——7）…………每集 0.80

高天亮著

- 刀下留痕（全4集）…………每集 0.80
- 鞭撃動南北（全15集）…………每集 0.80
- 廣東梟雄傳（全10集）…………每集 0.80
- 新廣東梟雄傳（全5集）…………每集 0.80
- 三俠鬧江湖（1——4）…………每集 0.80
- 痴情女俠（全7集）…………每集 0.80
- 刀下情仇（全7集）…………每集 0.80
- 幪面女俠（全4集）…………每集 0.80

石冲著

- 峨嵋雙秀（全4集）…………每集 0.90
- 紅衣女俠（全6集）…………每集 0.90
- 湘江大俠（全4集）…………每集 0.90
- 翠鳳銀燕（全6集）…………每集 0.90
- 少年游俠傳（全5集）…………每集 0.90
- 劍底鴛鴦錄（全6集）…………每集 0.90

金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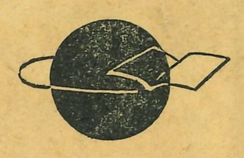
- 虎俠擒龍（全2集）…………每集 0.80
- 漠海雄鷹（全2集）…………每集 0.80
- 大澤龍蛇傳（全4集）…………每集 0.80
- 西域飛龍傳（全4集）…………每集 0.80
- 天山雷電劍（全6集）…………每集 0.80
- 嶗山七鶴（全4集）…………每集 0.80
- 冰原碧血錄（全8集）…………每集 0.80
- 青門鴛鴦劍（全8集）…………每集 0.80
- 血洗地獄島（全10集）…………每集 0.80
- 子母離魂劍（全12集）…………每集 0.80
- 猿山神劍（全8集）…………每集 0.80
- 毒掌乾坤（全2集）…………每集 0.80
- 滄江七女俠（1——2）…………每集 0.80

金童著

- 仙鶴神針（1——17）…………每集 0.80
- 俠膽[illegible]情（全2集）…………每集 0.80
- 九毒[illegible]（1——5）…………每集 0.80
- 白霜[illegible]劍（1——9）…………每集 0.80
- 一劍盪[illegible]湖（1——2）…………每集 0.80

其他

- 飛燕金[illegible]　唐皇著（1——4）…………每集 0.80
- 武林帖　巴山著（全4集）…………每集 0.80
- 清宮戰喇嘛　彈劍樓主著（全1集）…………每集 0.80
- 螳螂奇俠傳　我是山人著（全4集）…………每集 0.80
- 赤胆屠龍　許靖著（全3集）…………每集 0.80
- 塞外呼拉鞭　莘文樓主著（全4集）…………每集 0.80



武俠小說

彩色封面、精美插圖、每集五萬餘言。

金鋒著：

- 虎俠擒龍（全2集）…………每集 0.80
- 漠海雄鷹（全2集）…………每集 0.80
- 大澤龍蛇傳（全4集）…………每集 0.80
- 西域飛龍傳（全4集）…………每集 0.80
- 天山雷電劍（全6集）…………每集 0.80
- 嶗山七鶴（全4集）…………每集 0.80
- 冰原碧血錄（全8集）…………每集 0.80
- 青門鴛鴦劍（全8集）…………每集 0.80
- 血洗地獄島（全10集）…………每集 0.80
- 子母離魂劍（全12集）…………每集 0.80
- 猿山神劍（全8集）…………每集 0.80
- 滄江七女俠（1—2）…………每集 0.8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印行

着朱玲芝，慢慢的飛下那深谷去。約過盞茶工夫，那隻大鵰愈飛愈遠，初時還可看到一點灰影，漸漸連灰影也不見。金彤呆望着那谷底出神，最使他覺得奇怪的就是連剛才在谷底出現的那條人影也不見了。過了許久，還不見有什麼動靜，心裏正在暗自着急。就在這時突見有點灰影，自谷底下冉冉上升，金彤見了，不覺驚叫起來，原來那隻從谷底飛上來的大鵰，那有朱玲芝跨在背上，難道她遭遇到不測之變不成。好個金彤，他此刻雖然心裏焦急，却仍然沒有失却平時那般冷靜。凝神看見那大鵰一會，覺得那大鵰和三虛道長養的那隻有點相像，難道牠到了這裏。正在想得出神，突聞谷下發出一聲淸嘯，一個面目猙獰怪物，從谷底飛也似的走上來。怪物腋下挾着一個如花似玉的艷女，正是朱玲芝。

隨着第二隻大鵰也自谷底慢慢飛起，這正是她剛才乘坐的那一隻。衆人見了，又是一愣。晃眼間便見那怪物跑到面前，慢慢把朱玲芝放下。在塲的人，不覺一愣，蓄勢待發。

怪物發出一聲淸嘯，聲若龍吟，慢慢的把個猙獰的面目撮出，却原來是個祥眉慈目的老者，金彤見了，慌忙跪在地上。衆人定神一看，估不到那面目猙獰的怪物，竟是三虛道長，難怪剛才白骨神君，也要敗在他手下。

三虛道長爲什麼要攪鬼怪，據他的解釋是不願沾惹江湖是非，同時更知他二人功力和白骨神君還有一段距離，所以一直暗裏相隨。城陵機上松針打穴，和飄葉報警替玉笛飛仙保存安全的也是他。三虛道長忙替朱玲芝推活穴道，約過盞茶工夫，便慢慢的淸醒過來。張眼看見三虛道長，很吃驚的一個翻身跪下。三虛道長這時，便把她怎樣在深谷[illegible]遭受元貞雙道楊蜀的暗算，及怎樣把他點了穴道詳細的說了出來。熊立羣聽了，才知楊蜀吃了他一掌之後，氣憤難平，探知他到了哀牢，便跟踪到來，估不到在谷下和朱玲芝動手時，給三虛道長及時趕到，點了他的穴道，爲着要找他淸算，飛也似的跑下谷去。

馬明、玄機子和金彤等分手道別。金彤、朱玲芝和夏侯春，跟隨三虛道長返回峨嵋。由三虛道長作主，替金朱二人撮成好事，成了神仙眷屬。雖是月圓花好，但當想起玉笛飛仙韓英時，不覺黯然神傷，造物弄人，還有什麼話可說。

——全書完——

武俠世界 第七十期 （逢星期六出版） 刊編號一三二四 Printed in Hong Kong 每冊售價港幣八角